

理想国

Imaginat

# 鐵漿

永远是沈从文  
最好的故事里  
的小兵。

—— 张爱玲

《铁浆》是现代  
汉语文学中  
强悍的代表作。

—— 阿城

朱西甯  
铁浆

台湾文学家朱西甯短篇小说经典 大陆首次出版



想象另一种可能

朱西甯 著

# 铁浆

九州出版社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浆 / 朱西甯 著 .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108-6096-6

I. ①铁… II. ①朱…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①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8830号

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网址: [www.bbtpress.com](http://www.bbtpress.com)

作者: 朱西甯

# 目录

## CONTENTS

[一点心迹](#)

[贼](#)

[新坟](#)

[刽子手](#)

[捶帖](#)

[余烬](#)

[红灯笼](#)

[出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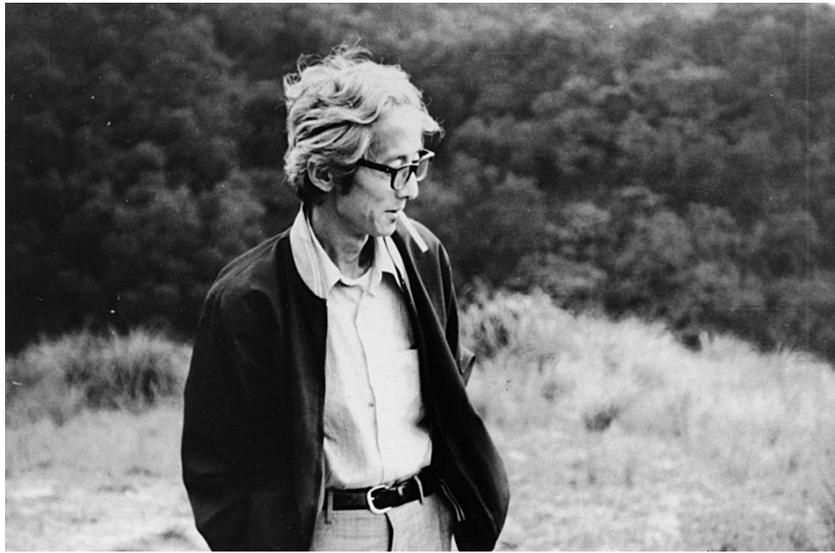
[锁壳门](#)

[铁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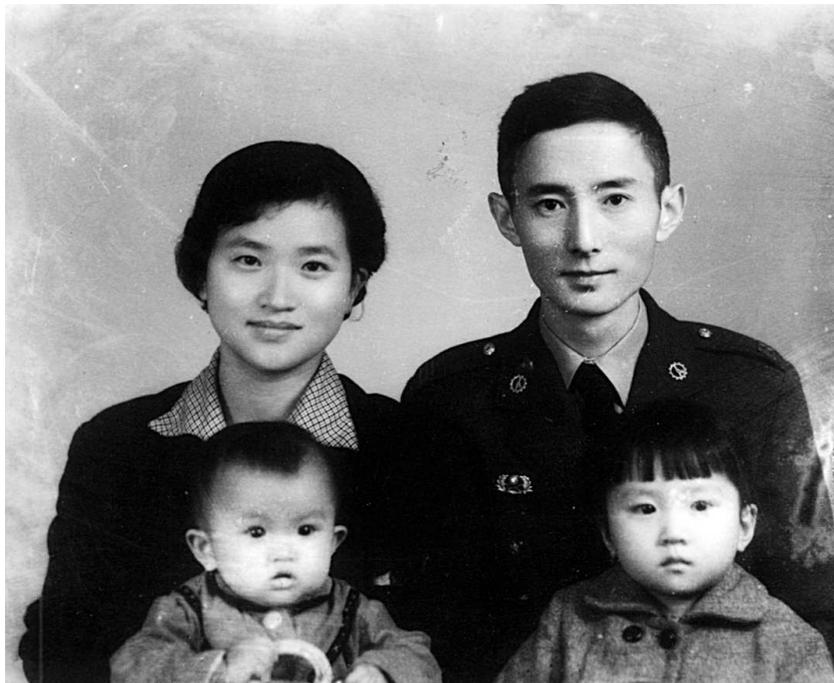
[强悍之作的另类构成](#)

[灰色地带的文学](#)

[附录 朱西甯文学年表](#)



作者像，一九七六年于台北景美家的后山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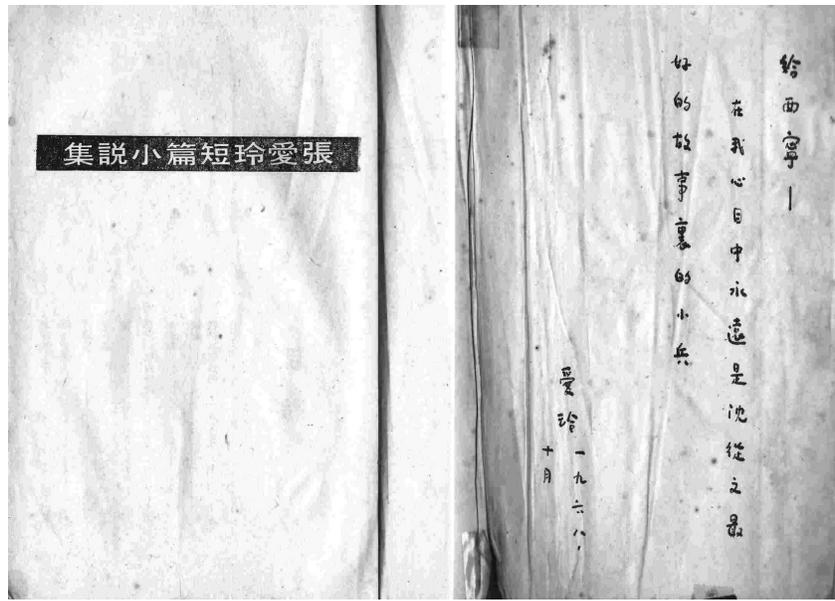
一九五九年家庭合照，摄于凤山。后排左起刘慕沙、朱西甯；前排左起朱天心、朱天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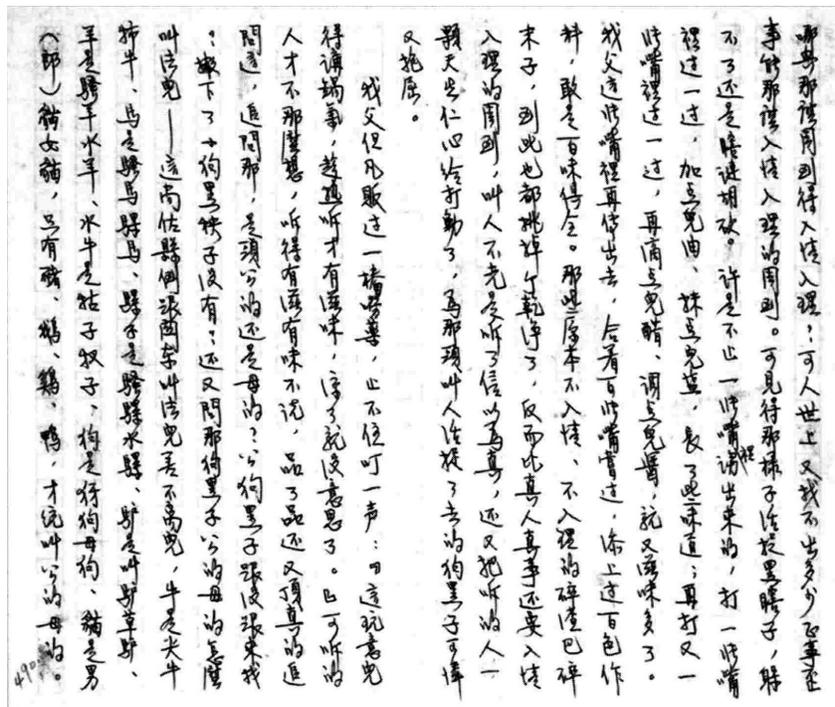
一九七六年留影，后排左起胡兰成、刘慕沙、朱西甯；前排左起朱天文、朱天衣、朱天心



一九六七年农历新年，朱西甯携妻刘慕沙、女儿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返回妻子苗栗娘家，看望亲人



一九六八年十月，张爱玲赠书（当年皇冠出版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扉页题字为“给西甯——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沈从文最好的故事里的小兵”



晚年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华太平家传》手稿

# 一点心迹

《铁浆》代序

朱西甯

就不过是那么一面生满绿锈的铜镜，那样的斑斑驳驳，寒碜而衰老，被弃在遗忘的年岁里独自战索。

也曾照映过多少相思、恩爱，多少愁怨，照过多少繁华和苍凉……就那么消散了，被斑驳的铜绿封死，一摊摊散落的骨殖，镌刻出甲骨文的地老天荒……留下些什么呢？胭脂的化石，泪的化石，留下的便是这些，一个古老的世界，一点点的永恒；依样照出一个朦胧的现代，和后世。

仿佛我就喜欢这一点点的永恒；在我们无所恋栈，但在陈旧里，可能有不少的帝国故事。而我追寻的，扑捉的，又不是那些，也不可能感受得到，太遥远了罢，然而永恒总在我们身边；因为那昔在、今在、永在的创世主，不断向我们展现的新象，万不是明日便旧了的新，也万不是另起炉灶的新。若是我们还能多看一眼那五万万张受难的面孔，那一千一百万平方公里荒芜的土地，我们便不致认可咖啡新于龙井，而高跟鞋新于适从缠足蜕变出来的天足了。那么，在男孩子们还不曾把祖国的道路完全铺平的时候，我们姊妹们倒不必这样急于用高跟鞋来自渎，来苦恼你们的情人和丈夫。我又有何理由一定要杯葛那些蜕变的新？乃至永恒的新？

而我所追寻的，扑捉的，便又仿佛只是那一点点的铜绿了。或许这都用不着表明，但总是被咖啡和高跟皮鞋们不断地指责。尽管愚不可及，我还是“交心”了。

然而我不寂寞，与我同好同行的朋友如许之多，我们不致苍白太

久。该感谢的是我，不是读者朋友——我将永远谨记住他们，就不写出那些可敬的名字了。

一九六三·一〇·二四·台北

# 贼

我们的村子上——或者把附近的村落一起算在内，只姓沙的一家才有瓦房。大家提到沙家，不说沙家，都说“瓦房家”。

瓦房家这几天出了事情：瓦房家三姑娘陪嫁的首饰让谁偷去一副金镯。放在我们乡下，这是件大事。他们家大小七八个伙计都被弄得不明不白；顶惹疑的，听说是鲁大个儿同狄三。几天前他们俩在那位三姑娘房里粉刷了一整天的墙壁。

光是闹嚷嚷的，总抄不出贼赃，瓦房家只有设法请人来圆光。

这天过午，狄三来我们家打药的时候，我爹可正在逼着我背《汤头歌诀》给他听。我算是得到大赦了——

我爹把铜框老花镜推到额头上，走过去给狄三抓药。

“我说，你还能拖？”爹责备狄三，但不像对我那样瞪眼睛，“不轻啊，你娘那个病！”

“都是大先生……你老……行好积德，”狄三也像我背书那样，张口结舌的，“我们……这样人家，哪儿请得起先生？抓得起药？”

“你还是不知道的？真是！我开这个小药铺，是靠它吃喝啦？还是靠它发财啦？”

爹戥着药，喊我过去包药包。爹就一路数说狄三不该把他娘的病耽误成那样子。还有他那一窝孩子，差不多个个害上痞块，姜黄精瘦，挺着大肚子，使人弄不清全村子的粮食都让他们一家吃了，还是他们一家的粮食都让别人吃了。

“都带来给我看，”我爹对谁都是一派老长辈的口气，“上面老的生了你，下面小的你生的。你那样，不怕造罪，嗯？尽管带来看。放心，又不收你药钱。”

要不是我爹听说狄老奶奶不行了，家里正预备办后事，才忙着跑去看望，又下针，又开方子，也许狄老奶奶两天前就装棺成殓了。

“入秋，病家多，到处跑得我板凳坐不暖。村上出了事，我都没法照顾周全，你们有个什么，也得来找我才行，不是吗？”

接着，我爹就问起瓦房家的事情。

“唉，也弄不清到底是谁。”狄三望着我包药。

“你家也挨抄了不是？”

“抄了。”

我才发现狄三的眼皮怎么会那样长，眼睛老望着下面，日子过得很丧气的样子。他那件披在身上千补百衲的单褂子差不多成了件夹袄。永远是那一件，背后一大块洋面口袋布，斜斜一排洗不掉的外国字。

“我说，人太老实了，也什么……”爹坐到一旁抽他的水烟，“马驹让人骑，人善让人欺。人不宜太老实。”

“听说鲁大个儿也弄得不明不白？”爹吹着纸媒子，“他们瓦房家也太欠厚道了。不能说丢了首饰，把谁都疑猜上。鲁大个儿不是那种人。”

爹又问狄三，瓦房家请人来圆光的事。那是我们孩子顶热心巴望的，听说圆光时要找十岁以下童男子去看道士镜，能看到是谁偷了东西，是怎样偷的。我想我会有一份儿。

有没有请到圆光道士，狄三含含糊糊说他不清楚。他只知道瓦房家大奶奶和老二房老爷一大清早又骑着牲口分头到什么地方去请道士了。

反正村子上有一场热闹可看，当然那个贼顶好是鲁大个儿。那家伙，我们这一伙孩子都恨死他。鲁大个儿是瓦房家种瓜果园的伙计，我们没有哪一个偷瓜果没被他捉住过。只要被他捉住，永远是用那一块擦

毛桃的破布抹我们脖子，把人刺痒得躲到一旁抓红了脖子。哪怕是抓烂了肉，谁也不敢跟家里的大人声张。果真是他偷了瓦房家的金镯，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大仇人被吊到树上挨揍了——我们村子上是这个规矩——或许他偷的是值钱东西，一定揍得更狠。

快天黑的时候，我们一伙孩子躲到村北桑园里挖土窑，点火熏柿子吃。隔着一片枯黄棒子田，我们就看到通往北河滩的路上，瓦房家大奶奶从什么地方回来了，后面有个梳高髻的道士。下半身被棒子棵挡住，只看得到他们肚子前面，露出骡子脑袋，一耸一耸的。我们柿子也不吃，赶忙兜几堆土，把火埋掉，跑去看圆光。

那道士在瓦房家客屋里，门从里面插上，就猜不出在做什么，也听不见动静，有一股股鸦片烟的味道传出来。可以放心的，那是我们认定里面并没有什么童男子，不会就开始了圆光。我们当作同瓦房家几个小子玩得很兴头（平时就不是这样），好让我们不失去看道士镜的份儿。

他们家第三道院子正中央，由大奶奶支使两个伙计动手支搭炉灶。除非办喜丧事，没有谁家需要现支锅灶，就打赌那一定是圆光用的。

偌大的院子，仿佛清早的集市，慢慢地上人了。我们就拣贴近锅灶的地方，坐在地上，防备别人占了去。

没有哪一次看热闹比现在更使我安心，我爹被人请到六里外的卢集去看病，不到半夜回不来。

“小孩子都给我滚开！”

不得人心的鲁大个儿，从什么地方搬来一口坛子，很沉很沉的。只见他胀粗了脖子，两腿叉开，一路吆喝着，歪歪跄跄冲过来，我们要不是害怕被他牯牛蹄子一样的大脚板踩到，才不让他的路呢。

当然我们巴望待会儿就能看到他被吊到树上去。

那坛子里装的什么，一点也猜不出。我们唆使着，想让谁去看看。可鲁大个儿站在那儿，没有谁敢去碰钉子。后来就硬派康大五的兄弟去——他顶小，他想我们带他一起玩，就得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候鲁大个儿走开，康大五的小兄弟才偷偷爬过去，嗅那个用猪尿泡

扎紧的坛口儿。可是他爬回来，什么也不知道。

瓦房家几个老少爷子引着道士过来。院子里挤满了人，连邻村的也赶来了。道士穿一身柿黄道袍，腰里佩一支绿鞘宝剑，头发披散在肩膀上。我们就像坐在庙会的戏台底下那么快乐，一心等着开锣。

那道士操着外乡口音，吩咐伙计们引火，把坛子启封，两三个人抬起，黄亮亮的什么，倒进三十二寸的大锅里——油腥味儿出来了，我们直相信那是要炸油条的了。

后面看热闹的起始往前推挤，我们几个站起来，拉紧手，防备他们挤到我们前头。有人说这不是圆光，又有人说当然是圆光，油锅是炸贼用的——说的人神色平常，我们就不以为那个可靠了。但那么一口大锅，盛满了油，下边大块的木柴烧火，除掉炸油条，我们猜不出会有什么用。

瓦房家的老少男女——连那个就要出阁的三姑娘也在内——同所有的伙计，围着香案全部排齐了，真像新娘子拜天地一样。

道士开始作法，蹦蹦跳跳的，一面唱着，生了点儿疯病似的。天已经黑透，香案上五斤一副的大蜡烛噗突噗突跳着火焰，还有灶下的烈火，把半个家院都照红了。道士披头散发的，左一拜，右一拜，绕着香案和油锅，一圈又一圈地蹦跳。宝剑尖头上挑着纸符。口里念的咒，我们一个字儿也不要想听得懂。道士不时把宝剑伸到蜡烛上烧符，把纸灰投进油锅里头。他停在香案前烧符时，能看到他有一张黑黄脸子，两腮陷下去，像在吸什么，眼尾上黏着白眼屎，似乎才睡醒，让人瞧着真想替他打呵欠。

我们背后又有人说，过了一会儿，道士就可以把那副金镯施法拘回来。那真叫人没法相信。我瞪大眼睛望着漆黑的天上，希望不要错过——待那副金镯从空中偷偷落下来时，说不定只有我一个人看得见；别人都被障眼法诳过。

“咱们猜猜好不好？”康大五偷偷说，“猜猜谁是贼，谁猜对，赢那一窑柿子。”

我们数着瓦房家的老少伙计们，一个个猜测。看样子，那道士似乎非把高高的一大叠黄裱纸烧完，不要想把金镯拘得回来。

猜是鲁大个儿的顶多，也有猜狄三的，只有我咬定非是瓦房家的少老二不可——我爹说过，那些大烟鬼子什么歹事都干得出。自然我宁可失去那一窑柿子，也愿意会是鲁大个儿。隔着油锅，我偷瞧着鲁大个儿，脖子上似还黏着毛桃粉子那样不舒坦。灶下火光把他那张大脸膛映得一阵红，一阵黑，仿佛真就是做贼心虚的那种脸色。

道士把纸符烧完，却不像就结束了。道士放下宝剑，从香案上拿起一只白瓷小瓶子，翘起兰花指捏着，又绕圈子念咒，另一只手一把一把往空中抓仙气，往瓶口儿里送。直到他认为仙气装满了，这才立到香案前面，敲打案上那九面镗锣，挥动宝剑，一面跳跳蹦蹦的，用平平的调子大声唱起来。这一次大家都听得懂了。

我奉太上老君旨，不伏魔来不降妖，只为活捉拘赃行天道。

咚咚镗，咚咚镗。

是神归天庭，是鬼归坟莹，是人听我贫道说分明。

咚咚镗，镗咚咚。

大火烧，油锅滚，仙瓶内有龙虎丹，分开好人与歹人。

咚咚镗，镗咚咚。

道士唱着，一面把瓶子里的白粉末倾倒油锅里。

好人下手油锅里，不伤汗毛只一根。

咚咚咚，镗镗镗。

歹人下手油锅里，管叫你立时皮开肉绽痛到心！疼三天，叫三夜，热毒攻心命归阴！

咚咚镗，咚咚镗。

道士唱完，立时显出他是一个人了；抹着汗，一副清醒明白的样子，刚才疯疯邪邪的那个作法的，仿佛不是他。

大锅里的油开始沸腾了，金黄色泡沫一股劲儿往上泛。在场的人，却有些神色不定似的，好像到最后，说不定在场的都得下手进去，不止瓦房家的老小和伙计们。

道士抡起宝剑，第一个就指到瓦房家的大奶奶。

我们都知道，她是三姑娘的娘，怎样也不会偷她女儿陪嫁的首饰。但那一锅的滚油，真不能让人相信那只白白松松的手臂插进去，能一根汗毛也不伤。

大奶奶把她那宽肥的袖子搂到肩膀上，露出胳膊窝里一丛黑毛，我才第一次知道，不光是男子汉才有那个。她走到锅灶那里，临时又想起把膀弯上一只翡翠镯褪下来，交给她三女儿——后者那分惊惶的样子，人会以为她偷去自己的金镯子。

预计着，滚油碰到鲜肉的崩炸声——谁能相信那个道士的妖法呢——但一点也没有，那手指触到滚油的一刻，大奶奶似乎抖了一下，随即慢慢插进去，直到臂弯上面。

要不是亲眼见到，就不能信了。大家伙儿舒上一口气，仿佛各自庆幸没被烫到一样。可是正在这时，那个道士突然大叫一声。那是他发现鲁大个儿偷偷地往一旁挪动。他吩咐所有在场的，不管是谁，一律不准动，谁动，谁就是贼。

我们真相信，鲁大个儿一定想逃走，要不他干么要挪动？我们互相挤挤眼睛，我再一遍跟自己说，我宁愿失去那一窑柿子。

大奶奶悬起她的胳膊走回她原来的地方，咧着嘴笑。接着道士把宝剑扬起，指到老三房的大媳妇、烧饭的锁子娘，都像大奶奶一样，一个个把手伸进滚开的油锅里，把大家的眼睛都看直了。渐渐我们把好奇的心移到另一边，倒盼着快些看到一只手伸下去，人立刻叫起来，胳膊上尽是土豆一般大的水泡。可是接着一个一个被点到，每一个走近油锅，就有人私下里说：“瞧，这家伙脸色不正！”结果却还是像道士唱的，不伤汗毛只一根。我可奇怪，那宝剑怎不快指到鲁大个儿？

就在宝剑指到狄三的瞬间，事情发生了。

狄三的脸色很难看，我可不愿意等上这许久，想等着看那个要吊到树上的贼，倒是这样一个全家都是病鬼的穷家伙。在我还没有看清楚狄三到底怎样了，人们却一下子叫嚣着大乱起来。我们被冲散了，夹在拥挤奔动的成人当中，乌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得妇人叫，孩子哭，一些人喊着：“捉贼啊！拦着！不要让他跑掉！”我被两个汉子挤在中间往前移动，两只脚可以提起来，不着地。我想：狄三大约是逃了，居然他是贼。

可怜的狄三！干么要做贼呢？瓦房家这样深的门户他逃得掉吗？他怎么不害怕会吊到树上打个半死？他会被瓦房家辞掉长工的，那还有谁给他田种？我一直让两脚悬空，随着人窝移动来，移动去。只因怜惜狄

三，我觉着做贼似又不是一件顶坏的事，倒愿意他能够逃掉。但从嘈杂的喧闹中，我知道贼已经被捉住了。人们起始往瓦房家大门的方向推挤，倒霉的康大五，一只鞋子挤掉了，哭着找鞋子。

挤出瓦房家大门，立时我看到在打麦场的西南角上，人们簇拥在一棵老槐树下，两三支火把晃动着，有一只大红灯笼从瓦房家提出来。打麦场上许多人奋勇地大步大步往那里跑。

在乱哄哄的人丛外面，我焦灼地转过来，转过去，寻找可以拱进去的隙缝。自然我希望踮起足尖就能够看到什么。

从人丛中央甩上一根粗绳，挂到老槐树横伸的枝榜上。发现这个，我有些急了，开始从大人们腿裆底下一层一层往里钻，几乎没有把脑袋挤扁，挤得爆开来。

中央的空地上，火把落着碎火碴，也不够亮，我还不能一下子就看出那几个壮汉在打架还是做什么，鲁大个儿也夹在里面拼命，这类场合少不了这个坏东西的。地上尘土扬起，裹着马粪臭，迎面扑到脸上，我还在被大人们排挤着，一时稳不住自己。等到急急地把眯住的眼睛揉清楚，身体也站直了，那个贼已经正向树上吊，绳索绷得紧紧的往上拉，磨着粗糙的树皮，嗤——嗤——嗤——响着。但那不是狄三，他没有那样长的身子，没有那样赤裸着的又宽又肥厚的背。我真不信那竟是鲁大个儿——对一个恨到骨头里的大仇人，单听他脚步声，就会感到脖子如针扎一样的刺挠，自然一眼就认得出，错不了，尽管这时他是背向着这面，上半身又被吊得走了形。

我倒忘掉为这个快活，反而只想弄清楚怎么不是狄三，倒是鲁大个儿。

那是一根捆麦车用的粗缆绳，上面木钩也没有解去，双股从枝榜绕过去，一个看坡的和一个伙计，半蹲着拉住绳端，这一头就绑在鲁大个儿双腕上，把他悬空吊起。一对粗胳膊往上拉直了，脑袋挤到前面，垂在胸脯上。肩胛骨就从胳肢窝那一片浓黑的腋毛下面反着凸突上来，皮肉被撑得出奇地惨白，像是里面的骨骼随时会刺将出来。

瓦房家老二房老爷把手里的马鞭子照空来去挥了两下，不知是什么意思，响声像唢哨那样尖厉。火把照在他那张奇长的瘦脸上，一对眼睛显出困倦的样子，又像是笑咪咪的，低头瞧着手里扳弯成弧弓的马鞭，

仿佛有点害羞不好意思下手。但那张脸像忽从梦里醒转来似的，眉毛一提，眼睛翻上去，神色陡然不同了；火把跳着火焰，瘦长脸上的皮肉和五官也似乎跟着扭曲，让人没办法说得定他是乐成那样子，还是气成那样子。马鞭扬上去，一下算一下的，扎扎实实打到那肥厚的光脊梁上、胸脯上。不知为什么，那抽打的举动平平常常的，显不出是打在一个大汉子上，使人想到正月里赶庙会的大鼓手，埋着头：卜隆通！卜隆通！四周绕着看热闹的，恨不能把大鼓擂个通。

鲁大个儿悬空吊着的身子被打得直转，好像有意让周围都能看得到他的周身上下，再不就是他本人要看看到底是哪些人围住在他的四周。不过凭良心说，鲁大个儿什么都没有看，眼睛闭上，随着一鞭打下去，就紧紧挤一下，脸上的横肉也跟着歪扭。他做了贼，还装硬汉子呢，怎样抽打也不哼一声。

人们骂他，妇人吐唾沫到他身上，我想起口袋里还有留做打弹弓的一大把楝枣，就掏出来，专等他转到脸向这面，扔过去打他的大卵泡。大人们这么快活，自然不像我们这些孩子，只为将来偷瓜果得手一些。我看他们沾沾自喜的样子，倒是因为眼前有个贼吊在这儿，他们自己不清白也显得清白了。

鲁大个儿似乎开始受不住，拼命想把脑袋仰一仰，可怎样也仰不上去，两只胳膊紧紧夹在脑后。他扭着身子用劲，想能弯起没有血色的胳膊。绳索以上的一双手，已经勒得瘀血，红里透黑。在他这样挣命似的扭动时，只见他脑袋一下子垂下来，再也不动了。人们大笑着，说他是装死的。但我看，他是死了，待那个伙计和看坡的把绳子松开，让他那样重摔到地上的时候，人可一动也不动了。他这么粗壮的身架都经不住吊打，如果换上狄三，真不知是什么情景了。

我这才发现斜对面的康大五，真说得上是看热闹的，热得把褂子都脱掉了，在那儿抓痒，肋巴上尽是黑黑的干疥疮。我弯腰跑过去，像同他分手多久了似的。

他们可正在用火把去烧鲁大个儿的胳膊，想把他烧醒。

“看他还当不当瓦房家的孝子！”康大五一笑起来，眼睛便眯成一条缝，“他把那些瓜果当作亲爹一样，是罢？”

“瓦房家要撵他开腿了。”

“一定。”他把褂子披上，“你说，那个老道有鬼吧！滚开滚开一大锅油，怎不烫手呢？”

“谁晓得——一定有鬼。”

不一刻，鲁大个儿让火把烧醒了，很惨很惨像狼嗥一样的喊出一声娘。那样大的人喊娘，逗得大伙儿又笑了。我倒觉得不怎么可笑，原想把口袋里的榛枣分出一半给康大五，告诉他待会儿鲁大个儿再吊起来，打他什么地方。但又觉得有些不忍心，就没有掏给康大五。

他们没有马上吊他，开始审他把金镯放在哪儿。

“放在……”审问好久，他喘着，才迷迷糊糊吐出一句话，“我不晓得……给我口水……”

“说出来，说出来给你水喝。”

我想，他纵是还记得金镯下落，怕也没力气说出口了。“那么个横大竖粗的个子，软瘫成那样子，让谁也信不过，不是假装才怪！”大伙儿都那么议论。我不知道这些人心是什么做的，为什么这么硬。就有人带着和解的神气出来说话：“大个子，招了吧！招出来，少吃多少苦。”也有人提议不如用火把燎他胳肢窝儿，一燎就会供出赃来。瓦房家采用了火攻。那使人想起肉肉活活的虫豸怎样被蚂蚁螫咬的样子，肥壮的身躯滚着扭着，像是地面这么大，竟没一块地方供他安静地躺一刻。

他受不住火刑，招供他赌钱输掉了，输给镇上宝局子里一个做粉条买卖的外乡人。

我们所想的外乡人，要不是跑马卖解耍把戏的，就应该是专拐小孩子卖给人烧黑窑的骗子。

看热闹的都责骂他糊涂、窝囊，似乎他们都很懊悔、惋惜，要是他们偷得那副首饰，就不像鲁大个儿这样轻率送人了，又是个外乡人。

“给我吊起来！”瓦房家少二老爷（那个鸦片鬼子）大喝了一声。他把马鞭子接过去：“二大爷，我来，你歇会儿！”

这一次吊他鲁大个儿，许不是为着逼供，是要出口气了。绳索往上

拉，擦下纷纷的干树皮。他的身子由躺着，而盘坐起来，而跪着打着转，慢慢拉直了……光赤的胸脯上、背脊上，都黏满沙尘，血络把敷上去的沙尘湿出一条条黑痕。这时外层却有人嚷着：

“大先生来啦！大先生来啦！”

那是我爹看病回来了——乡下有两种人是公称的先生，一是教私塾的，一是给人看病的。我爹两样都是，又是地方上有脸面的，大家就都称呼他“大先生”。

我爹就是这么扫兴，怎样的热闹，只要他一到，就算收场了。我连忙把康大五披在身上的褂子扯过来，蒙着头，只留出一条缝。如果爹发现我三更半夜还待在这儿，他就要当场兑现，不必等着回家再用他那支当作手杖用的长烟袋磕我脑袋瓜儿了。

“我说，这是怎么啦，老二？”我爹接过火把，照照吊着的汉子，认了一下，“鲁大个儿吗？这不是？”

大家伙儿能够够得上的，都争着告诉我爹，怎么长，怎么短，连瓦房家的人在内，那样齐喳喳的，像村南桦树林子里上宿的那些归鸦，我爹听着，一面扳转鲁大个儿黏满沙尘的赤膊，察看上面的伤处。他那种稀松平常的样子，仿佛是停在猪肉案子前面，瞧那肉够不够膘。然后他向瓦房家老二房老爷说道：“我说，老二，行啦，成这个样儿，也不好再下手了。首饰逼不出来啦？”

“逼个屁！”瓦房家老二房老爷眼睛红红的，想要哭一通似的。

“算啦！财去人安乐，你沙府上也不在乎那丁点儿金银。我说，闹出人命，也是场官司。”

“我偿他狗命！”红眼睛老头狠狠卷着袖子，照地上叭儿地吐口痰，“个狗杂种！我待他不薄啊！”

“我说，老二，犯不上人同狗斗，认他是条狗得了。”我爹转过去拍拍鲁大个儿光脊梁，“大个儿，你不是挺刚直的汉子？怎着也干起这门糊涂事儿？——我说，伙计，绳子松了罢！”

真像一条死狗，绳索放松了，他摔下来，直挺挺躺在地上。

“要紧，三丫头喜期太紧。”红眼睛老儿好像和缓了一些，“现打一副也来不及。个狗杂种！他这么坑人！”

“得！你们俩亲家这等门户，哪儿就争那副镯子啦？五个指头有长短，事事哪能都遂心？闭只眼儿就过去了。”我爹用他那支长烟袋指使着，“来来来，你们过来两个，帮着把这小子架着跟我来，给敷点药儿。”

应该是我拔腿的时候了。我钻进人丛里，再把褂子塞回去，还给康大五。我总要先一步跑回家才行。

我们家也是深宅大院，什么样的热闹，都不兴抛头露面赶去看。我一闯进家门，就大声喊着，告诉他们，我爹把鲁大个儿带回来了——想用这个逃掉或减轻挨骂。但我还不肯甘心，第一个想到的，是药橱下面的排柜。那里经常空着，碰巧放一两卷包药纸进去，一直都是藏梦梦玩儿最好藏身的地方，柜门上有个木结，脱掉了，足有鸽蛋那样大小的一个洞洞。那是个好所在，我摸着黑，躲进去等着。一面打算明儿等爹出门看病，约康大五他们去瓦房家瓜园偷枣子，鲁大个儿再别想还在那儿守园子了。

屋里依稀透进一点儿亮光，慢慢地和嘈杂声音一起强起来。众人持着火把和灯笼，把鲁大个儿架进来，安放到一张条凳上。只见他披着一件破褂子，那是狄三的，那片带着外国字的洋面口袋补丁歪在肩膀上。他把脑袋迎到后面，喘哮着，好像脖子断了一样，嘴巴上挂着白沫。

我爹好久才进来，把大家都请回去了，招呼家里的伙计去杠门。但我爹没有把狄三赶走，他自己把药屋的门闩上，只有三个人留在这里，除掉我不算。

我偷偷把左腿收起，伸出蜷酸了的右腿，换一只眼睛瞧。

我爹让狄三一旁掌灯照着，他一头验伤，一头数说鲁大个儿。听我爹那口气，好像他姓鲁的原本是个好汉子，可惜只这一件事情做错了。

我爹背向着我这边，算是把鲁大个儿完全遮住了。我只有望着土墙上的影子——那是鲁大个儿的，灯焰上下跳动，使那个影子老打哆嗦，像冷成那个样子，又像疼成那个样子。

“狄三，”我爹问道，“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望着土墙上那个影子，只能听到鲁大个儿粗声喘着。狄三怎么不作声呢？我怎样调转，也没有法子从这个小洞里，除掉他的一双腿，还能窥见他别的一部分。可是土墙上的影子忽然拉长了，直伸到屋顶上。鲁大个儿本人却仍坐着，一动也没动，我爹偏过一点身子，把那张带着鞭痕的脸子让出来。不由人，我打上一个寒颤；灯光从下面照上去，使他像一具水里打捞出的淹死鬼——又肥又肿的下巴颏、上唇和颧骨。眼睛和鼻梁却是下陷的黑窟窿。这才使我发现狄三直直跪在那里，油灯摆在地上。他抱住鲁大个儿大腿，抖动着肩膀，听那声音是笑的，但我知道他是哭了。

许久，我听见我爹问他：“怎么啦，你这是——？”

狄三像是连说带笑似的，说了一大串，我却听不清一句。

“怎么？你俩——勾结着干的。”我爹问道。

“不！大个儿没有，大先生。大个儿替我受了苦。”

“有这等事？”我爹道，“大个儿，有这等事？”

鲁大个儿的下巴抖动着，他想说什么，但是什么也没有说，脑袋又仰到后面去喘了。

“我说，狄三，你怎么糊涂到这个地步！”我爹顿着足，“你不想活了是吧？”

“大先生，人——谁不想活？可我那一大窝儿，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老婆没死，我还有个帮手。如今，一大窝儿六张嘴，都跟我。我种庄稼不是没卖力气，我做什么也没有偷过懒，可我一家人，吃没吃的，穿没穿的，老母亲只剩一口气挺在那儿抽呼，叫我到哪儿去办棺木寿衣？不能让她老人家精着来，光着去。打算跟老板借点儿印子钱，周转一下。老板开口要押头。我那一堆破锅烂灶，押给谁？谁个要？”

“这就偷？”我爹道，“人穷不能志短，狄三！你不来找大先生给你想法子？”

“只怨我一时糊涂。大先生，大个儿，你们要打就打，要骂就骂，

杀了我，我也没怨。”狄三甩着鼻涕抽搭。

“大个儿，我没看错你，好汉子！”我看见我爹竖起大拇指。那上面戴着汉玉斑斑。

“不谈了，大先生。”鲁大个儿揉着胸口，垂下头望着狄三，“你去……去把我的铺盖卷拿来，我也没别的东西了。”

“瞎说，你打算到哪儿去？”

“还有，请锁子娘做的一双布鞋，劳你问问。要还没做好，就算了。”他不理会谁，自管嘱托狄三。

“你怎么能走？”狄三揉着眼睛，“你这个样儿，到哪儿去？”

“别忙，住我这儿调养两天再说。”我爹说，“狄三，你回家去吧！事情我都明白了。”

“不了，我走，天不亮我就走，总要做得像。”

“瞎说！调养两天。”

鲁大个儿执拗地摇着头。我爹似乎愣了一会儿，走开了。接着是抽拉药屉声。

“大个儿，你叫我怎说去……”

“还说什么，事到如今啦！”我爹在另一个屋角里推动铁药碾。“我说狄三，你差劲儿！做了歹事，敢做不敢当，差劲儿！”

“大先生，狄三再不是人，总不能做了歹事，推到别人头上。天下没大个儿这么讲义气的，不等我招认，他就拔腿跑开了。”

“人家把大个儿抓住了，你总还该站出来招认哪！”我爹碾着药粉，“你躲到哪儿去啦？啊！说你差劲儿，说错啦？”

狄三就不作声了，他什么时候立起的，什么时候端着灯走过去给我爹照亮儿的，我都不知道。从小洞孔往外窥望，再吃力也没有了，我只得凭着耳朵听。

“那也行，”我爹仍在碾药，“要非走不可，我也不多留你。明儿天亮前，咱们一人一头牲口到卢集去，你就到我家姑爹家去，他那儿要人用。”

“大个儿，就照大先生这么安排吧！”

“行。”鲁大个儿声音嘶哑地低声说，“我是光棍儿一条，无牵无挂，到哪儿也都苦得一口饭吃。”

我勉强张开就要打瞌睡的眼睛，从小洞里望了望，心里泛起将要睡去的那种迷糊。直到我仿佛听见鲁大个儿说，那一锅沸腾的滚油原是假的，才又清醒了一下。

“没烧上两袋烟工夫，就滚了，能是真的吗？”我听见鲁大个儿在另一个角落里幽幽地说话，偶尔透出一两声呻吟。大约是我爹在给他敷药。

“也或许是。把胳膊抬高一点。”我爹说，“也或许是放进发粉什么了。”

我直起耳朵听，一面偷偷揉搓着麻得像木头似的脚鸭巴，有点后悔不该躲在这儿，弄得一时出不去。

“我就深怕他吓糊涂了，想挪过去告诉他，只管插手油锅里，不怕。”鲁大个儿依旧幽幽地说，“没等我挪动一下，就让老道士喝住了，有什么法？该我要吃这场苦头。”

“我该死！该死！……”不知狄三打自己什么地方，叭啦叭啦的，要不是捶脑门，就是掴自己耳光了。

那锅滚油原来是假的？我迷迷糊糊地想着，脑袋也像腿脚一样麻了似的。最后，似乎我只听见我爹隐隐约约地说：

“这种冤枉事，真该什么……”

别的我不再知道什么了。

## 新坟

秋风像把剪刀，剪得到处都是簌簌落叶。

月亮底下，一排三座坟，靠西的一座还没有长草，土色也是新鲜的赭黄，没经过多少风吹太阳晒的新坟总是那样，在月光下也看得出。

“我说，他二叔！”黎老五蹲踞在大风吹倒的榆树干上，因为有风，声音从另一个方向传了过来。“你还是跟我回去。凉月当顶了，天到多早晚啦？”

仰脸望上去，浮云结成绵羊群，月亮在羊群里飞跑，照那样快法儿，不用一顿饭的工夫就该落下去。

月亮也不圆，也不扁，跟大豆一个形状。今年大豆是歉收了。

“知母三钱、生石决明五钱、麦冬四钱、生石膏……”

被喊作“他二叔”的能爷，蹲在新坟前面，嘴里咕哝着。孝衣在月光下面勉强可以说是白色的，其实那倒像是黑衣服洗褪了色，说是淡灰倒还合适些。居母丧实打实满服不上四年，又逢上丧妻，旧孝衣又从樟木箱底翻出来。能爷有些儿懊悔没听老婆的话，母丧满服时就该买二两洋青染染，改件棉袄面儿，可偏留了下来。

“忌讳总得要避避，不讲忌讳就碰上了霉运。”

说不定老婆就是死在这个没避避忌讳上头，因为要说他这次又开走了药方，他死也不能认账。

“方子没错儿，老五。二顺他娘就是还阳，从头再害这个病，我还是这帖方子：生石决明五钱、知母三钱……”

“谁又说你错了？谁说了？净你自个儿郁郁魔魔的！”老五是能爷的家门弟兄，同一个高祖，黎家一族人撑门顶户都指靠这位老五。

“跟我回去罢！二顺儿让他五大娘抱去了，家里连个看门的也没，净在这儿郁个什么劲儿？往后日子长远着，难过，也不是今天能难过完了的。”

能爷难过还在其次，不服气是真的。“我啊！吃亏就吃在不是神农爷，有他额盖上那只眼睛，我早成神医了！”

都是那么说法，神农氏尝百草，全靠比常人多出的那只眼睛。可是能爷就是现有的两只眼睛也不顶事儿，红赤赤烂糟糟的，整年整月瓜皮帽沿下夹着块硬纸片儿。眼睛要不这么遮住阴，就受不了一点儿亮光。这一对风火老沙眼已经是老症了，见风流泪，上火就跟瞎子差不多。

“神农爷，不是天地造化，哼！……”能爷手从敞着怀的孝服领口伸进去，摸索什么，脚步慢吞吞移过来。

“给你火。”老五把抽得正旺的长烟袋伸过去，满以为他这个二迷糊有意回家了。晌午出棺时现买的一条大粉包纸烟卷儿，一个抬杠的一包，还该剩下两包，这会子该拿出来哥儿俩抽抽了。大粉包没老旱烟丝过劲儿，却是喷香的。

“也行，你给我点上火纸媒儿，照个亮。”能爷从怀里掏出来的很使老五失望，不是大粉包，是一本木刻版大字的验方新编，就着月光亮，模模糊糊将就着看得见字儿。

老五火了，“回去！家里丢着一大堆活儿，牲口等着上料，我可没那么多闲工夫！”如果验方新编同大粉包一齐掏出来，或许老五并不是一点商量余地也没有的。老五从榆树干上跳下来，决绝地甩了甩胳膊：“你就在这儿啃你的药书罢！你别回家了！”

能爷确是在啃书，眼力不济，脸埋在书本里面：“你说，老五，生石膏这药下得可有差错？”他一页页翻着。“四两，要说分量下重了，抹脖子我也服不过。还有，他五大爷……嗯？他娘的×，查不到啦？”眼前一阵子暗，他抬头望望天，月亮躲到浮云后面去了，树梢摇动着。他这才发现老五没了，榆树干上是空的。

“真是！旁人不听我的，也还罢了……”能爷垂下手来，手里的药书打了打大腿，咕叽着，“去年麦口儿，不是我，你那条紫毛老牛早让哈回子拉去宰了，还活到今儿给你使唤？”

去年正逢麦子农忙当口，老五家里那条老牛病倒了，肚子胀得磨桶那么大，一连三四天，尿尿不下，草料沃水硬灌也灌不进。就那样，老五拼着七成出手，卖给人宰，也不听他的。等老五去找杀牛的哈回子，能爷趁空儿把一大捧蜂蜡包上麻叶，顶着牛屁股塞进去。牛肚子里热得开锅水那么烫，整个胳膊插进去，抽出来，满胳膊的黑牛粪，惹人恶心，病就在那上面。老牛没等掉转两下屁股，当场就拉了一摊疙疙瘩瘩带稀的。能爷连忙赶回家，留做种儿的萝卜种挂在屋檐底下，扯下来，煮了一龙盆的水，凉了凉，老牛没用硬灌，一口气喝个干净。老牛病好了，能爷的胳膊却中了热毒。到了下霜的天气，还一只光膀子留在棉袄外头，上面生满了红包包，鼓脓。大黄、冰片、樟脑、獾狗油，也不知抹了多少，过立冬才干疤儿。

老五这样不知好歹，他不难过。能在那条紫毛老牛身上亮那一手，反过来他得感激老五。能爷顶难过的倒是家邦亲邻没一个拿他看病的本领当回事儿，转过来还骂他招了鬼迷，得了毛病宁可请道姑、求香灰、喝符水，弄得不好，把性命送掉，还说阎王爷要哪个，谁也拦不住。

别人都说他入迷，入迷就入迷罢。要是十里外也会有人来请能爷看病，他会心甘情愿骑上自家小毛驴儿，封礼一文不收，就是倒贴药钱，也行。可别说十里外，家邻边儿的连他这位家门老五也不吃他这一套医道。能爷除掉遗憾自己没生神农爷那三只眼睛，主要还怪时运不济，老婆孩子都把命送掉了，使他一次一次栽跟头，这是命，顶拗不过的。

树林里，井崖那边还有人在打水。洋油箱子改装的水桶量儿碰在井口的青盘石上，发出破烂的响声，大概那样的一只水桶提到井口，水也该漏光了。

“还没劝回来，五爷？”打水的人打着招呼。

“不听！怎么劝也不听。”

黎老五才走到井崖那边。那么慢？！大约是留在高粱秸垛背后等着转机。劝不回能爷，似乎跟谁都交代不过去。

老五说“不听”，是谁不听谁的呢？能爷把老五当作知心的亲手足看待，才拿出验方新编，打算把自己开的药方找出来商量商量。但是老五不听，不作声走了，反过来告诉人家，说他不听劝，天下也有这种愣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还是他当作知心亲手足看待的家门弟兄呢！屁！

他坐下来，坐到老五刚才蹲过的榆树干上，灰心丧气地捧着脑袋。他那一对长年烂糊着的风火眼，接连熬上这几夜，更重了。

庄子上，以及左近邻村儿的，不是信不过他这个人。就拿他那一手酒席来说，出名的二把刀，谁家红白喜丧不请他能爷掌厨？能爷眼睛不行，眼力倒是有的，谁个卖树包树要不请能爷掌个眼儿，总不放心；别瞧不起他那一对躲在硬纸片下面的风火眼，打树林下面走一趟，随便过目，能爷要说这一行桦树能出几千担料子，几百担柴火，八九不离十，走不了眼，树放倒了一过秤，卖主不吃亏，包主也蚀不了。要是东庄谁家新房子上大梁，崖头村儿谁家犁耙折了，庄子里谁个磨桶散了板儿，都是能爷的事儿。能爷吃自家饭，干人家活儿，落得个什么呢？落得个众人尊他一声“能爷”。他生性就是这种人，脑子闲不住，手也闲不住。能爷在人们的心里，永远是人家不能的，他能。但就一样除外——能爷的医道，没有人敢领教。

瞅着面前的三座坟，月亮明一阵，暗一阵。能爷那一对烂糊糊的眼睛，满噙着病症同感伤二者兼有的泪水。

西边的一座老坟，合葬着能爷的亲爹娘。黎老爹下世早，能爷那时还不懂得伤心，压根儿没掉过泪。黎奶奶去世就不同了，能爷是个孝子，同他那一手酒席手艺一样出名。黎奶奶害的是隔食病，一滴水也咽不下。人们心眼儿里，害病同医生永远联不到一块儿。集镇上总共只有位悬壶的看病先生，不比请道姑奶奶少花钱。请先生看病，殷实人家才配得上，单是封礼，听说就要一两斗麦子，抓药还不在于内。人一生病，就只知道找道姑奶奶下神作法。正是交冬数九的天气，黎奶奶让道姑奶奶指使着抬进抬出，活蹦活跳的年轻汉子也经不住那样糟蹋。道姑下神，下的是黄大仙姑，说什么三十七年前某月某日徽州和尚来化缘，黎奶奶那时还在家里做姑娘，把出家人的千家粮抓了把喂小鸡。徽州和尚差这把粮食，修不成果，如今讨粮来了。黎奶奶病成那个样儿，还得抱着斗，里面装上大麦。大伙儿连着软床抬到大门外，等着道姑奶奶作法。麦场上一点遮拦也没有，大风口儿里，唱完了，跳完了，病人也冻僵了。当天夜里三更多天，黎奶奶就不省人事了。

黎奶奶安葬下地，能爷心里说不出的苦，人仿佛傻了，不说也不笑。田里的活儿有一天没一天地做点儿，庄稼比人家河边沙灰薄田还退板。想着娘，念着娘，端起碗来眼泪往粥里掉。黎奶奶把俩儿子扶养大，里里外外都她一个妇道人家撑门户，不是个轻快担子。老大亲事都说定了，刚待接亲，又夭亡了。黎奶奶这辈子没过一天好日子。他能爷，人家不能的，他都能，唯独当着亲娘临终断气，他倒什么能耐也没了。“能”到哪儿去了呢？这个拴得死死的结子总得解。人家能，他能爷不能的，只有下神同看病这两门儿。道姑奶奶那一套，他是恨透了，他发誓，这辈子不把看病学会，死了也没脸去见老娘。

能爷学别的本领，无师自通，看两眼就行。唯独学看病，没法儿单凭着两眼，再说也没的可看。除非尝百草，从头儿自己摸索。这么一把说老不老、说年轻也不年轻的岁数，又到哪儿去拜师傅来着！集上那位悬壶先生逢集才到集上转一遭儿，家还远得很。

他黎家祠堂的教书先生听说能爷要学看病，满口赞成。可是避着能爷又是一种话：“能爷聪明才智是有，就是凡事太粗心。”

不管怎么样，先生到底还是从城里给能爷弄来了几本破医书。给能爷个龙蛋，也没这么使他兴头。没费个把月的工夫，便把《雷公炮制药性赋》背熟了一半。能爷简直觉得天下没比这个更得手的事了。从寒得病下热药，从热得病得下寒药。温平两性可以不背它了。

家里养的一窝鸡子生了瘟病，黎二婶催他趁早儿提上集去卖给于老舅的小饭馆儿。能爷不干，弄点草药煮水灌灌，准好。鸡子生的是热病，手伸到翅膀底下就知道了，像是捧着碗热粥那么烫手。“地骨皮有退热除蒸之效”，能爷是用上了。

备上小毛驴儿，上集抓药去。

药店就在猪市过去，樊家陆陈行紧隔壁，对门儿就是董记老槽坊。逢着避集，稀稀朗朗没几个人。能爷把小毛驴拴到药店门前一棵苦楝树下。临时有一点不大好意思，心虚，老觉得人家一下子就猜出他是给小鸡抓药来的，不像话。

“来点儿地骨皮罢！”

别扭，没药方子，这个口气就像跟于老舅饭馆跑堂说：“来壶烧刀

子罢！”

“几钱，你这位老大爷要？”站店的学徒是个半桩小子，一张粉白嫩嫩的姑娘脸儿，生得好腼腆。

能爷让问住了。照他想着，少说也要来个四两，一大窝鸡子，几钱够干么？瞧了一眼柜台上的戥子，筷粗的骨子秤杆，没十钱那么大的白铜秤锤儿，系子是精细红丝线做的，称其量还怕压不住三两重。

“九钱罢！”只要不上两，总不太外行。他跟自己玩儿聪明。

“嘿，谁家的叫驴？树啃坏喽！”街对面老槽坊的少老板嚷起来了。

“来啦！来啦！”能爷跑下石台儿，小毛驴儿喀嗤喀嗤嚼着啃下来的树皮。

“怎么啦，能爷？给谁抓药来啦？”老槽坊少老板发现驴子是能爷的，很过意不去。能爷是个老主顾，大主顾。能爷办酒席，一律订的是董记老槽坊的酒，整坛子的。

能爷打着哈哈，支吾过去了，他拉着驴子回到店里，缰绳扯得远远的，驴子有点害怕似的不肯向前走一步。

站柜的正包着药。

“小兄弟，让我看看。”

“上好的，喏，漂白！”

能爷挤了挤烂眼儿，拿到亮口瞧个仔细。什么地骨皮不地骨皮的，要不是楝树根的皮肤才怪。楝树根的皮肤去掉老红的那一层，搓成绳子做响鞭，抽起来叭啦叭啦响，不弱过牛皮做的鞭子，只是不持久。

“问问你，小兄弟，什么树皮做的？”

“这个啊？”站柜的一双嫩手包着药包，“就是……就是老土话说的，狗奶子树，又叫西王母杖。”

“西王母杖？敢情就是结那个红果果的？”

“可不是吗！要根上剥下来的皮才行。”

“乡下那可多啦！”

能爷心里想，犯不上花钱买，要多少没有！“小兄弟，我可要没出息了。你们宝店里要是有的话，下回赶集，我给你送个半麻袋来。这个……”能爷把药包推了推，“我看，我还是回去自己挖点儿用用罢。”

“行。自己挖点儿用，朴实多啦！”站店的解开纸包，山架上拉开小抽屉，往里面抖了抖。一点儿也没有恼的意思。能爷搭讪着下了石台，望一眼山架上蚂蚁窝一样多的抽屉，心想，搞点木料，他自己也做得这样的药橱。

回到家，小毛驴儿送上槽去，连草料也没来得及上，抓过一柄铁钎就去采地骨皮。走在路上心里琢磨着，得跟那个站店的扯个来往，说不定那些草药也都跟地骨皮一样，乡下到处都是，取了些古古怪怪的名字罢了。那么除掉看病，再开间药铺子，光彩！

同那位站店的扯个来往，那方便，先采上半麻袋的地骨皮送过去，什么话都好说。给说个媒罢，瞧那么年轻，准还没定亲事。

“提谁家的姑娘呢？”能爷手底下挖着地骨皮，把庄子上十七八的姑娘们一个个在心里数着衡量。

鸡子一只也没医好，一只跟着一只完了。他觉得好难解。要么这本《药性赋》不可靠。《药性赋》后面也不知道掉了多少页，寒热温平四性药味他只背了一半，毛病就怕是出在这上头。不管怎么样，说话总得算话，剩下来的地骨皮收拾收拾也有小半麻袋，晒干了当柴火不够煨壶茶的，要是用药店的小戥子戥着卖钱，就不能想了。能爷专程骑着驴子送上集去，那位站店的家去收麦子没回来，老板抓了把看看，半晌儿，要说什么又不说，最后伸出舌尖舔了下尝尝味，这才摇摇头道：“断不是，断不是，要么是什么……”

能爷一眼瞧见门旁的苦楝树干上的那块让小毛驴儿啃掉了皮的白印子，这才忽然醒悟过来。一时间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死——怎么那阵子糊里糊涂单想着跟药店扯来往，跑到庄东杂树林儿里挖了些苦楝树皮儿？杂树林儿里压根就没什么西王母杖。从这以后，能爷才把胆子收小，别的事马虎点儿，没大差错，药死一群小鸡事小，药死人命那可不

是玩儿的。规规矩矩从头来，先把《药性赋》背熟，再往下背《汤头歌诀》、《验方新编》、《难经脉诀》。能爷书没读多少，也没料想天下也有这等难事。不止一次想撒手不干，一想到老母亲的病让道姑给耽误了，鼻子一酸，发狠庄稼不要，也得干个有头有尾——对老母亲也只有这点儿孝心可尽了。

人家的棒子地锄完四遍，能爷只锄了两遍；还是黎二婶领着大顺儿锄的。能爷田里的荒草长了，能爷却比谁都辛苦。自从把老五家的紫毛牛医好以后，能爷不分昼夜，全副心力都用在药书上，眼看窗口发白了，能爷躺在炕上，光着一只中了热毒的烂胳膊儿，指头还在芦席上吱吱喳喳地刮着写：

“截疟七宝常山果，槟榔朴草青陈伙，水酒合煎露一宵，阳经实疟服之妥……”

能爷那对老沙眼重得十步外认不清人脸，当真把锄头下田去，苗子锄掉了，野草还留成行儿。外村路过的经过田边儿，都说这家人家往败落上走了。实打实，不败落也败落了。俗语把家败同人亡连在一起。能爷的家败，从大顺儿身上开的头，往后接二连三不到两年的工夫，败得一个顿儿也没打。

那年闹饥荒，能爷岳父家急着卖树还债，托人捎信找能爷去掌掌眼儿。能爷估完了树，又照应了一点琐碎事情，多耽误了两天。刚回转家来，满院子的人，顶头碰上道姑下神作法，院子里跳着唱着。能爷止不住火性暴跳，顺手抓起一根抵门杠子。那个道姑一眼瞧见势头不对，大仙也不附在身上了，一双手护着脑袋，钻进人丛儿里。那手求饶似的叮铃叮铃一路乱响着，逃掉了。

大顺儿躺在炕上，发着大热。

“你要死，你一个人挺去，你别连累着孩子！”黎二婶赶到屋里间，一把揪住能爷后领口儿往外拖，“娘刚刚回家来疼疼大孙子，你发疯啦！”

“我发疯！我发他妈啦个×的疯！”甩过去一耳掴。能爷没打过老婆，这是头一回，仿佛打在祖宗牌位上那样叫自己吃惊。下巴颏儿直发抖，再要说什么，说不出来了。瓜皮帽沿下的硬纸片儿歪斜着，刚好斜到要掉下来。

黎二婶不是那种撒泼妇人，忍住了。

“小孩子都出去！有什么好看的？”能爷蹲到门槛上，脸扬得很高才能从硬纸片儿下边看到满院子的人，看热闹的可不光是小孩子。

黎二婶藏在屋里间嚶嚶哭泣着。能爷心里更不忍了。肩膀上取下旱烟袋，按着烟丝。

“不是我没缘没故地发疯，你不想想，娘是怎着去世的？不为这，我发狠丢下庄稼学看病？还就有你吃她道姑那一套，生病就生病了，什么娘来家疼大孙子啦？就是这么个疼法？把孩子疼成这样子，啊？”

黎二婶也不作声，耷拉着眼皮走出来给大顺儿倒开水。

“到底是怎么啦？我去了这几天？”

“你不是看病先生吗？你问我，我问谁？”

能爷挤了挤赤红眼睛，默默吐出一大口烟。柳絮贴地飘着，全部集拢到门槛外边的小土坑里。他走进里间，眼前一片乌黑，吐出的黄烟闯进从小窗口射进的一道太阳光里，成了一条变化无穷的烟柱。大顺儿烧得昏昏沉沉的，一阵阵受惊似的舞动着手脚。手抓到脸上，一抓就是一道血络儿。嘴里听不清唧唧哇哇念着些什么。做娘的一旁守着，有点儿动静就忙把孩子两只手按着。

把油灯点上，只见舌苔红赤赤的。试脉试了半天，愈试能爷的心里愈没个准儿。到现在，难经脉诀他没能啃透多点儿。

试着大顺儿那么高的热，重又想起那窝瘟鸡命案。那只怪把地骨皮弄错了。大顺儿病从寒起，准没说的。那么出出汗发散发散罢！

能爷开出的第一帖药方不含糊，苏叶、杏仁、陈皮、防风、荆芥、白芷、赤茯苓，见样二钱，分量没敢开重，外加生姜两片，葱白两根做引子。

药方开好了，能爷一双手直发抖，就像第一次揍了老婆一样。备驴子上集打药去。临走，黎二婶叫住了他：“你走过这几天，大顺儿一直没拉屎，可也是毛病？”

能爷拉着缰绳呆在当地院里，也不回答，心里直背《药性赋》，一双烂眼儿拼命价挤，仿佛那样便会有助于记忆似的。

孩子病得这般沉重，身子虚弱，宜通不宜泻，能爷决定了：“回头，找二顺儿跟麻大婶讨个小半碗蜂蜜，等我打药回来一道儿煎。”

傍晚，头道儿药喝下去，没一顿饭的工夫，孩子一阵阵翻滚，额头上汗珠儿像刚开锅的饭锅盖儿。做娘的慌了，娘儿俩扭在炕上打架似的，吓得两小的一旁直哭。

“出出汗，出出汗就好了。”

能爷嘴里这么说，心也慌了。药方子找出来，翻来覆去查不出毛病。索性再煎二道儿追一追。只是没等追，二道儿药还在壶铫里煎着，大顺儿就完了。

十三岁的孩子，刚接上手做田里活儿。

大顺儿若是死在香灰符水上，不说村子上大伙儿没半点议论，连大顺儿自己也得泉下瞑目，能爷在什么事上都没有不得人心的，这一次他却栽了个大跟头。没一个人能懂得他，连那位祠堂私塾先生也在内。

孩子是夭折，没成人，照规矩不能入祖陵，埋到山脚下乱葬岗儿里。能爷不吃不喝地守着坟，谁来劝说也不听。那张药方子，他怎么琢磨也找不出差错。一天连上一整夜，能爷回来了，备上小毛驴儿到集上药店去。

老掌柜的架上黄铜边儿老花镜，瞅了阵药方，又问了问病情：“断不会，断不会吃坏了人。”

能爷心里落得实在了。

别人不懂他，压根儿他不用放在心上。他去山脚下看了看大顺儿的坟。坟腰儿里有个洞，要不是獾狗扒的，就是兔子打窝。能爷就近搬了些土块填上，脚底下踩着，就像他现今停在老婆新坟前面一样，伤心是伤心，心里却没什么亏负，伤心得很平静。要不是大正月里进城赶会，到今天他还以为大顺儿的病是药石不治的绝症。

赶会时，他在地摊上弄到一本挺新的《雷公炮制药性赋》。他那本

破的缺少那几页，这本儿都全，什么十八反，十九禁……能爷把预备买一副皮辮头的钱省下来，买下了这本新的。就在这里面，十八反歌诀把他重击了一下。蜂蜜反葱白，蜂蜜没开在药方上，大顺儿的命是送在这上头。

轮到三顺儿闹病，黎二婶任是怎样逆来顺受也不答应了，两口子差点儿没把这个家闹得翻过来，底儿朝上。孩子八成儿要出疹子，发热、咳嗽、眼睛水汪汪的。照老规矩得把痘疹娘娘请来家供奉着，道姑当然也得请。终归还是能爷拗到底，照着伤风开了一副小方子。这一次，能爷可是把什么反，什么禁，统统虑了八九十来遍。结果三顺儿又是不明不白地送掉了。

黎二婶硬是疼孩子疼得发了疯，把二顺儿抱到灶门口，哭着，咒着：“这个家，纵是驴驮钥匙马驮锁，也经不起一条一条人命这么摆弄！二顺儿你还活着干么？咱娘儿俩一道跟你兄弟去罢！”

能爷分不出心来管这些闲散事儿，他得把这里面的道理弄清楚。连夜把药书一本本儿翻遍了，找不出差错出在什么地方。三顺儿让谁抱去埋了，埋到哪儿去了，能爷不知道。只一样老在能爷眼前打圈圈儿——三顺儿倒又着眼的那副惨象。

黎二婶没有跟儿子一道去，可是中间也只不过隔上半年光景，老婆又葬到了这里，挨着爹娘同他老大的坟，家里只剩下一个二顺儿了。

靠着月亮光，药书上的大字还模模糊糊辨得出——其实这些，能爷早已经背得烂熟，只有下注的小字，要家去掌起菜油灯才行。

井崖边儿打水的早走了，老五也不知是生了他什么气，不声不响真的就走了。

或许又像地骨皮和蜂蜜反葱白一个样子，三顺儿同他娘死得冤枉。可是谁也休想改掉能爷那份傲劲。如果大伙儿都说这家新房子的大梁让他上歪了，别以为他会放倒了再上第二遍。除非那座新房子没到该倒的时候真的倒掉了，能爷或许勉强强点个头。这种情形可从来没有过，这可是打个比喻。到现在，药书里还没找出像大葱反蜂蜜这一类的毛病，尽管非找出来不可，只是还没有找到这以前，能爷不能先就窝窝囊囊认了错，服了输。

走进杂树林子里——挖苦楝树根的所在，能爷转回身子，望着老母亲那座模糊不清的坟墓，慢吞吞往后退着走。

“娘，你总也显显灵。让你说，儿子可开走了方子？”能爷微歙着嘴唇，背后一根树干阻住了他。那一对不能再困惫的眼睛，再怎样使劲儿挤巴，也没法儿更清明些儿。他斜靠到树干上，揉弄着烂眼睛，揉得满手背的湿水：“庄子上，谁都在那儿说我招鬼迷了，说我得罪了道姑家的神仙，我不理……那些人，自个儿死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不理……娘，别人怎么样议论，儿子都不放在心上，你可不能不帮儿子说话，你说……你也问问你媳妇，你媳妇就躺在你旁边……”

能爷望着新坟，昨儿晚上坟里的人还躺在炕上，能爷还不住地翻医书，满以为这一次得手能把病给扳转过来。

黎二婶得了病就不省人事，也不喊，连哼一声也不曾有，就像她一辈子为人那样，不声不响地过去了。黎二婶得病时，能爷把那些劝他赶紧去请道姑的远亲近邻关到院子外头，拉着二顺儿一起跪到老母亲牌位前，汗珠滴滴答答掉在蒲垫上，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孩子撇着嘴，喉咙管儿里一个疙瘩噎着似的哭不出来。到底能爷还是抓过干毛笔，咬了咬笔尖儿开方子。周身抖得差不多要一双手抱住笔杆儿才下得了笔。

“治了病，治不了命。”他抱着冰凉的树干，脸贴在上面，“娘，问你媳妇，问问她，可是死在儿子开的方子上？”

田里只剩下山芋一门庄稼，山芋叶顶着寒露，月光之下，亮得像刚落过一场雨。

回到家里，摸黑把灯点上。仿佛抄了家一样，到处草草乱乱的，什么东西都不是放在习惯的地方。当门一片锡箔灰，上面踩着零乱脚印，那脚印似乎也就是死人留下的。人走在上面，纸灰跟着扬起。

把帽沿下边夹着的硬纸片儿去掉，蹲到炕头上，抹了抹眼睛。乍乍少了一个人，屋也大了，炕也宽了。想到隔壁老五家去把二顺儿抱回来，填填这么大的空，又觉得要不把这一次的药方子毛病找出来，只怕什么都是空的。

四周围静得连屋子后头湖州桑的叶子落到屋顶上都能够听得清，他把《难经脉诀》打开来，这本书一直像一垛没门的高城墙。

有人敲门，他奇怪没听见一点点的脚步声。

或许是老五两口子送二顺儿来了。

“我能爷没有不能的事儿！试着再干罢！总还剩下个二顺儿。有巴望，成不成，都在这孩子一个人身上了！”

毡帽壳儿摘下来，里面一张压成半圆形状的药方，埋平了，铺到油腻腻的方枕上，瞅着那个在痴想着什么。

又敲门了。

“谁？”能爷一双脚垂到炕沿下，迟钝地找着蒲鞋。赤红得几乎要往下滴血的眼睛还盯在那一垛没门的高城墙上。

能爷的脸孔被一种入神的呆滞凝固了。他预感着成功的喜悦，却又似乎看到山脚下乱葬岗那里，在大顺儿的身旁，又多出了一座新坟！

一九五八·九·高雄

# 刽子手

傅二畜大赤着膊，单手叉腰，停在一家大字号的布庄门前石阶下，头上盘着大辫子，会叫人觉得他是一条好汉；尤其手里拄着把大板刀。

他是一遇出决就亮那一身好骨格的。

一只脚踏在石阶上，等得不耐烦，随时都要拔脚就走的架式。交冬的天气，上身是赤裸的，冻得白里泛青。那肥厚的胸脯并不似想象中的刽子手，总有大片黑黑的护胸毛。他是胸筋已经开始有些松塌了，手里的那柄大板刀，上面凝固着的血渍已经氧化成酱紫色。

布庄的柜台那边，春喜儿理起一块茶绿底儿菟紫小碎花的洋绸，回过头来跟他的师父讨商量：“师父，你瞧这花色行不行？”

“你娘的个×！母母姐姐的！”

“师娘嘱咐的，弄点细料儿好给麻大姨小孩儿送满月。”

“你他娘跟师娘学手艺来着！”刀尖儿顿了顿青石板，“万辈儿没出息的兔儿崽子，你可还快着点呗！”

四周围着些看热闹的，孩子们在穿着棉套裤的大人腿裆下面钻动，什么也看不到。

布庄伙计把那块五尺洋绸特用红纸包了交给掌柜的。后者得过半身不遂，扶着小伙计一蹬一蹬吃力地走下台阶。

“小意思，点儿粗布，擦擦宝刀罢！”掌柜的笑得很昏庸的样子。傅二畜把大板刀移开些儿——怕把掌柜的吓着。他接过那布料道：“老规矩啦，掌柜的，多包涵！”

“好说好说，该当的。”

店伙计也不自觉地跟着老掌柜点头虾腰的。

春喜儿一旁抱着他师父的大棉袄和各家布庄赏的擦布刀，问道：“教军场布摊子还去不？”

他师父一瞪眼：“那玩意呢？娘的，丢了？”

春喜儿忙挪出手来，腰荷包里取出拳头那么大小的干荷叶包儿交给他师父。看热闹的准都知道里头包的是什么东西。傅二畜把大板刀交到徒弟手里，拿过棉袄，这才把盘在头顶的大辫子扯下来，甩到光脊梁上去：“教军场你自个儿去罢！”

师徒俩一走动，大伙儿就赶紧挤着让路，以至于一个孩子生着冻疮的脚后跟被谁给踩上了，要命地哭喊着，还带着骂。

“回来！”傅二畜喊回了徒弟，“你可别乱吓唬人！你要是吓唬着人家小孩，小心我找你脑袋后头刀缝儿呗！早点回去砍三个番瓜等我瞧。”

春喜儿悻悻地去了，极不情愿似的，但他一转脸就高起兴来，他可以不必被逼着和师父一道儿去吃炒人心了。

在小城里，出决是条大事。迎春楼掌锅的尤胖子估着是时候了，便招呼跑堂的去买锅。傅二畜正好和买新锅的伙计同时进了门。

“好伙计，正是时候！”傅二畜拍拍提着新锅的伙计，把大棉袄披上身。那跑堂的陪着笑脸，一双贼眼并不是生就的，瞅着傅二畜手里的荷叶包儿，任谁都会成了那个样子。

迎春楼并没有楼，一溜三间的门面，后边连个退步都没有，灶堂就支在当街。雨檐下面，一排挂着大块的牛肉、猪肉，整盖子的肥羊。鱼皮鱼肚之类的海货让街风吹干了，打闹着碰得吭吭响。掌锅的夸嗤夸嗤敲打着热锅，掌锅的和伙计们都是串通好了的，一个个夸张地忙碌着。其实年根岁底，馆子里没大酒席可做，门市小吃也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偏就要那么匆匆忙忙的，真拿他们没办法。

傅二畜和买新锅的伙计没招呼上两句，掌锅的尤胖子隔着灶台就吆

喝了：“怎么说，听说碰上硬汉子缠手啦？”

“别提了，差点栽了。二十多年的老手艺，夹了刀，你说这不他娘的×过回头了么？”

这两个胖子照骨格说，该是一个路上的人。而饕餮、贪杯、贫嘴之类的癖好，更让他们结下了抹脖子的交情。隔个三五天要不共杯烧酒，日子就像有点过不下去。两个都干的是刀把营生，都很有点儿狠心，生命落在他俩手底下，只有肉的意义。

尤胖子接过那个荷叶包儿，就着手掂了掂重：

“挺沉的，不是？”

“怎不？就凭那个横大竖长的个头！”傅二畜拣了处靠近灶堂的座位坐下来。

“老远瞧着，就是条结实汉子！还来着骂呢，把堂上老爷给骂惨了！”跑堂的伙计歪歪脑袋，很有赞佩的意思。其实他刚才提着泼泼洒洒的汤水提盒往钱粮柜去送饭，才不敢去挤热闹呢。老远里光看见亡命旗的旗尖晃儿晃的，其他都是听来的。

“先来壶绿豆烧呗。”

傅二畜招呼了一下，闲散的四周扫了一眼，在座的几个顾客没一个惹眼的；或者说没一个像能同他搭腔儿聊聊的。他显得不很重要了，不像在大街上让那么多人围拢着。乏味得很疲倦，搓了搓脸，把脸上的肉块推来推去地推了一阵子。

“怎么样，用新锅罢？”

“行，用新锅！”傅二畜抿了口酒，不大用心地闭上眼，舔舔嘴唇，静候着顶有把握的享受——炒人心下酒——放心成那种安适的样子。

“多放点儿胡椒面儿——天冷。”

“行！”

他乏味得连这么一个字也懒得吐。但是就这么一个字也让他打呵欠

打走了音。然后闭着眼，抓脖子上的痒，嘴巴跟着歪咧在一边：“我说，胖爷，少碰见今几个这么条硬棒汉子。”

“听说是个庄稼户？”尤胖子停了一下厨刀。

“大响马也没那么挺棒儿硬的。”

“八成也是个不守本分的乡棍子。”

“是个庄稼户，那是不错的，我们西乡谁都知道。”邻座一个年纪轻轻的酒客插进嘴来。从那张不大自如的嘴巴上知道这人阅历不深，但很懂得努力，希望多碰点儿大小场面。“就是啊，生头野脑的，老跟人合不来。”

“照你这么说，死者这份胆识倒也难得！”掌锅的尤胖子切着菜，重下巴颏儿一下一下跟着哆嗦。阅历不深的年轻人脖子伸着凑近来，声音低低地道：“听说，大堂上瞎嚼乱骂——不像样儿！”似乎已学会了场面上常要做出这种体己的样子。

“谁说不像样儿？”傅二畜立愣着眼。像这种上人苦下了家业等这一代读点书撑撑门面的农家士子，傅二畜是瞧不上眼儿的。他道：“外孙有理还揍太公呗——人家骂得是个是处！”他冷着脸，扭过头去，好像同这种土头土脑的农家士子理论是不可理喻的。不过他又掉过头来：“凭我吃的虽是衙门饭，行的可是朝廷王法。别说知县老爷，他知府道台若是贪赃枉法，依样也得服王法不是！”

“说是衙门对面影壁墙也都挨骂上了，出决的时候。”跑堂的不能不把话儿岔开，总要顾全客人。

“听他们不省人事儿地瞎胡乱吡！”傅二畜食指狠狠叩着桌面，嗓门大得像是同大街上的行人打招呼，“人家是指着影壁墙上那个‘贪’<sup>山</sup>，骂知县大老爷呗！那堵墙有啥可骂的？疯啦？痴啦？”

一切都使他生气——看他那副神情。

锅上可正炒得热烘，蒸气腾腾中，但见尤胖子东抓一把，西撒一把，大有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之概。

“你说，胖爷……”

傅二畜是只把尤胖子当作通事达理的，只是后者正在忙头儿上，他又算了，无味地唾了一口绿豆烧。

不远处有办喜事的喇叭，呜哩呜啦吹打着。

“今儿，倒是个好日子？”

他自己也不知道问的是谁。他寻思着，人活着干么啦？人都把死看作天塌地陷的大事儿，有什么不得了的？这边人头落地，瞧着罢，那边照样还是迎婚送嫁。就看这店堂里，热锅里炒着那玩意，大家吃吃喝喝又是另回子事儿。那玩意，谁个胸口里都有一颗蹦蹦跳跳的。

“二爷，辛苦了，今几个？”

门前出现了一个暂白干净的瘦老头，手里握着只鹤鹑袋儿。傅二畜忽然有了精神，忙往里面让座，仿佛这店是他自家开的。瘦老头踏在门槛上，跟这个招呼，跟那个招呼，在这个世界上混了一辈子，居然混得很有成就。他一路说道：“这个抱不平看谁来打罢，太说不过去，我说给你们大伙儿评评理看。”说着弯下身子，吹了吹椅子，并不马上坐下。“后大有这小子，什么钱他都用，也是个混事儿的吗？说不过去。他地保是怎么弄上手的？不是我杨五，他吃屁也甭想赶上热的！今儿我找他来，说不两句，冲我歪脖子白愣眼的。气起我来，脚一跺，干脆，赶他回堤窑里抱着烂腿喝西北风去！”

“怎么回事儿，五爷？”傅二畜待要递过酒去，想起对方在理儿的。“大人不见小人怪，跟那个小兔儿崽子斗，犯不着。”

“跟他斗？别脏了我！”老头连忙吹了吹袖子，好像眼看就脏到自己身上来了。小拇指甲足有三寸长，卷成股儿套进紫竹管子里。“刚不久，麻家小烂眼儿过来陪我烧烟，跟我说，今儿出斩的那个囚子，六亲九族一个也没，善堂那边舍了口二六的棺木，让后大有给饯换了个透风进亮的柳木匣。听了这话，我这张脸没处放了，他后大有干上地保是我杨五卖面子荐的，什么钱不好用，拿我杨五这张脸就地搓？我杨五还能混吗？”

瘦老头自己也承认是混的。

“后大有他娘的！”傅二畜道，“那小子，坟头上抢纸钱儿用的。你听我说，五爷，这个抱不平，我打了！”

“别的我也不说了，我杨五要争口气，也不跟他后大有争；可是那口二六的，总得要他怎么吞下去，再怎么吐出来。不然对不住死者。”

“死的可装棺了？”尤胖子亲自把炒的那玩意儿端过来，扯起围裙擦手，便坐下同傅二畜共杯。

“装了棺就算完事儿啦？”瘦老头卷卷皮袄袖子，大拇指指着自已胸口窝儿，“我杨五凡事要就不管，要管，我就得管到底！甭说装了棺，饶是埋进了土里，他也得给我扒出来，换个二六的。”

“我看那倒也不必；人死了，也就什么……”尤胖子灌了一口绿豆烧，“也就不必翻尸倒骨了，抱不平，你爷们都要打，我呢，无能，敬陪末座——转个圈，叫他后大有多少拿几文出来买点烧货，给死者扎个纸人纸马，也祭祭，阎罗殿上，咱爷们儿也给他孤魂怨鬼装了点儿体面。这么着，你杨五爷面上也过去了。二位，我这话总还中听？”

“掌锅大师这话有道理！”年轻的农家士子要不是倾服得无以复加，就不致这么冲口而出了。

“说实在的……”杨五考虑着什么，大拇指在胸前擦拭着，那上面佩戴的翡翠珏经常这么擦动，已经油光水滑了。“我这张面子也看舍在什么上头。二位光景也还不怎么清楚，今儿出斩的那条汉子，身世少见那么惨，那么值得。我杨五今天打这个抱不平，不能不说是那位汉子表表寸心。”

傅二畜搐搐鼻子，筷子磕着盘边道：“这么一说，娘的个×！这一盘子上肴，我倒是吃它不下了。”

“倒不是这么说，人各有份，人人要都像我胎里素，生来见不得荤腥儿，天下早断屠了。各人的口福，那是。我意思是说今儿这条汉子，是个敢作敢为的大丈夫，单凭他把乡董杀了，提着血刀亲上衙门来投案，你说是个有种的罢？”

“你还没听那个骂法啦，五爷！”

“我怎么没听到！昨儿晚上廖师爷在我那儿烧烟……”

“大堂上就骂开了，听说是。”掌锅的说道。

“怎不，冲着堂上老爷们，呸！唾沫吐过去，你们说他骂什么来着？——我庄稼户唾沫是吐到手心儿做活的，今天吐你们脏官，算我这口唾沫白糟蹋了。”

“骂绝了，骂绝了，这简直是。”尤胖子拍桌打板的。

“可不是骂绝了！我傅二畜心里头一佩服，手底下差丁点儿出了毛病，找不到刀缝——二十年的老手艺，他娘的！”

盘子里五味俱全的炒心片儿，就这样静静地听让围着它的家伙是是非非着。

“大师父，”买锅的伙计提着炒过人心的新锅子问道，“摔啦？”摔锅对于顾客是个交代，对于这个贪玩的伙计则是件很有趣的消遣——公然地带点儿挥霍却不必疼惜的快意。他提到门前，摔在大街的青石板上，意外的那锅子没有料想的那么粉碎，于是捡起来，又作了一次消遣。

尤胖子回转脸来：“大伙儿都传着，这汉子是冤枉了。”从肩膀上抽下手巾擦了擦油腻的鼻子。那鼻头红红的，把人弄成很伤心的样子。

“也难说。”年轻的士子老是有什麼顾忌似的，不敢苟同死者是冤枉的。

杨五道：“俗语说是：杀人偿命。更别说杀的是个乡董！试问，哪个乡董老爷不是有财有势的地头蛇？你说我这话呢？”瘦脸送到青年士子的脸上，仿佛征询后者有否异议。因为座中只有这么一个乡下来的，知道实情。后者却像受了栽诬似的道：“说是那样说，也不罕定，就拿舍下说，家祖父就……”

“都没好的，我说！”傅二畜是有意扫农家士子的兴了，“就说我家小孩子他三姨呗，吃尽了乡董的讹诈。你到县里来喊冤告状嘛，娘的个×！官官相护！就说今天这个死者呗，亲娘让人打死了，报仇杀人是不错，可人家提着血刀来投案啦！还判人家砍脑袋？王法离了皇城就另个样了。说起来不错似的，乡董老爷——也是一乡之主，掌管的也是王

法。可那是幌子！不来钱儿，谁干？就说他娘的我这份差事呗，朝廷不给粮饷养活我这一大家人家，我傅二畜疯了？我砍了二十年的人头？还招徒弟传手艺？啊？”也不知是质问谁的，两眼睛瞪着盘子里的菜肴，一直这么追问下去。那神情仿佛要找盘子里剁得那么碎的心给他评评理，又像是说：“这一大盘子菜，我还没动几筷，怎么就完了？这是谁偷嘴的？谁这么下三儿？啊？”最后把筷子啪的一声放下了。

瘦老头却道：“来钱儿呢，不错的。不过听说那位挨杀了的乡董，这次可并没捞着钱。”

“那——这条命是白贴了？”掌锅的很感兴趣。

“也说不上那个，话得说远了，当初是两家地邻闹事儿，一家是今儿出决的这个囚犯——”

“姓陆的。他老子在世的时候，是个穷讼师。”年轻的士子一旁下注脚，“那一家姓聂，是个小财主。”

“为着河堤不是吗？”那位跑堂的也知道一点。

“就为的是河堤，弄得出了人命案子。”杨五道，“河堤原从那位小财主聂家地里起土，可聂家硬把河堤歪到人家姓陆的田里。听说聂家儿子是给县大老爷递干帖子的，这里头就有文章。那位乡董出面调停，怎么说也得买买父母官的账，你说这话可是？啊？胖爷？”

“这么一说，倒是有个影儿；他乡董出来调停，少不得偏向着县老爷门下的干少爷。”

“着啊！”杨五拍了下桌子，“当初钦差大人领的人，划的河堤，也没挡住这位干亲家找到堂上，又私下里往西弯了十弓子地。他乡董有凼子也不能冲着堂上擤，不是吗？”

“所以啦，这话又说回来。”年轻士子道，“他陆家孤儿寡妇的，武二郎挑空挑子——人没人，货没货，还跟人家聂家碰个什么劲儿！依我说，哪儿不是忍口气就过去了！”

“这口气不是好忍的，小老弟，人家那是陵地啊！”瘦老头把袖子卷得更高了，好像又出了一个新的不平让他们来打了。年轻的读书人却

道：“也难说。这位县太爷的干亲家，家里头——不说挂千顷牌罢，总是个殷实户，照说也不在乎河堤占去的那点儿田地，别的不说，就是赶集的人畜牲口硬踩也踩出那么宽的路。可是人家请来阴阳先生把那块地来回走了三四遭儿，怎么看，怎么不宜动土。各人家的土脉风水，不能不让着，老先生你说呢？”傅二畜抢过去道：“这叫啥话？他县太爷干亲家护风水，人家姓陆的地里就没风水？人家姓陆的娘儿俩就全靠那点田地收成的呗！”

“还不光止这个，二爷！”杨五手指骨节敲着桌子道，“仗着给县大老爷递过干帖子，这就不得了啦？讹了人家田产，还打死了人？”

“二位光景还不大清楚这里边详情。”农家士子说，“也不是讹诈陆寡妇田地；开河堤的事儿吆呼一两年了，到钦差领着人下来量地，也才把河堤划定。这一划可就把聂家西边地头给划进去了。看风水的说什么呢？说是马头上万万动不得土，若是犯了忌，小则家畜不利，大则人口不宁。姓聂的跟陆寡妇两家是地邻，中间隔着土垄子——那是公地——河堤往西弯一点呢，也占不了陆寡妇多少田，聂家也言明占多少地，给多少钱……”

“可那是人家祖陵哪！人家那里头葬着祖宗骨殖呀！谁个为子孙的，这点不护喏？”瘦老头的袖子再卷就要卷到肩膀上了。其实傅二畜就知道，他杨家的祖陵是让他五老头这个贤孝子孙一夜之间押给人，抵了赌账的。不过也许正为着那个，瘦老头痛定思痛，才分外着重一个人家的陵地。

“陵地是陵地，河堤就是弯过去，也弯不到他陆家祖坟上，依着谁也都拿两个钱儿容让算了。不过陆寡妇那个老嬷嬷不好说话，睡在田地赖着不走。你说……”

“那是人家的田呗！怎么说是赖着不走？”

“这以后呢？”尤胖子倒是把不平放到一旁，急于探听下文。

“老嬷嬷仰脸朝天躺在田里，嚷嚷着：‘谁想搬我田里一个土疙瘩，谁先把我苦老嬷嬷打死。我睁着眼儿一天，谁就休想把臭银子堵住我的嘴！’那个老嬷嬷，不可理喻，没办法！”

“后来聂家就下手了？青天大白日里？”掌锅师父惶惑地望着大家，

好像怎么也不相信天下能有这种事。然而上了客人，不能不回灶堂上去忙了。

“没那回事儿！”年轻人直着脖子把话送给那边掌锅的，“聂家把乡董请来调停，也不行。人家乡董卖了那个大面子，她陆寡妇总该让人说两句话罢？不行；不惟不行，索性骂开了。像话吗？气得乡董发了脾气，招呼聂家雇工抬人。地是硬划出来打河堤了，钱——休想一个子儿！”

“听听，他娘的，这也是管王法的乡董出的好主意！”

“妇道人家，有啥办法？”农家士子这次就不理会傅二畜了。仿佛傅二畜也就是“不可理喻”的那种人。便自管冲着尤胖子和杨五讲说他的：“聂家雇工谁又真去抬人呢，不过是走向前去劝说劝说。谁知道老嬷嬷冲上来拼命了，一块石头差丁点儿扔到乡董额盖儿上，那还得了！造反了不是！又抓人又咬人，人家不能听着不还手罢？好！老嬷嬷是倒下来。谁又有把稳说定不是误伤呢？大家也只说是老嬷嬷装疯卖邪，抬她回家去，没理会，谁知就出了人命！没天黑人就死了。你说这值得么？”

“陆家儿子呢——今儿出斩的这个小伙子？”尤胖子隔着灶台插进嘴来。士子道：“她儿子挑八根线儿卖生姜黄梨去了。她儿子若在场，当场怕就要把事儿给弄糟了。”

“他娘的，横竖是横竖了，还怕什么当场就把事儿给弄糟了呗。”

“说也奇巧！”尤胖子掂着漏勺里的烫拉皮，重下巴颏儿又跟着哆嗦了，“是聂家打死了他娘的，报仇也该报在聂家身上，杀了乡董那不是……那不是那个了吗？”

“没来得及下手呀！”年轻的农家士子说道，“聂家是高院墙，外边又是一道铁丝圩子。就是杀乡董，也还是路上碰上的，也怪那位乡董没防着小人，遭人暗算！”

“这话才不明事理呗！”傅二畜把牙签一扔，愤愤地道，“谁说没来得及下手？这话是谁说的？啊？说这话的人，过大堂在场没有？笑话呗！”

尤胖子笑了，笑他老酒友的老脾气：“敢情二爷在场？”杨五歪斜着点点头，那副笑容就不如尤胖子忠厚了。他道：“过大堂的事，廖师爷倒是在场的！昨儿晚上咱们歪烟铺还谈着。死者惹人佩服，就在他杀人杀到是处。你说我这话呢，二爷？——来不及下手，那不合情理；他聂家外边留下了仇人，院墙再高，铁丝圩子再紧衬，他聂家一年三百六十天大门不开，二门不出？那是死脑筋琢磨的。我说胖爷，陆家这个小伙子一点也不含糊，打定了主意干乡董，有道理！”

“敢情是！”尤胖子随口应着。他这一类的胖子对什么什么事都不大肯用心的。这使杨五老头不得不跟自己提出盘问：“把乡董干掉是个主意呢？照说，姓陆的这个小伙子是该把杀母之仇报在聂家身上。可是姓陆的这个小伙子，别瞧是个庄稼户，有见识，不那么杀来杀去的。聂家再强横霸道，至不济欺欺四边的地邻。乡董就不然了，一乡之主，要是贪赃枉法起来，受苦的可就多了。大堂上，姓陆是供得好明白：‘我杀了十个姓聂的，也抵不上一个乡董老爷；我得拣省事的杀！’不凡常，这小伙子是个人物。我杨五也是场面上混了一辈子的人了……”

“你们说怎么着？”年轻士子忽然一脸告密的紧张，大拇指偷偷从肩膀上指着背后，“那边，墙犄角儿里，什么时候来的？奇巧不奇巧？”一面说着，捏了捏耳朵，手落到胸前又伸出三个指头，打了这么一个哑谜。神色都是机密的。弄得杨五和傅二畜不明所以地望到那个方向，连停在灶台前候着上菜的跑堂伙计也让这个哑谜引动了。

“会是？”杨五头一个明白了那个哑谜。

“……”年轻人权威地点点头。

傅二畜有点不屑似的，只是兴趣很浓厚，止不住疑问地张望着杨五。后者用筷子蘸着桌子上的水迹子，写了个“聂”字。立时掌锅师父也凑近来打听长短——锅里他那一道菜，火候上准欠了点儿。

傅二畜把棉袄披好，两只衣袖空空地吊着。他瞟着墙犄角儿那边，懒懒地站起，极不情愿似的，用一种并不以那边墙角儿为目的的神态走过去。那件大棉袄披在身上，好像驼着一个人，两只衣袖虽然空着，却圆浑浑的，保持着微弯的形状，仿佛生怕跌了下来那样向前微弯着。在店里，他慢吞吞地闲绕了一圈，又回到座上。

“你那是干么啦？”尤胖子难得笑得那么俏皮，他总是那么本分的。

傅二畜转了一遭回来，好像经历了一件光荣的冒险，胳膊肘儿往后指了指，小声说道：“那小子，一个人窝在那儿吃闷酒。噯，是干儿子还是干亲家？”头一回对青年士子有这样的好脸色。后者轻声道：“老的已经花白的胡子了，哪还这么年轻？”其实他们的声音再大些，也保险那位干少爷听不见，然而却很小谨慎，每个人的脸色都表示了一点过失感似的。只有尤胖子嗓门照旧：“敢情你又去找人家刀缝了罢！找着了没有？”

人家一提到傅二畜的行业，总惹他很兴头：“那总免不了。吃哪行饭，吆喝哪一行。你我老友了，可挡不住我登门一次，就瞅你一次脖颈呗！”遂又把声音压低下来：“我倒是奇怪，干么凑着这个跑来吃闷酒？”

“敢情天良发现，赶着收尸来了也不一定。”这次掌锅的声音就小了，缩着本就很短的脖子，好像那样便可以把声音压低。

“呸！还天良呢，他娘的！”

“别呸不呸，你们俩倒是同行。”

“同行？我傅二畜跟那个没天良的？”

“走遍天下就只有你们这两种人。”尤胖子把手巾往肩膀上一甩，走回灶上去。然后隔着灶台，挤着一只眼睛：“杀人不偿命的！”

半晌，杨五那个瘦老头忽然尖锐地笑道：“让胖爷这一说，绝了不是？”一面环顾着大伙儿，准备随时再大笑一场。店堂里其他的客人都望着这边，连喝闷酒的那位干少爷在内。

“我瞧着，恶心！”傅二畜手插进板腰袋里掏钱，“我说伙计，那口新锅多少钱？算过来。”

“算啦，二大爷，几文钱的事，还外气？”

掌锅师父又挤了挤一只眼，随即弯下腰去擤鼻子，那声音像撕破了裤子。

“我也该走了。可是啦，我杨五还有抱不平要打咧！”

“走呗！找后大有那兔崽子去。”

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出去，有点急急于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的匆忙样子。

两个人去远之后，这才年轻的农家士子掉过脸去，惊诧地道：“聂大爷，今儿赶县来啦？”

那个喝闷酒的抬起头来，仿佛不很认识他。

远处办喜事的喇叭又响了，还夹着劈哩啪啦的爆竹声。

一九五七·三·凤山

---

[\[1\]](#)以前县衙门对面的影壁墙上画着一只近乎麒麟的兽图，叫作“贪”，寓意提醒官吏们的操守。

## 捶帖

祖母骑上牲口，又下来，说驴肚带松了，叫大伙计替她紧紧。

父亲带着家人、伙计已经走到徐家地头那边。田野上很多这样结成伙儿的，扛着铁铧、木铧，还有上供的提篮。

祖母望着二哥，又望望我。祖母要多望我们两眼，一定要在我们身上大小找点儿错才行。我蹲在地上，把手缩回来，正经地放在膝盖上，免得惹她疑心我要捡石头子儿往口袋里装。

“小二，脚是那个样儿了，你可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祖母临上牲口，到底还是不放心二哥，“要是到处去疯，脚烂掉了，我也不给你治。”

二哥抱着场边的一棵白千层，抠上面的树皮。那样子无倚无靠，连祖母也骗得过。祖母又心软了，应许下次逢集，给二哥买顶新草帽。

头一天，我们从学屋里放晚学回家，路上二哥就说：“明天一定去捶帖。”

他什么事都要充内行的。他不说“做字帖”。那还是过年赶集，从卖字帖的老和尚那儿看来的。当然我们并不懂得为什么不叫作刷帖，偏叫作捶帖。

我们这一带——那是说，我们这么大的孩子能壮胆单独跑去玩的地方——只有史大善人的大坟上才有那样一块大石碑。站在我们大门前的宅子上可以看见一片黑色松林，天天清早都有一个到乡下逃难来的老头子在里面推太极拳。远远瞧过去，好像他在那里一棵松树一棵松树的试着推搡，非要推倒哪一棵才肯罢休。

当然我们没法去到那儿做字帖，凡不是大人们吩咐做的事情，一律都是犯私的；给抓住了，要罚跪钱板子，像跪在刀刃上那样痛法。

昨晚上因为今儿放春假，我们磨道得很晚，才从学屋里回来，到家门前已经天黑。爬上宅子，二哥走在前面装作瘸子，一扭一拐的，把鞋帮儿当作鞋底，我总要学他的，一扭一拐跟在后面。

“奶奶要是非叫我们一道去添坟呢？”想到这个，我就觉得我们只有永远永远望着那一片黑松林，梦想从那块苔藓斑驳的大石碑上，揭下一张一张黑底白字还带着些墨臭的大字帖。

我们一直瘸进二道院子，堂屋里，祖母守着一大叠锡箔，在折元宝。瞧着我们顶面就骂：“小讨债的，嫌鞋子坏得慢啦！”

我没有二哥那样子的胆子，要不规正过来，给娘发现了，保管要挨两下脖儿脆，打得跟头踉跄。二哥却迎着骂，一直瘸到祖母跟前，抱着脚直嚷痛，说是给先生家蹲耙，蹩坏了。祖母也不叠元宝了，又是痛，又是恨，又埋怨先生家乱拉学生官差，又忙着烧热水给孙子烫伤。不管怎样，我们不用去十二里外的祖陵扫墓了。我这个死心眼儿又不惹祖母疼的孩子，是被二哥撒娇要胁留下给他作伴的。

天亮时落过一小阵雨，沙灰路上密密的小麻窝儿。驴蹄往后弹着土，沙灰只湿浅浅的一层，蹄印下面还是干的，叫人见了就想抓一把，当作炒面擀着玩儿。

“还要多久才过清明？”我在地上抓了一把沙，冲着二哥问道。

二哥低下头来，望着我瞪眼睛：“今天不就是？傻蛋！”

“不是，我说错了；我说六月六。”我的手擀着那一把沙。

二哥不理我。他一定也不知道要多久才过吃炒面的节。

“走吧！快去史家……”我撒掉了那把沙，拉了一下二哥的胳膊。

“忙什么！”二哥扫了大伙计一眼。我才明白去史家大坟，一样也不能让掌鞭大伙计知道。

祖母他们已经走远了，几个黑点点重在一起，分不出谁是谁，只有

牲口脖子上挂的几串金银元宝，一明一暗地闪动。

大伙计提提套裤系子，嘴里嚼着一根麦秸，爬上宅子去：“你都好生看门儿，我下田去了！”

我们跟在后边，二哥不得不装下去，歪歪斜斜走回家。大伙计是祖父手里的老长工，我们得把他当作父辈看，怵他三分。他把牲口套上红石滚子，又跨进二门里来，肩膀挂一条大鞭。那鞭梢拖在地上，把刚扫过还留下扫帚印子的地，留下弯弯曲曲的线痕。他看到我们哥俩儿一人一方砚台研着黑墨，就乐了：“嘻？这才是正经。生在书香人家，老记着勤写个仿儿，就没错儿。想你们爷爷在世，双手能写梅花篆字，远近可没不知名的。写着吧！门户可留给你小哥俩儿了。”

我们瞟着大伙计折身出去，听见他吆喝牲口，这才歪歪脸，赶紧分头去搜寻要带的家什！又是盛黑墨水的小玻璃瓶，又是下田送茶用的煨罐儿，又是大笔、刷子，还有破布……路上碰到那些扫墓的，瞪着我们瞧，就猜不着我们要到哪儿干么去，怪不好意思。

史家松林里，男男女女刚祭完坟，星零走了。我们也不择路走，漫着麦田直奔。苦差事总是我的，煨罐儿里大半下子水，跑起来可直光荡，把棉套裤和羊毛蒲鞋都泼湿了。“我不干！煨罐儿你提。”我跟在后面直嚷。二哥头也不回，仿佛他再迟跑一步，那座石碑就靠不住还能留在那儿了。

松林北面，正有一个人撒开大步往松林里跑，背上背着粪箕，是个老头子，跑起来板直着腰，硬腿硬脚的可没有我们跑得快，一定连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真想不出有什么值得他那样卖老命。

松林的松树直也成行，横也成行，斜着也成行。老家伙先跑进松林，好像穿墙一样，一面又一面的墙壁，让人担心随时都会一脑袋碰昏过去。

二哥好像也觉得这个老头子有点奇怪，不敢再朝前跑。那老头也把脚步放慢下来，望着我们，似乎想试试认清我们，脑袋歪在一旁。

“哈，我当是……我还当是谁，让你俩小先生拾吧。”

听声音，立刻认出他是后庄的汤瞎子。可是他让我们拾什么呢？二

哥回头瞧瞧我，一定也弄不懂要拾什么。

“拾什么？拾粪哪？用这两只手跟你抢？”二哥压根儿不像同年长的人说话。其实谁个对汤瞎子也都是这样，好像他瞎了一只眼就什么都不如人了。他侧着脸看我们，那一只瞎眼睛像刚挤过脓的热疖子，瘪瘪的，中间有一条润湿的缝子。他那件破袄没了领子，脖子显得很长。我就帮忙替他看看，没瞧见哪儿有什么粪便，也不信他那只独眼能瞧得那么远。除非他老远瞧见有人在这一带出恭。

二哥不耐烦地瞥我一眼，仿佛说：“跟他拾粪老头噜苏什么呢？臭死人。”我们就不理他，堵住鼻子朝大石碑走去。

石碑上只有正中间一行大字，两边的小字也都排得不怎么整齐。我喊道：“这也不像字帖上的字，怎么办呢？”二哥撩起袍子对着一棵松树撒尿，回头吆喝了一声：“傻蛋！你不到背后看看！”

“背后？”我疑惑，“背后能有什么？”跑到大坟后头，到处张望，什么也没有。但我发现一棵松树上面有个才垒成的斑鸠窝。迎着放晴的天空，疏疏几根草，再过十天就能来摸斑鸠蛋了。瞒着二哥，让他知道了，我只能分到一个。

坟前面，噗啦啦，噗啦啦，二哥在那儿开始用嘴巴喷水。坟上是才添的新土，我一口气爬上大坟的顶尖上，石碑的背面已让二哥喷得湿淋淋的，二哥不知躲到哪儿去了。漫着石碑顶上能看到汤瞎子。石头供台上人家供丢给祖宗吃的零碎祭品，他正佝偻着腰捡拾那个，每拾起一块，就尖着嘴吹吹，随手放进另一只手托着的毡帽壳儿里。嘴巴还在嚼着。

“不要脸喔！不要脸喔！”我嚷着，拍着手，“二哥，你瞧他拾死人吃的东西。”

“比你早看见！”

二哥一定在大石碑前面。我蹲着，从大坟坡上一路滑下来，找到石碑前。二哥数着大字本后半本空白的仿纸，头也没抬：“刚才，他还当是我们要同他抢那个呢，气死人！”

“真气死人！”我附和着；我附和二哥是个习惯，等我觉出这个瞎老

头以为我们提着煨罐是赶来拾人家上供的东西的，才认真地气得要命，想抓把土丢进他的毡帽壳儿里。

瞎老头把石供台上收拾干净，就坐下来，背靠一只石瓶，开始全心全意地品味着他拾来的东西，还好像不忍心嚼着太匆忙，下颚像一只倒嚼的老牛那么缓缓挫动着。

二哥选出一张顶平整的仿纸，上面没有一根做纸浆时没有烂透的草梗。他把它折一道平折，用舌头尖从折缝这头舔到那头，舔出一道湿线，就从那儿裁下来。然后恭恭敬敬贴到石碑背后那一片喷湿的上面。二哥做这，做那，我自然只有一旁瞧着的份儿，下不下手，一下手帮忙就准要承受结果里面那弄错的部分。

汤瞎子从石碑前面把脑袋探过来。我注意到，他那只瞎眼睛一样也眨着，真怪。

“嘿，你们搞什么鬼！打纸靠子？”他冒冒失失来这么一声。手里拄着粪勺，身子斜探过来。

二哥望我嗤嗤笑，眉毛提成无可奈何的八字形，好像说：“这个什么都不懂的老家伙，真拿他没法儿。”

“你那光是水怎么成！”老头子真不识相，把粪勺伸过来，指着我们才贴平整的仿纸，“打靠子不用浆子成啊？”

“你把那臭家伙往哪儿伸？”二哥叫着。

老头子抱歉地笑笑，连忙缩回粪勺，掉换另一头来指，那肮臭肮臭的粪勺头便握在手心里，也不嫌脏。

二哥唧咕着：“给他三分颜色，倒拿去开染坊了！”要是顺利，二哥就不发脾气；贴上去的这张纸，全都湿透了，看来不是那回事儿。二哥暴跳起来：“你走开好不好？瞎老头你走开！”又掉转头喝着我：“不是叫你把破布拿来吗？”

我记得他没这么吩咐过我，但一定是我没留心。我抢着把那一堆烂布拾过来，双手捧到他跟前。我敢说，要是我只用一只手的话，二哥就会说：“拎着煨罐儿，你给我家去吧！瞧什么都坏到你手里。”

“不用了，早你干么啦？”到底还是没讨到好。我只能怨没长三只手，或者四只手更好一些。二哥气虎虎把那张湿仿纸揭下来，握成一团扔掉，重蹲到石碑前面去裁纸。

“是不是水太多了，二哥？那个老和尚没喷这么多的水呢。”

“有本领，你做你的！”

我真有那个本领，但我不要做就是了。反正那一窝斑鸠蛋我是十拿九稳的。我瞧着汤瞎子，他站在那里，站在石碑的一侧。如果他两只眼睛都是好的，他就用不着转动脑袋，正好一只眼看到石碑前面的二哥，一只眼看到石碑背后的我。他自然没办法这样，只好把脑袋转过来，转过去。牙齿缝儿好似塞进什么，一面咂着。满嘴里又长又稀的一定是很臭的老黄牙：“你都知道这是谁家的祖坟，恁么糟蹋。”其实他是讨好逗趣的，该他正碰到二哥的气头儿上：“你家的吗？你那份德性也配？”

老头子不知道为什么还会笑，要是我，就直着脖子顶嘴了。他笑得肋着肩：“让我这拾大粪的命，再修三生三世，别想有那造化。人家史大善人，是个什么德性！”

“什么德性？”我有一个想惹他气个死的念头，“腌死脏污圾堆的德性。”

他看看手里的毡帽壳儿，指头伸进里面拨弄那些捡来的东西，一点也不气，反把人气死了。他吮那指头上的油水：“那管子，你都还没出世啦——光绪年间！你们小人家，不是我说。”

“什么光绪年间嘛，光绪年间是古时候啊？”我说。二哥却白我一眼。他没再往石碑上喷水，就把仿纸贴在刚才那一片湿印子上。可见到底承认方才没有弄好，是因为水太多了。他不肯看我，却白了汤瞎子一眼：“瞎老头，好不好把你宝贝粪箕拿远点儿？摆在上风头臭死了人！”

“种出庄稼就不臭啦，小先生，”瞎子唧咕着，唱小调子似的，“大粪也值钱，这年头！论斤秤着卖咧。”他走过去提起粪箕，辨一下风向，移到下风头去，又回到刚才的位置，抱着石碑，好像这就可以安心站在那儿，站到天黑。

这一次仿佛很有希望，那仿纸贴板正以后，干的地方留出来，现出

碑文的字样子。

“能刷黑墨啦！”我叫着，好像我们马上就可以有整本整本的大字帖，“二哥，一本大字帖不是卖联银票三百多块吗？”

“谁告诉你？五百块好不好？”

“他那本小字帖……小辫子那本，不是三百多块吗？”

“一斤大粪卖到五块钱啦？”汤瞎子也插进嘴来，我们扭过头去不理他。

“五块钱合多少？五个五，五四二十，合现大洋七毛！”他数着指头，跟他自己算账，“七毛，五七三十五，三吊五百钱咧！放在光绪年间，一个大子儿俩肉包子，哪里讲理去，他奶奶个孙孙的！”他用握过粪勺头的手，捏一块鸡蛋皮儿送进口里。仿佛想到光绪年间那样盛世年月，要赶紧吃点什么才成。他把帽壳送过来，让我们吃。那里面最大的一块五花肉，白白的，像从尸首上割下来的，瞧着就想嘞。

把盛黑墨汁的小瓶拿给二哥，巴不得他快点儿动手涂。

天上那些像烂棉花一样的脏云已经走净，天空蓝得水汪汪的，松林里一团团的阳光。汤瞎子就解开当作腰带的洋面口袋，把破袄脱下，歪在坟坡上捉虱子。他那个瘦嶙嶙的赤膊像蒙上一层豆腐皮，皱纹密密的，上面抓出些白条痕子。

“就只有那个大荒年——从没有过。也不知饿死多少人！”

二哥涂着黑墨，望汤瞎子一眼，笑着道：“又是光绪年间？”

“你别笑，小先生，那是真的。”他抓着后脊梁，“到处可都是饿死的，尸首上，肉都让人旋走了，只剩个鸡巴。”

我抵抵二哥，缩着肩膀偷笑。

“你听他的！——瞎说八道。”

老头子扭转过脑袋，用那只好眼瞪着我们：“喂，不信！妞儿们像你们这么大，都杀掉吃了，还不信呢！小小子，有的还留着传种就是

了。”

“你是小小子啊？”我觉得说他是个小小子很可笑，就笑得前仰后合的。这时二哥正涂着黑墨，纸上的白字是有了，就只是不是石碑上的字体。像化冻的冰琉璃，比原来的笔画瘦掉一套。“怎不像呢？”我说。

二哥甩过笔来，冲着我额盖上抹了一下：“臭嘴，你就不能说点儿好听的！”

“你才臭嘴！”我抹着额盖，想把指头上的黑墨反抹他一下。但我挨过去，抹到老头子的瘦颧骨上。要是从他瞎的这一边哪怕挥起大龙刀砍他，他都不知道是死在哪个手里呢。

“黑墨不要糟蹋呀！圣人的。”他抹擦着，发现那是黑墨，就用舌头去舔，“运数，那样大的荒年！打从盘古开天地，没有过。运数！遭劫遭难，都是运数走的。”

“你怎没有饿死呢？”

“他有大粪吃。”二哥说。我发现二哥在吃什么，好像吃桑葚，嘴唇乌黑的，石碑上那张仿纸没了。他把那张仿纸吃掉了，重又到石碑前面裁纸去。

“你怎么不会饿死呢？”我问他。他一定吃掉不少的死尸，也许吃了他自己的闺女，瞒着不肯说。他现在忙着吃他破袄领子上的虱子。

“你怎么没有饿死嘛！”我喊着。

“我啊？”他抬起头望着我，脸上的肉扭在一边。那一口又长又稀的老黄牙带着血，真像吃死尸的。他指指身子下面坐着的坟坡：“不是这位史大善人放赈，不知要饿死多少啦！还有我这个苦老头？”

我瞧着身底下面坐的这坟，顺坡子望上去。这样大的坟堆，或许要拖上一百挂牛车的土才得堆上这样大。做什么呢？死人埋在下面一定很闷很闷。

二哥又开始往石碑贴上第三张仿纸。现在就是揭下来一张就是字帖，揭下来一张就是字帖，不一定比汤瞎子说明他怎么没有饿死更能惹起人兴头。

“那管子，史大善人放赈。”汤瞎子把一只胳膊伸进袄袖子里，往回一抽，把袖子翻了过来。

“什么叫放赈嘛！”

“就是喽！”他说，“放赈都不懂，还是小先生！放粮啦，懂吧？”

“放粮是什么嘛？你才不懂。”我抓起一把土撒他，“你懂得我们要做什么吗？”

老头子扑扑身上的土：“放粮也不懂？放豆饼——打油的豆饼！”

“放豆饼下肥啊？”我觉得很可笑，他乱扯。“史大善人开油坊？”

“豆饼是朝廷上的，懂吗？朝廷信得过史大善人，就请他包赈，懂吗？”

“朝廷上哪来那许多豆饼？朝廷开油坊啊？”

“朝廷开什么油坊！”臭老头把破袄胳肢窝儿那里送到口里去咬，就像是鼻子埋在被窝里说话，“史大善人说的，光绪皇上亲到西天王母娘娘那儿请来的啦！豆饼上还洒上仙水，吃了可经饿着。”

“屁的光绪皇上！他能到天上去啊？”

“嘿，别瞎说！”老头子脸色忽然变了，“皇上也是随便说着玩儿的？”

“怕什么！他有多高的梯子？”

“别不懂事儿，小先生！哪有念书人不尊敬皇上的？”

再没有比挨你瞧不上眼的人数说更叫人无趣的了。我抓过他身旁的粪勺，往石碑上拼命价敲打，好让他着急，怕粪勺柄子打断掉。

“别打人家的石碑呀，史大善人的！”他伸手来抓粪勺。但没有意思非要夺回去不可，只想阻止我不要再敲打，我使用粪勺去刮石碑底端那些干绿苔。

这一次二哥放刁了，他让仿纸上显出字迹以后，用大笔沾着墨，一笔一笔去描那些没字的地方。那可很累人，我瞧了一会都觉着手脖儿酸。

瞎老头停下手来，瞧着二哥发愣。“我懂啦！我懂啦！”他嚷着，显得兴高采烈的，“我懂得啦！……”

“你懂得那叫什么？”粪勺刮在凹进去的字上，咯瞪瞪咯瞪瞪地颤跳。

“我懂得！我懂得！”他固执地唧唧咕咕跟自己说。重又伛偻着背，捉他的虱子。

“行善落善报，不假呀。史大善人救活多少性命！无其数……放过赈，他史家一下子就发旺了，懂吗？”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那只独眼好似埋怨我怎都连这个也不懂，“做了好事哪有不发财的！”

“你怎么不也去放赈？又不要你自个儿出豆饼！”

我望着二哥，已经描出四个大字。那张纸正好足足容下二十个字。

“你不要刮成么？刮得人周身起鸡皮疙瘩。”二哥停下笔，看了汤瞎子一眼，冲着我丢个白眼，“没出息！”

“你才没出息，偏要刮！”我就用劲刮那干绿苔，恨那声音不够大。反正那字帖费他那么大的精神，做成了也没有我的一份儿。

“汤瞎子，”我喊得很亲，故意气气二哥，“史大善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善人善人嘛，敢情是好人。”

“怎不叫史大好人呢？”善人一定不跟好人一样，我想。

“是啊，叫史大善人。”他用先前那个法子，把翻过来的袖筒翻正

了，又去翻另一只，“善人是善人，善人可没得到善终；到头来寻无常了。”

“什么寻无常嘛！”

“一根绳子挂到梁头上，吊死啦！”

“上吊疼不疼？”我问。

“那大片家私，什么福不够享的？当了年把和尚才上的吊，也不知怎么落到那个结局。”他擤了一大把鼻涕在蒲鞋头上。

“当过和尚再上吊，是不是就不疼啦？”要不，怎么刀子钝了，人家就说：这刀，杀老和尚不淌血的？

“傻蛋！”二哥又插嘴骂人。

“怎么他要上吊呢？”我用那粪勺刨土，存心想把土溅点儿到二哥鞋壳儿里。

“他干么上吊？”我问。

“说是……”汤瞎子扬起头来想，眼睛眨上好久，“说是他家从前有个丫头，史大善人要收她做小房，那丫头命薄福浅，上吊死了。死了就死了罢，到了阴间才又后悔，又来勾引史大善人，想到阴间去做夫妻，见天附在史大善人身上。史大善人给缠急了，出家做和尚去了。”

“那个丫头是吊死鬼不是？”

“到底还是把史大善人勾引去了，那个不要脸的丫头！”

“变成吊死鬼来勾引史大善人的是不是？”

他咂咂嘴，好像光吃衬上的虱子还不解馋，又想起身边的毡帽壳儿，打里头捏一块好像是面筋泡一类的东西送进嘴里。“史大善人三个老婆啦！修德的。”

“汤瞎子你有几个老婆？”

不知为什么，我忽然觉得他要是老婆，是件顶可笑的事。

“前世，我有五个，算命先生算的。”他竖出五个指头，一个个数着看，仿佛他前世的五个老婆变成这五个指头了，今世还能认出哪个指头就是哪个老婆。他说：“这辈子得折一折，命里没有了。”

“讨小老婆的，没一个好东西！”二哥照着地上狠狠吐了口唾沫。

他望着汤瞎子，希望他能找出理儿来说，讨小老婆的也有的是好东西。

那嘴里的面筋泡还不肯轻易咽下去，老是嚼。好像老是嚼老是嚼，能把一个面筋泡嚼成三个。

“你听见没有，我二哥说的？”我伏他耳朵上嚷，似乎他的耳朵也应该聋一个才对。

他把棉袄披上，一面穿袖子，一面歪着脸，用他那只独眼凑近就要描成的字帖上，一瞅就瞅了半天。

“你也认得？”二哥闪过身子让他看，瞪着他。他望望二哥，迟钝地退开了。

“讨小老婆是不是好东西？你不说，我就不给你粪勺。”

老头子好像晒了一阵太阳，晒得很舒坦，连一句话也懒得说了。只把一只手朝我伸着，表示他要回他的粪勺。

“是不是坏蛋才树石碑？”我逼着他问。

汤老头拍拍屁股，似乎宁可不要粪勺了，也不想再说什么。然后他垂下手去，彳亍到石碑前面，蹲下来，很像要给史大善人磕几个头似的。他却是动手去收拾那些烧化的锡箔，装进他勒腰的破洋面口袋里，说那个可以卖给收金银灰的，去化锡。

二哥总算描成了一张字帖，还不肯立刻揭下来，怕揭坏。

不管是刷的，捶的，还是描的，那总是一张挺像字帖的字帖了。那上面的二十个字是：

济贫敦邻  
肠仁义道  
迓乡党扬  
波慈悲佛  
假年痛失

看不懂，什么人都看不懂的。也不像“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那样读得顺口儿。有的字我连认都不认得。

刻这些字在上面做什么用的呢？是不是专门留给人去捶字帖的？

忽然庄子里有人喊呼，一定是大伙计在找我们。我有点胆怵了。要是能捶出一本字帖，也许我们就能马上理直气壮地应他一声。

远远望过去，家后嫩绿的桑园那儿，有几个小孩子提着筐子跑。只见大伙计扬着大鞭跟在后连追。那大鞭对着空中每挥一下，总要停一刻，我们才能听见“ㄅㄩˋ（台湾注音，bià）——”的一声。

“怎么办？有人偷我们桑叶啦！”

把汤瞎子的粪勺狠狠丢掉，我望着二哥，心里冷冷的。

一九五八·三·一·凤山

## 余烬

一个被反复说烂的故事，一直都没有说完就算了，居然没有谁再追问下去。

当初那一把火，确是把他们哥儿俩合伙苦了多少年的家私统给烧光了。瘸大爷那副双拐，瞎老三那根引路的竹竿儿，平时都是不离手的，也都没能带出来，算是只逃出两个光杆儿，惨是真够惨的。不过若不是靠着瞎老三有一双好腿脚，背着失去双拐就寸步难行的瘸大爷；或者若不是瘸大爷那一双好眼睛指点引路，他们俩不管哪一个都别想单独从那座小楼上的火窟里逃出来。

然而听故事的人多少总有些残忍，故事听到此处，只觉得这两个都是不大被人瞧得起的残废，在那样紧急关头，居然也有这一手绝招，着实难为他们了，就没有谁再去关心以后的日子他哥俩儿该怎么打发。

这一场火真是够瞧的：火势很猛，一下子就是好几家店面卷进去，救火队赶来时，业已烧去了三两家。水龙头喷上去几丈高，噗噗啦啦打在房子上，迸着水花，水淋淋的瓦片给打得乱飞，火窟里就像乱枪一样乒乒乓乓地爆炸，漫天都是黑烟和白烟，和流窜的火蝗子。

幸好后街有条河，救火队黑漆的水斗子排成一条龙。然而就是那样，火势还是压不住。

人们日常生活里尽管一天也离不开火，一点也不稀罕了。可是失起火来，总还是被唤起根性里从古代流传下来的那种敬畏和恐惧，以及没有烧到自家头上来的那种兴味。火场四周，救火的少，观火的多。这一对残废从火窟里好不容易脱逃出来，顶头就给这些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墙阻住了。这哥儿俩的身上，一处又一处冒着烟，浑身又像刚打河里爬上来，一路淋淋漓漓地滴着水。

“光了！这下子……啥还不光？都光他个孙子……”

瞎老三又惊又累，直喘粗气，一面挑大了嗓门儿不住地喳呼。仿佛这样气急败坏夸张地瞎喊，瘸子就会告诉他，别这么着，这火烧不起来的。瘸子却像死人一样，趴在他背上一声也不响。没有眼睛的人，就苦在不知道这火到底烧有多厉害。

火起时，瘸大爷还歪在铺上歇午打盹儿。瞎子眼睛不中用，鼻子可比谁都灵活，第一个就嗅到那股子烟臭，楼下果然就有谁喊呼着：“失火喽！”嘴说不及，火舌便打外面舔进临街的窗子里，一股扑脸的热风。瞎老三就知道情形不妙了。刚才上楼来，为的是忽然想起昨天晚上上澡堂之前，瘸大爷把刚又存放了五十大洋的永祥钱庄折子交给他。当时接下来，倒是谨慎小心地装进衬褂脸前的小口袋里，谁知洗过澡，就忘了打换下的衬褂里掏出来，幸而这件衬褂还塞在铺头上，小学徒一上午忙里忙外没空儿拿下来洗。谁又知道从澡堂回来夹着那一抱衣裳有没把钱折无意地滑掉了呢？就连忙爬上楼来看看——当然不是用眼睛看看了。还好，钱折找着了。瞎老三正坐下来算计着，算他们存放在永祥钱庄里，连本带利究竟多少了。没等算计完，这就出了事儿，忙把折子往怀里一揣，掉过头来就冲着瘸子喝：

“不得了咧，起火啦！”

瘸大爷猛醒过来，一翻身便跌倒在楼板上，跌得可不轻。可尽管膝盖骨痛得直冒汗，一见满屋子都是烟，临街的窗户又已进了火，就算是把这条好腿也跌折了，也顾不得那许多了。

“坏事儿啦！伙计！”瘸大爷滚着爬着抢过来，一把抱住瞎老三两条腿，就攀着往上爬。他这一声尖叫，似乎把火势一下子又鼓得更大了。

“我的竿儿咧！我的竿儿咧！”瞎老三急得团团转儿，找他那根引路的竹竿儿，忙着就想抢下楼去。

经这一提醒，瘸大爷才想起他的双拐。可不是挂在那边铺头上么？火头已经打那上面的檐缝里钻进来，椽子上也着了火，他可不敢爬过去。又唯恐瞎老三一走，丢下他困在小楼儿上，不等烧上身，也叫烟气熏死了，便死抓住瞎子，再也不放手。那根引路的竹竿儿可正靠近他手边儿，一狠心，便抓过来漫着窗口丢出去，逼得瞎子反过来求着他带路。

这哥儿俩纠缠在一起，就由瞎老三背起瘸子抢着下楼了。

“往左，往左……”瘸大爷嘶喊着。偏偏瞎子给一股浓烟呛糊涂了，辨不清方向。“往右偏！往右偏！要命！”他得一面喊呼，一面把瞎老三的耳朵往左拽，或是往右拽。

楼梯的扶手已经在冒烟。“靠墙走，慢慢儿地下楼梯！千万不能再往左靠啦，伙计！”

瞎老三也能感觉到，左半个身上都是热的。“光了，这下子啥都光了……”就因为不甘心绝望，才老是这么喳呼。他哪里知道，当顶一片天花板正带着火苗朝下塌，再迟一步可就把他哥俩活生生给埋进去。塌是塌在两人的背后，扇起一股子热风，险些儿也就把瞎三吓倒了。

“别慌，一步步下……”瘸大爷光叫别人不要慌，自己浑身在哆嗦，压得瞎子也抖得站不稳脚步。

楼梯拐弯儿地方，迎面那一面木板子墙壁可像致敬似的冲着他俩倾下腰来。板壁背后涌进一股子白烟，三四条火舌争着舔进来。“快快，赶快往左转，抢两步！”有眼睛的急得直扭没眼睛的两只耳朵，烟气把两个人塞死了，一声连一声地咳嗽。左邻右舍一片嘶叫，楼上楼下又是一片迸炸折裂，和火的呼啸。平时他哥俩上下虽然不方便，可是从来也没有觉得楼梯像今天这么长，似乎这是从天梯上往下下。两个残废恨不能合并做一个人；一个恨不能那双好腿脚长在自己下半身，一个恨不能那双好眼睛生在自己额头上。恨尽管恨，不能还是不能。

接着又是一块板壁往下塌，拦住了哥儿俩，它倒又一时下不了决心是否要扎扎实实倒下来。密密的小火舌儿给板壁周围边边儿上镶了一圈狗牙花边。瘸大爷害怕冲过去，会烧上身，瞎子可急得只管乱跺脚。

“冲过去——暖，不行！”

没有腿的叫喊了一声，又急忙勒住座骑似的扣紧了瞎老三的脖儿颈。“还是稍稍等一下吧。”他说。想干脆等这块板壁死心塌地地倒下来，再从上面闯过去，免得给压到底下烧个老实的。

瞎老三沉不住气，急得直打转儿。最后瘸子还是狠一狠心，吩咐瞎座骑打这块燃烧的板壁底下闯过来，火炭儿可就要撒落满身了。要不因

为下一段儿楼梯也眼看往上冒烟，瘸大爷可还得犹疑一下子。

楼下店堂里，前门后门统给浓烟堵死了，分不清哪边先起的火。头顶上，楼板一条条裹着火往下掉落。看店的小伙计没影儿了，架子上一捆捆的火纸，一封封的蜡烛，烧得正热闹着。

“完了！店是完了！”

瘸大爷绝望地捂着瞎子脑袋，好像火是瞎子放的。热烟几乎把人给逼死了。

“往这边转，快忙走前面店门！”瘸子撕扯瞎老三的嘴巴子，往店门那个方向支使。那也是碰碰运气。

“你还是把账本抢出来吧。”瞎子不甘心这就闯出去。

“逃命，你这个财迷心窍的！”

店门门上槛已经垮下一块，再迟就怕钻不出去。“门歪哪，伙计！”瘸大爷喊岔了声。顶面就给射过来的水龙打得站不住脚，哥俩儿跌到地上，跌散了伙儿。

经过冷水一浇，瘸大爷倒是清醒了不少，这才想到真得把账本儿抢出来。不的话，精着屁股逃出去，往后怎么办？好歹有本账本儿，总能收些账上来，亏他瞎老三性命交关的节骨眼儿里还想到这些身外之物。

瘸大爷便在地上滚爬着往账桌儿那边拼命，地上净是些冒烟着火的杠子板子，墙角儿的一排囤折座也一层层烧断了，那里面的绿豆、小米儿、红小豆，统像淌水似的崩崩炸炸往外流。红烛融化了，满货架子上流着鲜红鲜红的血，“血本儿哟！烧的是血本儿！”瘸大爷也无心恋栈这些个，幸而账桌儿还没碰上火，只是一块橱门斜倒在那上面。

谢天谢地，陈账新账两本让他抢到手。这还要爬回去，不能握在手里，满地上都让水龙浇成小河。就把两本账本儿卷了卷，塞进后领口儿里。

哥儿俩总算逃了出来。一路上，瞎老三不住嚷嚷着：“光了，这一下还不什么都光了？他娘的，光了……”从他知道救火队已经赶了来，多少总有了点儿希望。这么样的穷喳喳，就会把瘸子弄烦了，转过来纠

正他：“瞎喊个什么劲儿？哪儿就烧光啦？你图点儿吉祥好不？伙计！”

可这死瘸子一直都像是压根儿没听到他喊呼什么。瞎老三心里就愈沉，一如背上的瘸子愈来愈使他觉得沉，再也驮他不动。

逃出火场，满街上一条又一条尽是大蟒一般的帆布水管。大家不是光顾着救火，就是光顾着看火，没有谁过来帮他们一下，由着这一对残废跌跌绊绊地那儿挣命。瞎子背瘸子，是个稀罕景儿，带着小学生做游戏的味道。逗得一些闲人觉着失火已经够热闹，又添上这么个新鲜的玩意儿，真是拎着棍子也找不到这个见识。

对街斜吊角儿里，是一座灰扑扑的城隍庙。瞎老三哪一天出过这么大的力气来着？算是硬撑着挨到庙门前，把瘸子卸到门口的石台儿上，喘得平不下气来。

“娘的，你可把人累死了，少一条腿也还这么沉！”

“别怨了，伙计！逃出命来，还不算是洪福齐天！”

瘸大爷赤着袜底儿。掉一只鞋，在他可就等于掉了一双鞋。

“你看吧。”瘸子褪下贴在脚上的湿袜子，一面甩着，“洋袜子也烧上个窟窿眼儿咧，又给水龙管儿浇湿个孙子了，真他娘的水火无情。”

瞎老三还在直喘着粗气，抹着汗，一双深陷的眼皮急切地眨巴着。

“怎么样了？火可下去了点儿？”

“下去？净冒白烟儿，不上来就算皇恩浩荡。”

“冒白烟儿？我日他娘！”瞎子顿着脚，“救火队是吃饭嗲？救这大半天了，还冒白烟儿？”

“歪好也给我留下那副双拐，还能走能动的。这可好了，寸步难行。别妄想什么了，伙计。”

滑到裤腰里的那两本账簿，梗得不舒服，这才瘸子想起，手从褂襟儿里伸进去，勾到背后把卷成卷儿的账本扯出来。

“对了，老三。”瘸大爷扶着门旁的石狮子挣着站起来，可是看了看手里的账本儿又迟疑了。

瞎老三还在等他的话。“你手里抓的啥玩意儿？”不知道他是凭着鼻子还是耳朵觉察出来的。瘸子一慌，忙把账本避到背后藏着。凭这两本账簿，少说也收得上五六百现钱，抵得上永祥钱庄存放的现洋。

“对了，老三。”瘸大爷一下子想到永祥钱庄，就喜上眉梢，“总算钱折还在你身上，还有……”说着把避在背后的账本捧出来，可是不得又打个顿儿。

“啥的钱折？”瞎子立时像个木头人，愣在那儿。

“不是昨晚上还给你的，亲手装进你贴身荷包儿里头了？”

瞎子似乎这才想起来，突然一阵子生了疯似的，慌忙地里里外外翻起那一身湿衣裳，手插进怀里摸来摸去。

“还啥的荷包儿？哪儿还有荷包儿？真他娘的，早不，晚不，单巧昨晚上上澡堂子……”

“怎么说？”瘸大爷的眼睛都直了。

“这……他娘的，不是神差鬼使么？早不上澡堂，晚不上澡堂，这这……这……”瞎子急得撕着衣服直结巴。仿佛虽然明知完了，还不甘心浑身拍拍打打地摸弄。“我……我说瘸子，这一下子把咱们哥儿俩烧得干干净净了。”

这使瘸大爷绝望得直发抖，一只腿站着吃力，就又坐下来。他那只腿是齐根断掉的，整个空空的裤筒儿折叠起来掖在腰里，看来很像中山装上的大口袋，正好也是那样的位置。只是经过瞎老三背他背上这许久，自己又在店堂的地上爬上一阵子，整个裤筒儿全都从腰里揉搓掉下了，拖在地上又湿又脏。若是面前有盆水，他可以不用脱掉裤子便能洗净它。

“这可是寡妇死了儿……”心里顶上来这么一句疙瘩话，也没有那个兴头说出口儿了。

“再仔细找找看呢？要不，我来帮你找找。”瘸子脸色煞白得像张纸

儿，一星星的妄想还在他心里闪烁着。有眼睛的人总是信不过没有眼睛的人。

“还找个屁！”

瞎老三好像是害怕瘸子这就动手脱他裤子似的，慌忙往后退了退，可忽又跳起来：“你瞧我这个记性……”

瘸大爷心里那一星星妄想，忽然之间重又迸亮了，摇摇晃晃扶着石狮子站起来。“在身上？伙计？”

“我只说，我那根竿儿日夜不离手的呗。”

“塞在竿儿里啦！”瘸子不由得一条腿往前纵了纵，眼睛珠子瞪得就要掉出了眶子，“你哪里不好塞来，单往你那根鸟玩意儿塞，塞得好哇！”

瘸子这么埋怨着，可是只他心里有数儿，正当十二万分危机的那个当口儿，那根宝贝竿儿被他轻轻悄悄漫着楼窗扔出去了。六百三的钱折，就那么轻轻悄悄儿丢掉了，一阵子又悔又恨。为人不能存心不良呀，真想赶回去跳火坑得了。

“事到如今，还他娘的怨个啥！”瞎子似还害怕瘸子跟过来脱他裤子似的，又往后退了退。

“早知道，昨晚上不交给你了；只说你没眼睛，心细点儿。”

“别放他娘的马后炮，要有本事未卜先知，说啥也把那根竿儿带出来了。”

“你真推得干净。”

瘸大爷重又坐下来，捧着脑袋愈想愈懊恼。

“谁料得到来？早知道要尿炕，熬着一夜不困觉咧。”瞎老三伸着一双手，往前试着脚步挪动。手触到一团儿挺湿的头发，便傍着瘸子坐下来。石台儿可冰凉。“命里注定的，别懊恼了。”摸索到瘸大爷的肩膀，轻轻拍着说：“想办法到永祥去打听下子呗，虽说折子丢了，他钱庄里总有账，拼着赖个几成，总不至于不认账呗。”

“靠不住，开钱庄的哪个不是刻薄鬼！他要是不认账，你咬他老鸟！”

瘸大爷摸着脑袋，眼睛瞪往斜对街的火场，心里就决定独吞怀揣着的这两本账簿了。这把火一烧，哥儿俩不拆伙也不行。然后慢慢儿收点账上来，店是一时开不起了，只好摆个小摊儿慢慢儿熬着再说罢。可是心里老是嘀嘀咕咕丢不下那根竿儿，一阵子恨起来，咚咚地捶起脑袋。漫着街窗扔出去，八成落到街心。火烧得怎么大，总也烧不到地面上。似乎还有点指望。这就去找吗？要真要找，就得现在去，可又怎么跟瞎子张这个口？那玩意儿怎么就会掉到楼窗外啦？这话跟瞎子张不开口，不能直说。那边火势虽已渐渐下去了，他哥儿俩现在若想闯过去，也万万做不得，白去碍手碍脚的，救火队一定也不准他们挨近去。只盼着没人瞧得起那根三尺来长的竹竿儿，火下去了，街心净是碎砖碎瓦的，扒扒找找，可不是找得到吗——这都是如意算盘。果若真的找得到，他心里冲着背后的城隍老爷发誓允愿，要独吞，就不是人揍的。就是怀里揣的这两本儿账簿，二一添作五，两人平半儿分账也不含糊。这是允的愿，但看城隍爷公道不公道，显灵不显灵。

“也真怨我。”瞎老三的脑袋埋在膝盖里，“单巧昨晚上神差鬼使的去上澡堂子。”

“也忘记交给我放着了。”

“也想着交给你，一寻思，折腾来折腾去的，干脆，老法子，塞到竹竿儿里头吧，向来不都是那么办的？他娘的，事到如今还说啥？”

瞎老三那根引路的竹竿儿，使用也有六七年了，竿头上带着个小机关，拨开一旁那颗暗榫，莫说是小小的账折子，另外再塞进十张二十张钞票也不费劲儿。

“只怨你呗，”瘸大爷冷冷地说，“早你怎么不说呢？你这个糊涂虫。早你要说了，拼着火烧到眼眉毛，我也把竹竿儿抢出来了。”

“说你黏头嘛，死讲你娘的黏理儿！谁还愿意不听响儿就把六百三十块大洋送掉吗？”

“命根子，伙计！连命根子也不放心上，你说你还有个鸟用？”

“先别怨啦；要怨，也怨你，那个节骨眼儿里，怎么你也不提醒我咧？”

“喝，伙计，你倒反磕一耙了。”

“那你娘的就别再怨天怨地了呗，谁还愿意让它白烧掉？混球儿心里才舒坦！”

“舅子心里才舒坦！”

瘸子心里祷告的还是那根装着六百三十块钱存折的竹竿儿，一线希望，但愿那些趁火打劫的闲家伙压根儿也瞧不上一根三尺来长不打眼儿的竹竿子，但愿压根儿就给碎砖碎瓦盖住了。那样的话，连收上来的账凑合起一吊多的现洋，哥儿俩伙着重新再把生意拾起，谁敢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要不抢出两本账簿；要不抢着把那根儿竹竿扔出窗口，强似留在里面一伙儿烧掉；要不是他指使着瞎老三左转右转，前走后退，喂，还剩下个鸟？小命儿也保不住了。

“叫你把账本儿抢出来吧，嘿，你是有眼睛的人，这话，我他娘的也不多说了，别又说我怨你咧。”

瞎老三闷了半天，可也找出这个回敬的借口。瘸子给他这一顶，心虚地愣瞪着眼睛，半晌不知道该怎么回嘴。

“事情过去了，说也是白说，怨也是白怨。”瞎子显出不知有多宽宏大量，“话又说回来，如若账本抢出来，好歹收上几百块钱现钱，总还他娘的……这也是白懊恼咧！事到如今，人家就是存心赖账，你又凭啥去讨债？俺？总算他娘的倒霉倒到底儿咧，白说白怨白懊恼，有个鸟用？”

瘸大爷被揭短揭得冒了火：“横直啊——也不知道是我陪着你倒霉，还是你瞎子陪着我倒霉就是了。”

“瞎，有一个走好运，也把另一个带上了；别美得像个潘金莲儿，尿泡儿尿，照照你那副皱相呗！”

瘸大爷火了：“就怕那个没长眼睛的，尿里照出个猪八戒，还当自己是仙女下凡来。”

“你神气个啥！有能耐，一条腿儿打楼上往下跳呗。娘的，别装熊，硬叫爷背你下来。”

“好啊，老天！有本事，干么自个儿不瞎摸着出来？伙计，不是爷领路，早烧成这么一点儿长了。”瘸大爷用手比画着。

这哥儿俩你揭短我，我揭短你，伸着脖子吵嘴，谁也不相信他俩刚从生死关头里合伙儿逃出火窟。

火是下去了。傍晚那种灰暗落寞的天色，仿佛是被这场大火熏燎成那个样子。戴着梧桐瓢儿黑盔的救火队，拖着水龙头，也拖着一身的困乏和狼狈走了，像灰心丧气的一小群败兵。

城隍庙门口的石阶上，左右遭火的街坊们抢出的不成钱的破烂，都架在这儿。唯独顶嘴的这哥儿俩，看上去连这些不成钱的破烂也没有抢出一点点。

“别尽在这儿拌嘴了，伙计，给人瞧着当笑话。”瘸大爷不一定是个大胸襟的人，心里念念不忘的倒是那根竿儿，“正经的，咱们俩还是回去瞧瞧，看看还落下点儿什么。”

“还落他娘的鸟毛灰！”

“你不去，就留这儿瞎等吧！爷们儿也犯不着求人。”

其实凭他一条腿，他能往哪儿走？虽只三四百步，离了双拐，那就只有滚着爬着回去。若是过街这么近，或许还能凭着一条独腿磕过去。

天黑得很快，说黑就黑了。四处炊烟齐往弯曲的街里漫进来，掺和着晚雾，小城里的黄昏总是这样暧昧。这辰光，就惹得做娘的想起撒野的孩子，拎着冒烟的剔火棍到处吆呼：“拴住儿——噯！”“招弟儿——噯！”都是有关子嗣的小名儿。那腔调也是小城里特有的晚歌。“还不家来供五脏庙！”那么咒骂着。

瞎老三虽是没有眼睛的残废，凭鼻子和耳朵，也知道天有多早晚了。无家可归的凄惶，重重压在落难之人的心上。但他总没有瘸大爷更焦灼；那些拴住儿，招弟儿，尽管做娘的叫哑了嗓子，可都充耳不闻，大约全都聚在那边火场留下的废墟里，喊呀笑的不知有多乐，平常可真

找不到这么新鲜的游乐场。那根竹竿儿就真靠不住要给孩子们捡去当马骑了。六百多块大洋，一根不打眼的竹竿儿。哪个孩子如若捡给他，真肯买匹真马给他骑。一匹大骚马也不过百十来块钱罢。

“我可没闲工夫跟你瞎吵。”两个人不合辙时，瘸大爷总是满口夹着些“瞎”字，“就说不回去看看，就说这把火烧得什么也没落下，永祥庄那边总得赶紧去挂个失吧？”

“烧都烧光了，又不是丢掉，还挂它娘的什么失！”

“照你这么说，咱们那点积蓄就黄了不成？”

“他永祥钱庄刻薄成家，谁不知道的？”

“难道他赖！”

“日他娘的不用赖，没折子，你还凭的啥？打官司你也别想打得上。”

天哪，瘸大爷心也要急得冒出来了，不由得暗自叫苦。“横竖，这么着了；咱哥俩还是先回去瞧瞧。”为那根塞着六百多块的现洋的竹竿儿，瘸子不能不迁就点儿，“来吧，伙计，还是劳你驮一趟，不定店里剩点杂粮什么的，弄点儿来，借个锅灶炖粥，歪好把今晚这个肚子打发过去，明天再说明天话……”

“沉得像头肥猪，爷可驮不动了。”

“好歹这是你我哥儿俩的事，难不成光为我瘸子一个么？”

瞎老三眨巴着眼睛，谁知他打什么主意。

“来吧伙计，要走赶紧点儿。说不定剩点什么，让些趁火打劫的家伙抢先一步收拾光了。”

说着就硬往瞎老三的背上爬，仿佛那是一匹很不驯的牲口，只剩没冲他尥蹶子。爬虽爬了上去，瞎子自觉简直成了一条小毛驴儿，真不甘就那么顺从，要走不走的。他要是真的打定主意，瘸大爷可还不能像骑在牲口背上那样地照屁股上抽他两鞭子——手上也没鞭子。

“伙计，还有啥扭的？走不走，总是压在你身子。好歹到了地头，你找根棍儿，我找根撑子，凑合着就不用劳累你了。”

“敢情你舒坦，”瞎老三倒是挪动了，“算爷扛一口死猪罢。”

只要瞎老三肯背他回去，死猪死狗都没什么，找不到那根宝贝竹竿儿，总算死了心。不过瘸子心里盘算着，若是找得到，跟不跟他瞎子平半儿分？皇天在上，后土在下，为人不能做亏心事，若是找得到，不光是钱折，塞在自己背后的这两本账簿也拿出来，合起来重拾起生意也罢，分开了各奔东西也罢，落得个心安理得。城隍爷你多保佑，别弄得找不到宝贝竹竿儿，逼得我把两本账簿独吞了，丧尽天良的。瘸子使用这个跟城隍爷讨价，略微带着点威胁。

“快了，只剩五十六步了。”他安慰着累得呼呼儿直喘的瞎老三，“噯，对了，往左弯一点儿，当心有个水洼儿。”

其实少说有两百步那么远。

远远望去，那些叫作拴住儿、招弟兄的孩子，可不正在那些残破的墙框子里穿进穿出地追着打闹么？瘸子心里一劲儿凉。瞎老三的后脑勺儿老把他的视线给挡住，忙得他左右探着脑袋去张望。

仿佛那些打闹正酣的孩子，每人手上都持着根棍子耍。但愿那些做娘的别缴他们械，收回去当作剔火棍。

“他娘的，你老实点儿。”瞎子耐不住他这么一左一右探头探脑地张望，“你瞧你舒坦的劲儿，游花看景儿啦！恼起爷来，我把你横在这儿。”

瘸大爷没心肠管他的座骑怎么叫唤，一眼就发现他这片烧剩个黑洞的店门前，在那些倾塌的瓦砾中间，露出尺把长蜡黄蜡黄的竹竿梢儿，简直等不得赶到跟前就要从瞎老三的背上滑下来，也忘掉指点瞎子怎么走，差点就绊倒在破砖破瓦的堆子里。

一支三尺来长、面轴儿那么粗细的竹竿儿，靠上端有一截儿木头把手可以拧开，里面空心儿，二十文一枚的铜元装得进一吊钱，瞎老三除掉贴身的荷包，身上不管哪里也不敢装值钱的玩意，尽都装在这里面。

瘸大爷从瞎子背上滑下来，跌跌爬爬地忙着抢过去。“伙计，竹竿儿可不就在这儿！我说没错儿吧……”真像掉进大河里正当垂死挣命，忽然抓住了什么似的，瘸子一把揩住这支竹竿露在外面的一端，狠劲儿往外拖。“我就说，咱们得赶紧回来瞧瞧，你就不信邪，还扭着。你瞧，这一下咱们可就有救了……”

瘸子急促地想着，总亏我漫着窗子丢出来了，连同抢出来的两本账簿，可都是我的功劳。我若独吞了，你瞎老三可一点不知情。一回头，却见瞎老三伸直了双手往前摸路，试着跨进黑糊糊的店堂里去。

瘸子坐在烂泥窝里，动手去拧那竹竿儿上旋木把手。竹竿儿给水龙头浇湿了，旋木把手见水就胀，又紧又涩，非要很有点儿手劲才拧得开，偏偏心里喜极慌极，手底下用不上力气。

一时孩子们围作一团，看他这样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还是拧不开，就教他用牙齿咬，或者就用砖头砸。好心的孩子找来一块挺合手的石头，硬派给他。

“滚开！滚开！”

瘸大爷耐不住这些烦扰，觉得这样受教于孩子似乎很塌台，就迁怒到这根顽强的竹竿儿身上，高高地擎起，冲着那块大砖头打下去。孩子们惊惶地四散跑开。果然这一击，把那个木把手击断。漫天尽是傍晚起飞的蝙蝠，那飞上天去的木把手跟它们不分了，天空里滚着转着，然后落到对街人家瓦棱子上。瓦房顶上生满了灰绿灰绿的瓦松，木把手落到那上头，起先倒还蹦蹦跳跳滚了一阵儿，终被瓦松中途拦住。就有那么许多不遂心的巧事儿都聚到一起了。

孩子们可真乐极了，原以为瘸大爷竖起竹竿儿要揍他们，一见这光景，可都捧着肚子笑。不过也有的很热心，忙着商量怎样替瘸大爷把它够下来。

竹竿儿里面竟然空空的啥也没有，不放心，倒过来磕了又磕，人已冷了半截子，只磕出一只翠绿的小玉坠儿。

街对面，无法无天的孩子们正在那边打墩儿叠罗汉，要上去够那个木把手。钱庄的折子虽不大，塞在木把手里还是紧紧的。但愿这折子还夹在断掉的那一截儿里。大约不会在空中飞落了；那玩意儿就像折扇一

样叠起来，若是空里飞落了，便准会一下子散开来，至少有三尺长，就像蜈蚣风筝放到天上去的那个样子，万不会掉出来，这就还有一半的奔头。

两个孩子打墩儿，一个站到另一个肩膀上，上面一个站不稳，两只腿直发抖。下面那一个又因为挺吃力，两腿也是在发抖。其余的孩子们暴躁地喊叫着：

“往上一点呀，再往左边一点个。暖，对了，用劲儿挑……”

站在上头的那个孩子正巧给屋檐遮住了视线，探到屋上的竿子盲目地胡乱戳弄着，孩子们乱喊乱叫似乎把他给弄糊涂了，分不出是左还是右；好像照镜子剔牙那么扭，老是把一前一后的位置弄颠倒。

“往下勾呀，蠢死了。对了，往下勾……”

大伙儿就不知道被屋檐遮住眼睛的那个孩子有多为难。

那个吊尽人胃口的木把手，滚滚停停的总算落到地上了。孩子们一窝蜂地抢上去，好像瘸大爷会赏他们什么似的，抢着送过来。

这时节，瘸子那颗心好似提到脖颈里头挂着了，脊梁骨儿一劲儿直冒汗。那个抢在最前面的孩子，把空心的木把手套在食指上，朝他奔过来。

瘸子可傻了，虽然不用看就已经明白那里面准是空的，可接到手里仍然认真地瞅着里面，看了又看。

瘸大爷一张脸拉得老长，拄着竹竿儿气咻咻地爬起来，东倒西歪地直往他那烧毁得不成样子的店门里扑去。两本账本儿在背后的衣衫里跟着跳动。

“我问你，”居然能一条腿勉强站了一下儿，用那竹竿儿指着瞎老三，“你想独吞是不是？折子呢！”

瞎子正蹲在地上拔鞋。

“折子？哪来的一阵子疯，又想起了折子？”

瘸大爷一只腿往前纵了纵，靠到已经烧成木炭的门框上，店里黑得差不多什么也看不见，他把竹竿儿一头戳到瞎老三手里。

“你看看这是啥玩意儿！”

“这……这不是我那根……”

“亏你还认得出！”瘸大爷龇出一口黄牙，恨不能咬他一口，“我问你，折子呢？”瞎老三发半天愣，一劲儿横来竖去地摸拭那根竹竿儿。

“古怪吧，你说，这是谁打楼上抢出来，又把里面的钱折磕走个孙子咧！”

“说的是古怪，竹竿掉在当街上，砖头瓦碴儿盖着，抽出来时，木把手可是好好儿安在上面。鬼把折子磕去了。”

“呃，老大，你怎么这样说话？”

“我怎么说？我说你吃独食了？鬼才瞧见你把折子塞到竹竿儿里！”

“他娘的，难道说我藏起来咧？要也不过这一身皮，来翻吧！”瞎老三掀起对襟褂儿抖着，又把贴身扣在脖子上的荷包拉出来给他看。

“谁知道预先藏到你哪个亲娘×里去了！”

“日你娘的别嚼舌头，火是我放的？我预先就有安排？”

左右街坊人家都打着灯笼、马灯，在火后的废墟里穿进穿出地善后，唯独这哥儿俩，一个门里一个门外地对着吵。没有谁来给他们说合。两个人都饿了，火气就更大，要是有一个不是残废，早也就动起武来了。

天色已经黑透了许久，天上一颗星也没有。对街一溜几家店铺不知为什么，上门上得这么早。左右街坊的灯笼和马灯，也都走的走，散的散。黑里似还认得出火后的门框有多黑。刺鼻的烟熏臭，漾在一场噩梦过后的哀伤里，困倦里，和绝望里，昨天这会子的那些繁闹，那些人世、安乐和饱足，消散得一点凭据也没有了。

“你不交出折子，你今夜就别想过过去。”

瘸大爷拄着两块没烧透的楼梯扶手，下了狠心非把那个六百三的钱折逼出来不可。

“你想吃独食，孙子才甘心！你不老老实实交出来，就别想熬到天亮。我可告诉你。”

“藏到皮里肉里了。有种，你就剥我的皮找吧。”

瞎老三的周身上下，他都翻过摸过了。尽管搜不出，他可认定这个刁瞎子不知把钱折藏到什么地方。他瞎子总不能要钱不要命，逼紧了总会拱手交出来。

“爷管你藏在皮里还是肉里，除非连你个小命儿也不要，你就护着吧！”

“你娘的×！我看你疼钱疼得生疯了，再不就是火把你烧疯了。不用你逼死逼活，如今万贯家产，一把火烧得精光，除非你另外偷着积蓄，你也活不下去。”

“我积蓄个鸟！”瘸子一用劲儿，左手里那根烧得半糊的棍子折断了。

“那就行，”瞎老三竹竿儿敲着地，慢慢儿摸索着挪出门来，“你心里没鬼，我心里也没鬼。这就行，反正咱俩烧得精光，都活不下去，街后头就是河，跳去。”

“好主意！”

“谁心里有病，谁有数儿。”

“敢情是。谁有心病，谁怕死。”

瘸大爷又在地上横三竖四烧散的废木料子里，摸黑挑出了一根合手的木棍，大约货架子上烧塌的横枱子。他瞎老三还不是拿狠话唬人！你唬吗？爷就跟你顶真。

“走啊，跳河去，爷就给你领路，别说话不算话。”

“孙子才含糊！”

“谁装熊谁是儿！”

两个人顶嘴顶得居然当真，一并排走着去跳河，像真的，又一点儿也不像真的。

两根临时凑合的双拐，一根高一根低，瘸大爷更瘸得加倍了。他瞎子要跳河当然要装像真的一样，舍得他藏起来的钱折子，那才活见鬼。

静寂死黑的小街，两旁人家尽皆关门合户了，好像这场火，使得深夜提前了一个时辰。

小街上，这么两个孤独的黑影，双拐和竹竿儿敲响了石板路，却敲不醒两个冥顽，两个执迷，敲不回火窟里逃生的那段情。

“反正我是没奔头了。”

“孙子才有奔头！”

瘸大爷不住地搐鼻子。走到街头上，那股子烟熏臭还黏在多毛的鼻孔里不肯散。瞎子若是真的跳河——哪有那么回事！——那就由他跳去，敢情真就是这把火把他烧糊涂，真的忘记六百三的钱折放到哪儿去了。由他跳去，活该明儿大清早，他就利利落落放心去收账；火烧得这等惨，任是多想赖账的债户也说不过去再拖了。了不起三两天，所有新债陈账可该全都收上来。那时节，嘿，就算是店铺儿开不起，摊子总也摆得出，慢慢儿再熬下去吧，有啥办法？瘸大爷不放心地摸背后两本账簿，这如今整个家业可都在这儿了。

他瞎老三是要是不肯跳下去，总也得想点子诳他跳。瘸大爷埋着头想，心里一劲儿打主意。其实瞎子真的跳不跳河，那都不妨事；他要跳，自己落得个干净，账收齐了，一个人总好打发。瞎子若只想唬唬人，成，那本钱折准定还在，不相信有眼的人，盯不住没眼的，早晚总逼得出来。

黑里，瘸子为他打的这个主意，微微地笑了。就不这么黑，也可以放心笑给瞎子看。人要是非残废不可，他觉得还是瘸腿好一些，人少了眼睛，总得多少吃点儿亏。这都是命，人，拗不过命的。

尽管天有多暗，地有多黑，街后的小河还是那么明亮；多深的漆

黑，夹在漆黑里也仍然是一条白。

河崖不怎么陡，两人滑滑擦擦地往下摸索。瘸大爷怎么想，怎么觉得可一点儿不像寻死觅活的一起去赴难，这不是儿戏吗？

“瞎子，你要说句话算句话，别临时装蒜种。”

“你要是怕死，你就是我孙子。”

瞎老三一气就抢到前头去，险些儿给一块大石头绊倒。“谁要是条汉子，谁就别老缩在后头装熊！”

“你那是说话，还是放屁？有种你就一口气窜下去，别停在那儿闲磕牙。”

“敢情是，挑着老子先下去，你他娘的好逃生？门儿也没有。”

瘸大爷灵机动了动。愈近河边，愈是满地斗大的石头，真难走，他那一对烧得半焦的代用双拐要是一下子没拄牢，一跤摔下去，不淹死也准定跌死，这他是不干的。距离河边只差两三步远，真不能大意。可是这遍地上的石头倒是给了他主意。

“看谁装熊吧，爷要是把你推下去，你可没一点辙儿。你放心，爷也没钱折可藏，活着也是讨饭，丢人现世的事儿王八才干！爷就先跳给你看。”

“只怕你没那个种。”

“我可先说下，”瘸大爷使足了恶气道，“你瞎老三儿要是跟我要调门儿，等我跳下去，你转身走了，我可变鬼不饶你。”

“谁逼着你咧！”

“好啊，你个小胆子鬼，有种跑到河边来，没种跳下去，你是人揍的么？”他可拼命地激着瞎老三。

“你他娘的有种，就别老在那儿废话。”瞎老三敲着他的烂竹竿儿，恨不能揍到瘸子脑袋瓜儿。

“后事我还没交代完，你瞎急什么劲儿！爷说句话算句话，我不先跳下去，我就是你儿。你瞎子要装孬，爷死得冤，变鬼也要来搨你。”

瞎老三一阵子冷笑。“别以为你瘸腿瘸胳膊的铁拐李，就是天下第一条好汉李元霸。”

“你瞧着好了！”

瘸大爷用他那条坏腿跪下去，放下双拐，摸黑找了一下，抱起一块脑袋大小的石头，慢慢儿地举到头顶上。

“我说伙计，咱哥儿俩今天就在这儿了。”

瘸子也并没有怎样特意地假装，不由得也就透出一丝抖抖的哭腔。

“谁叫时运走到了这一步，咱哥俩也好过一阵子，这如今也不说它了。好歹这也是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伙计，我先走一步了，水底下，我等着你老三。”

举在头顶上的那块大石头，费尽他平生的力气，掷到黑暗中泛着灰白的小河里。

砰通那么一声，动静真不算小，水花溅到瞎老三的脸上，瘸大爷更是周身全都潮湿了。天气尽管很闷燥，河水溅到人身上可还是冰凉。

泛着灰白的小河，黑里也还是辨得出一圈一圈的波浪，一波又一波地轻轻地拍打到岸边的石崖，那在瞎子听来，不知是否有一种哀伤的呜咽之感。良久良久，河面上方始平静。这么寂静的黑夜，就有浓重的死味。

瘸子在屏息等着瞎老三，尽管崎岖的石头梗着膝盖痛，也咬着牙忍，不敢动。

他盘坐的姿势很低，瞎老三透空的半身黑影可瞧得清清楚楚，愣愣的一动也不动。

附近的石缝里，有只蚰蚰冷清地叫着，带着点试探的意思。

瘸子反而有点担心瞎老三真的会一阵子想不开，跳下小河去。尽管

也只想证实一下那个钱折是否给瞎子独吞了，但果真没那回事，也就认倒霉算了，犯不着贴上一条命。就算瞎子赖着活下去，没眼睛的人，挺可怜，也挡不着他明天满街奔去讨债。他瘸大爷没有坏到见死不救的地步。

“哼哼，你怎着就那么郁，那么顶真！只当你存心呕呕我……”

透空的黑影往河边挪动了一下，瘸子心里有点急，不住祷告着：“你可也别顶了真，好死不如赖活着。”他跟自己说，只要瞎老三再稍稍地往前挪一下——要真是藏了那个钱折，六百三十块大洋，他肯轻易就舍得跳河寻短见吗——那不成，他得喊住他。

“瘸子，你魂也别来找我，我没那个歹心。等明儿我到永祥钱庄提出钱来，先买把火纸到这儿来烧，送钱给你用……”

说着说着，瞎老三可有点抽抽搭搭。

“犯得着吗？瘸子，就怪你性子太倔了……”

瘸大爷可没被这份真情感动，一听到永祥钱庄提钱，他就火冒三丈了，险些这就叫嚷起来。

“别忙。”他心里说，“你这个没眼睛的，总逃不过我这个有眼睛的，等我装作冤魂慢慢儿收拾你。”

瞎子黯然地离开小河崖，走不两步，蹲下去，从鞋壳儿里取出钱折，试试有没有蹉坏。

黑乌乌遍是卵石的小河边儿上，那支给瞎子领路的破竹竿儿一路敲点着石头，发出劈哑的声响，嚓啦、嚓啦，缓缓地远去，终是远去了；然而依稀听得很远，很深，黑夜还是白昼，都是一样沉沉地压在盲人的脊背上。嚓啦、嚓啦，仿佛永远敲点不破的梦，苍凉，和那永续的争执。

这故事似乎仍然没有完，恐怕永远也讲不完的，人总是这样子，不说也罢。

一九六三·五·板桥

# 红灯笼

花生收成一过，就是猎人脚獾的好时节了。

老舅顶着寒霜，愣守两个通夜，连人脚獾的脚印也没见。今儿天一黑，照旧又带着两头大狗，一杆双铤子，一只没点火的红灯笼，下到东陵的看坡棚去了。

这样的天气，一早一晚不穿大袄还觉着有点抗不住，可也没有冷到要烤火的地步。不过姥姥知道孩子嘴馋，还是把灶底下的烬火扒了结结实实一火炉，留给我们烧花生吃。

姥姥是上年纪的人，牙口不行了。可是看着我们吃什么香脆，精神就来了，讲不完的长毛造反。老舅猎獾去了，姥姥就讲人脚獾。

不知为什么，灯底下听着姥姥讲起那样的畜类，就有点害怕，把它想作黄鼠狼作祟的东西。

单凭它专在坟里打洞做窝，跟死人住在一起，又生着四只和小孩子脚丫巴一样的蹄爪，就使人觉得不知有多邪气。

“姥姥，还是讲长毛造反罢！”我央求着，一劲儿把脊梁往姥姥怀里贴，好像周身顶不安顿的地方就是脊背了。

大人都说我生得刁，心眼儿太多，一丁点儿小的时候，说话就知道转弯抹角地绕道子。也许我真的很刁狡，明明害怕听那样邪气的人脚獾，偏不肯直说，怕表姊妹们笑我胆儿小。

姥姥没留意我有多害怕，只管讲她的。偌大的一间上房，只那一盏油灯，摇曳的小火焰儿照不到三尺远，照不到的暗处太多了。院心儿里秋叶沙沙索索地就地打着转转儿，老使人错听成蹀躞的脚步声，或是那

种和小孩子脚丫巴一样的蹄爪走进来了。房门敞着，门槛那儿多暗哪，人脚獾要是打那儿爬进来，人真不知道。这么一疑心，连一双脚也不安顿，蜷起来搁在炕沿儿上。

尽管多有害怕，我还是挤在炕角儿里听下去。姥姥口里的人脚獾，总使我想着那是睡在坟里的死人变成的。许多没后人照顾的老坟上，多半有个黑森森的窟洞，有人说过那是野兔子窝，记不清听谁说的，我一直都很相信，也盼过那里会跳出一只黄茸茸的野兔子。姥姥却说野兔子从没有那样的胆子，敢做那样显眼儿又敞着口的大窟洞。

“天生的那般物儿！”姥姥嘴上老爱挂着这个口头语儿，“你就拿人脚獾来说，偷花生吃，偷白薯吃，都不算稀罕，高粱长得那么高，秆子也不矮罢？照偷！就凭它锻磨钉那么短的四只小短腿，你说它怎么够得到高粱穗穗？”

“跳啊，这么一跳，就够到了。”

顶小的表妹说着，还笨手胖脚地跳呀纵的学着人脚獾是怎么够得到高粱穗子。人又小又胖，压根儿就跳不起来，大约一身蠢肉又四肢那么短小的人脚獾跳起来真就是这样子。大伙都被逗笑了，姥姥的哮喘也差点儿给逗发了。

原来这种一身蠢肉又生着四只短腿的笨家伙，偷吃起高粱穗穗倒是有一套，姥姥无论寒夏，清早天还没大亮，头一桩大事就是背上粪箕子下田去拾粪。她老人家就时常看到人脚獾作怪，对着高粱秆子往前爬。那样细又脆的秆子挡不住它那么大的劲儿，经不起它那么重的身子，便被它顶倒了。那会像小孩子裆里夹着支蜡竿子学骑马那样，骑着高粱秆子笨笨拙拙地继续往前爬，爬到把老棵高的高粱棵儿压倒，穗子垂到地上，吃它一个老实的。

“天生的那般物儿！”姥姥又是那句老话，“你别瞧它不起，又肥又笨，蠢得像头猪，它可有那么个坏心眼儿，刁得很！”

姥姥说，人脚獾这东西，一年到头随时都能猎得到，只看你图的是獾肉、獾皮，还是獾油。每年二月里，只要惊蛰一过，打过头遍雷，那东西就出蛰，好猎得很；地里除了麦棵没别的庄稼，没遮没掩的，老远就一眼瞧得见，又生得那么个笨法，用不着带枪带狗，一根推磨棍就能猎到手。可是猎到手不中用，除了吃肉，卖不成钱，要油没油，要皮没

皮。时令不过秋分，肚里没有油脂，不过霜降，剥来的皮子就保不住不脱毛。不过一过了秋分霜降，猎獾就不容易了；那家伙好像就知道有了身价，轻易不出来，出来也在下半夜。要是再等到过冬，下了蛰，躲进老坟里，你连影子也别想见到。

“人脚獾也要下蛰呀，下蛰做什么？”

“天生那般物儿！下蛰总要下蛰。下蛰的东西也不止人脚獾；狗熊啦，蛤蟆啦，还有长虫，都非下蛰躲到地洞里睡到来年春天不可。”

“冬天那么长，光睡觉不吃东西吗？”真想不出，怎么能够一睡就睡上一个冬天那么久。

“长虫跟蛤蟆呀，不是吃了灵芝草才下蛰？”姥姥真算得上知古道今，“一根灵芝草，管上三年饱。人有大修行才采得到棵把两棵那种仙草，也是轻易得到的？有几个人能有那个大修行？——没有，除非太上老君！”

听姥姥的口气，太上老君似乎比玉皇大帝还神。可是想着人也吃草，就觉得这个太上老君一定生一张长长的老驴脸，一口长长的老驴牙，吃起灵芝草一定也是喀嘣喀嘣的很响。

姥姥说，人脚獾就不是吃灵芝草才下蛰的；人脚獾经过夏秋两季猛偷猛吃，积存了满肚子的油脂（那是治火伤烫伤最好的药），入冬下蛰以后，就会盘曲着身子像条老狗那样脑袋蜷到屁股底下。整个一冬天，屁股里不住地冒出油脂来，它就舔那个吃，靠那个活着。

一提到屁股什么的，孩子们似乎就觉得不知有多少滑稽，有多乐！想着人脚獾用嘴巴去舔自己屁股，一个个便止不住笑得东倒西歪的满眶子眼泪。

就在这一阵屋顶都要给顶掉了的笑声里，忽然听见一阵嘈乱的狗叫。听来很近，狗很少叫得这样凶，那是在勇猛地围攻着什么，不是平常那种不紧不慢、不痛不痒的汪汪。姥姥一下子就听出老黑狗的叫声，一定是老舅猎到人脚獾回来了，没料到会这么快、这么早。

大家伙儿抢着下炕，踩响了满地的花生壳，去迎老舅——不如说是去迎人脚獾罢。我可是带着几分胆怯，打姥姥背后探出头去，生怕那个

生着小孩子脚丫巴的邪物还没有死透，被它冷不防蹿上来咬一口。

老妗子手里的洋油灯照在院子里，很黯淡，看不清什么是什么。冷簌簌的秋风旋进院子里，地上大片大片黄桑叶打着转。要不是因为确知那个邪物和一口半大肥猪一样大小，我会岔了眼，错把这些遍地打转的落叶都当作成群结队的人脚獾了。

大黄头一个溜进来，一只腿瘸着，夹着尾巴，完全没有打胜仗的那种神气，其余的狗都还在大门外乱吼。

“怎么啦，大黄？”姥姥像对家里哪个孩子说话一样，“怎这么个癞相？真是老话说的，吓得像个夹尾巴狗一样。”

大黄偷偷瞟了姥姥一眼，敷衍了事地摆一下尾巴，就溜着西墙根坐下，不知有多疼惜地舔它那条受伤的前腿。

老舅一瘸一拐地进来，老黑和邻居家两条大狗绕着老舅周围跳上跳下地狂吠。只见老舅踉踉跄跄来到院心，没见那只红灯笼，一弯身子，从肩膀上甩下一个大物，沉沉实实在地跌到地上，仿佛是个木头段子那么重。几条狗便不由分说，齐打伙儿跳上去乱咬乱撕起来。老舅好像顾不得他那个猎物会给狗咬个稀烂，剥了皮卖不成钱，眼看就要站不稳，火枪从他肩上滑下来，人是一跌就跌到我们跟前。很使人吃惊的，老舅趴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好像大男汉子不兴这么哭的。老舅这样大声号啕，就使人觉得会有什么很糟很可怕的变故，例如天塌下一块来，或者恶鬼附身一类的灾殃。

“怎这么甩呀！这么没用，男子汉眼泪贵如金，还兴这么掉尿汁子呀！”

姥姥起先还笑着埋怨，接着就有些慌手慌脚地喊人。方才给老舅开门跟在后面过来的老伙计把披在背上的大袄一丢，忙着赶来搀。这才大伙儿发现老舅有一只裤筒的下半截儿全都被血给湿透了，小腿肚儿成了一条血腿。

这么一来，真把人吓坏了，也把人忙坏了。大家分头去烧水的烧水，刷脚盆的刷脚盆，姥姥专留着纺线的上棉，平素谁也不准动一下，

也拿出来给老舅洗伤。

血洗干净，小腿上斑斑的几处牙痕，有几处咬得很深，都说准是这只该死的人脚獾咬的，因为自家养大的狗，说怎样也不咬自家人。就算咬烂架，咬错了，也不兴咬这么多口。问老舅，哼哼哟哟的也弄不十分清楚。按理说，人脚獾不能这么凶，竟敢这样跟人死拼，使人不相信。

照人脚獾的生性，猎它最难的，是要一点声息也不要，一动也不能动地躲在黑处死守。老黑和大黄都是猎獾猎得通了人性，只要老舅找到合宜的所在坐下来，一边一条，能守到天亮不兴动一动。要不这样，哪怕不留神轻轻地咳嗽一声，或是打个呵嗤，隔着老远就会把它给惊走。凭这么小胆子的家伙，说怎么也不致找着人斗。可是老舅说，起先真以为是只刚成年无知无识的小狼羔子，不然便不敢朝着带了火枪又带着两头大狗的老舅，一个弯儿也不转地直冲上来。

大人里里外外忙着给老舅收拾伤口，我们可称心了，没人催着上炕，围着看老伙计给人脚獾剥皮。磨架子上挂着那盏给老舅丢在门口的红灯笼，老伙计把人脚獾提起来试试。

“真有九十斤沉，少说也有七十来斤。”

姥姥的左右街坊都聚来了不少，夸不绝口地说：“真是张好皮色！”说真个儿的，我们孩子虽然不识货，可是抚弄着那样又密又短、又细又软的皮毛，比魁魁绒还光滑。

不过那四只蹄爪实在不得人心，脚心光光嫩嫩的，真和人的光脚板儿一模一样。我们一个个脱下蒲鞋来比，结果和四表弟的光脚丫巴一点也分不出谁大谁小，谁肥谁瘦，简直连脚底纹路都生得差不多。老伙计把它肚皮剥光了时，血赤赤的一团紫肉，四只煞白的脚掌朝着天，人就不得不以为在剥一个死孩子。

这一夜，我两次也不知是三次哭醒过来。记不得做的什么梦，醒来就倒插着眼直叫，急得姥姥半夜三更摸索到果园去，折一把桃枝来避邪，插到大门上、房门上、炕头上。这还不放心，又把六表弟手脖儿上系的桃核雕的一对猴子偷桃解下来，系到我手脖儿上。这些我都不知道，过事儿才听姥姥说。

天亮醒来，正赖在炕上穷想这一对猴子偷桃的桃核怎么会跑上我的

手脖儿，院子里忽然张扬起来，叫喊哪，咚咚地奔跑啊，好像在打什么，捉什么。山墙外面马棚里的牲口也受了惊，一劲儿嘶哞踢着刨着，一大清早会出什么岔子呢？难道来了人脚獾的王？

“好了，好了，没事儿了……”

有人嚷着，好像是哪位邻家的口音。一阵骚动过去，接着是你一嘴我一舌的议论。我可鼓不住了，跳下炕，光着脚板跑出来。靠毛房那边的墙犄角儿里，几个手持各式家伙的壮汉散散乱乱地围在那儿，吵嘴似的叫着什么。那么多条腿的空当里，似乎是一堆姜黄的、软瘫瘫的什么，一看我就认出那是昨夜随着老舅去猎獾的、伤了前腿的大黄。

为什么要把这条最好的大黄狗给打死呢？问了大表哥又问姥姥，都专心听那些家伙抢着讲说些什么，没有谁理我。好半晌才听出，不知怎的，大黄疯了。大清早起满村子里乱追人，嘴上挂着黏液，腰板儿和尾巴都僵硬了。所幸没伤到人，也没伤到什么牲口。人把它追打急了，还知道逃回家来。

大黄挺在墙犄角儿里，嘴巴歪斜着，流出一堆黏稠稠的白沫。大伙儿猜想，那只人脚獾一定是生了疯的，才把疯病传给了大黄。但都没有听说有什么生疯的人脚獾，大伙把大黄受伤的前腿翻来掉去找了良久，才找出不怎么撩眼儿的伤口，也没出多少血。

姥姥蹲下去，把大黄的一只眼睛扒开。眼睛珠儿好像蒙上一层白翳，一点儿亮光也没有了。

“可怜，小子，还知道找着家回来。”姥姥口声有些抖，“唉，还知道这儿是家呀……”

不识相的老伙计打算再剥一张黄狗皮。大约秋庄稼全都收成了，闲着也是闲着，昨夜剥过一张獾狗皮似乎还不怎么过瘾。这一下把姥姥气得含着一泡子泪，冲着老伙计顿脚。

“你个没心肝的，你忍心哪！”

姥姥不知要找什么，四周遍索着，好像要找合手的家伙狠狠揍老伙计一顿。

“去！你们俩！”姥姥找到我和大表哥，“找张芦席把大黄卷起来，后园儿里埋个坟。我可把话说在这里，谁要敢动一根毛，我跟他拼老命！”

这当儿，我们一回头，发现老舅好像才下炕。老舅是庄稼人，不兴天到这般早晚才下炕的。老舅扶着房门框，脸色青得很难看。

“我说是呢，没见过那个凶法儿的疯獾子……八成是生疯了……八成是……给前两天东村那条疯狗咬了……”

也许都在回想回想东村儿什么时候有过疯狗，没太留心老舅那副神色。我和大表哥离着老舅近些，觉得有什么不大对似的。只见他直发抖，嘴唇没半点儿血色。

“哎呀，你看我叔怎么啦！”

大表哥这话没说完，老舅已经站不住脚，摇晃了一下，便顺着门框滑下来，跌倒在地上。

又是一阵子混乱，人多嘴杂的一个人一个主意；有人抱怨早没想到防备破皮疯这一手，早要是剪点疯獾的毛烧成灰，敷到伤口上就没事儿了。有人说，人脚獾毛那样短，压根儿剪不到，有人出主意，反正大黄也是生了疯，不如把大黄身上的毛剪下来派这个用场。也有人主张去请道婆下针，她那儿有祖传秘方专治疯病。

姥姥原不准动大黄一根毛管儿，大伙儿这么一吵喝，也不得不剪下一把一把的黄毛，烧成灰给老舅调治。另外也请了道婆下针，也着人去了河北打药。老舅直挺炕上，老妗子捧着黄酒调的狗毛灰，扶他起来喝。脖子硬得像是睡空了枕似的转不动。药酒吞了，随后姥姥端过去一碗白开水给老舅净口。可是老舅一见了水就像要他的命一样，眼睛也直了，吓得我拔腿就跑，他哪儿还是老舅呀，想不出像哪个庙里的烂泥胎儿。

这样的“药”灌下去，好像没谁相信会灵验，惶惶地等着去河北陈家楼和请道婆的早点儿赶回来。老舅的病情愈来愈坏，还算好，老伙计先到了家，药是配好的，忙着煎了就送进房去。听说老舅的牙骨已经发硬，齧断好几根筷子才把嘴巴撬开，把那副祖传秘方的汤药灌进去。

都说单方治大病，老舅这么重的病势，居然一副药就扳过来了。姥姥领着老伙计，带着重礼，亲自到河北去酬谢那位姓宁的。

不过姥姥尽管千谢万谢那个姓宁的，心里可是老大的不高兴。姥姥当面讨过那个单方，为的怕老舅将来万一再发了疯病，免得老远再赶去相烦，要紧的还是害怕冷不防病势来得太猛。就算备着不用，留着济人儿也是好的。那个姓宁的不答应，只管嘱咐姥姥，留神别让老舅打荞麦地里走过去，保管发不了病。姥姥心里一想，要嘛是钱没花到家，就应允花上一吊现洋买下那副单方。

姓宁的话说绝了：“黄金有价药无价，我家秘方世代代传下来的，要卖也不等到我这一代，也传不到我这一代了。我靠它吃饭，传出去我这一大家子靠什么活？谁养活我？您老太太一吊现洋就算养了我这一代，可养不了我下一代，下两代。”

姥姥到家里，气还没消。人们劝着：“这情形也不止他姓宁的一家。要是能卖得，要是能传给另姓旁人，也不成秘方了。”

“其实什么——”我老舅也帮声帮气地给姥姥平气，“其实那个忌讳，也没什么怕头：一来嘛，咱们这一带，从没见过谁种过荞麦。二来，一年里，荞麦长在田里不到三个月。那三个月里留点儿神就过去了。”

真的是那样。听说那种庄稼，多半是穷苦的庄户人家才种它，图它长得快。春二三月撒种，抢在大麦小麦前头先登场，穷人度春荒，就靠它早接新粮。不过姥姥家这一带为什么没人种这样的庄稼，很使人想不透；地也不很肥，人也不很富，年年也一定闹春荒，但总没人种荞麦，简直没几个人知道荞麦是个什么样子，这就好像包定老舅的破皮疯再也不会复发了。

第二年的春天，清明过去不久，屋檐上插的柳枝儿还没干透。照拉骆驼算命的说，十岁之前若不把我舍到庙里去出家，也得给外姓人养活，不然就有场大难，养不活。现在十岁的生日刚过，娘就等不及地从河北家里赶来接我——接她这个独生的宝贝儿子。

娘是骑的大青骡子来的，被留下住了十多天，这才由老舅套了辆骡车送我们娘儿俩回河北。我一点也没有要回去的意思，什么家不家的，姥姥家就是家，要不是允我骑大青骡子回去，我才不干呢。在姥姥家，我大概什么都没学会，只学了骑牲口，而瘾头又大。有牲口骑，饭不吃

都行。

大青骡一撒开蹄子，姥姥就哭了。我也想哭，只是一阵儿。接着一切都那么新鲜，就把姥姥一家人都丢到脑后。

杏花残了，又接上桃花梨花，一路上只见左一处红，右一处白，大村子、小镇店，都给打扮了起来。好像家家户户都该凑这个时节带新娘子办喜事。

快到大石桥，娘从车篷里探出头来告诉我，离家还有五里路。家是什么样，大门朝东还是朝西，我都不记得了，只觉得有点儿害怕。每年我娘不来也来姥姥家五六趟，总还有那么一份儿亲情，可是跟我爹就很生疏；爹早晚来姥姥家一趟，尽管吃的、穿的、玩的，总是大包小包一大堆，我可觉得爹对我并不比我那位老私塾先生更亲些。谁要是诳我说爹不是我亲生父，我也很相信。

上了河堤，一阵说不出是冷是暖的柔风扑面迎过来，真像饱睡过来那样舒坦。

正是春旱的季节，辽阔的河底大半都干出了陆地，小河一段一段地断了，涸成一片又一片的小湖。河床上到处尽是抢耕抢种的春庄稼，全都被穷户人家给分了。车沿河堤走没有多久就在前面停下来，大概在等我。可没等我赶上去，老舅停车跳下来，直奔河堤下面跑去。桥洞那边的一片河水岸旁，有一窝人围在那儿，好像尽是妇人和孩子唧唧喳喳尖声地嘈喝着。只见老舅扯开大步直向那边飞奔，一路一件又一件地脱下身上的衣物随手丢到地上。

“娘！一定有人跳河了。”

我赶上骡车，正碰上娘从车篷里探首出来。有点奇怪，不知为什么，我会想到有人跳河。说跳河，就是跳水自尽的意思。所以娘就笑了，娘似乎从没笑得这么开敞。

“你不信，真的嘛！”我有些着急，觉得被娘取笑了，“你瞧，那边，大石桥那边，老舅去救人了，衣服也脱了……”

这才娘忙着从车门里拱出来。娘头上戴的好似要去哪儿吃喜酒的绒花，不当心给车顶碰歪了。娘还在慢条斯理地勾着手去把绒花插正一点

儿，待远远地发现老舅真的下水了，眼睛立刻发直，才相信我没有猜错，没有看错。我跳下青骡。

“大冷天，你老舅真是！”说着，娘儿俩就忙不迭地跑下河堤去。堤坡很陡，我差不多是从上面一路尘沙地滚下来。

赶到老舅扔下小袄的地方，离水边似乎还有一两百步远。一片矮小的青禾上一路沥沥拉拉净是老舅丢下的棉裤、蒲鞋、布袜、旱烟袋什么的。那边那一窝妇人和孩子似乎除掉乱嘈嘈地穷喳呼，什么也不行。老舅被他们遮住，也不知上岸了没有。这天气不算冷，瞧我就没有穿棉裤。娘说的大冷天，许是指的这种时节下水太冷了。

待我赶上水边上，老舅已经捧着一个孩子淌水上岸。只见他牙骨打得喀喀响，脸都青了，从头到脚水淋淋的，小褂裤贴在身上。看样子，老舅不光是下了水，还倒了水蒙儿（潜水）。娘赶上来，张着地上拾起的小袄就要往老舅身上披。

“别忙，救人要紧！”

老舅躲开我娘，四处张望一下，要找什么东西似的。然后抱着那个不知已经完了没有的孩子直冲河堤跑去。

人窝儿里不知多少张嘴直说横说的，一窝蜂儿追着老舅跑去。听说那个孩子是在水边捞蛤蟆蝌仔滑掉水里去的。

“这些野小子，有人养没人管的……”娘急忙收拾地上到处丢下的衣物，一面抱怨着，“你老舅要冻死了，这些鬼小子就该淹死。你老舅呀，真是，这样大冷天，捞人也要看时候罢！我看他冻出病来该怎么说……”

真的，老舅真太不顾惜身子了。看看娘怀里的东西，短了老舅的旱烟袋，我又赶回去找。

天上飘浮着一团云彩，太阳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又给遮住。地上一下子没有太阳，人就觉得身上有点冷飕飕的，河底风又大，又是打水面上刮来的风，凉得透心。

“娘，这是不是大烟？”

我指着脚底下从水边一直种到堤根，差不多有八九亩田的那些矮小的青禾苗子，以为那是罌粟。

“什么大烟！那不是荞麦？就快扬花了。”

荞麦就这样矮呀，真瞧不上眼。可我猛然想起了什么。

“娘，你说这是荞麦，真的？”

娘立愣着眼，好像说：“谁诳你？也用得着诳你？”我急忙望过去，在那边，老舅已把那个孩子头下脚上地放到堤坡上，跪在那里和一个妇人给那个孩子揉着肚皮。我抢着跑上河堤，一路喊呼着：

“老舅！糟糕了！老舅……”

老舅只顾给那孩子急救，也不理人。那孩子凸着肚皮，脑袋朝下，鼻孔和半张的嘴巴里悠悠地流着清水。

“老舅老舅，糟糕了！”我跑得直喘，嘴里炒豆子似的抢道，“老舅老舅，你看多糟糕，你走荞麦地里跑过去了……”

“什么？”

老舅不耐烦地抬一抬头，脸上还挂着水珠儿，嘴唇冻得发青。我指着背后河堤下的那块黄沙田。

“那儿不是荞麦地？你怎么不认得？”

“我怎么不认得？快把我小袄拿来给他盖上！”

老舅自己冻成那样子，还不知道顾惜。

“那你还要走那儿跑过去？”

“救人要紧，别噜苏！”

我娘也赶来了，娘儿俩急得直跺脚，老舅倒像完全没那回事。我看那个孩子多半没救了，揉着搓着这半天，肚子里也挤出不少的水，还不见什么动静。

后来也不知道那个孩子救没救活。他家里人赶来，老舅这才罢手，打孩子身上提起棉袄，舍不得似的走回骡车去。

刚回到家里，胡乱吃了顿饭，娘就赶着我爹就着原来的骡车，换过大青骡子套上去，赶去陈家楼的宁家给老舅抓药。

“不行，我自个儿去，要觉着不大对，我就在那边先煎了药吃下去，省得在这儿穷等。”

老舅说着就去上车。我娘不肯，怕车子颠了去，颠了来，又再受了风，反而误事儿。娘叫着，吵嘴似的拉住老舅。我爹不作声，坐在前座上执鞭子等着。其实有那个争持的工夫，早就上了路，走上一两里路了。争吵到最后，娘不独没拗过老舅，又倒贴上我，娘没有什么借口能拦住我。我要怎样，娘可没办法不答应。

老阳都已偏西。到陈家楼只有六里路，比姥姥到陈家楼倒要近上二三里。老舅躺在车篷里，我一旁陪着他。也不知是车篷里暗了一些，还是怎么的，老舅的气色很不好。他那满下巴颏的胡碴子，好像只在转眼间长长了许多，弄得他脸上一片阴沉沉的。

“给我口水喝罢。”

老舅指着靠近前座的角落，那儿有只红砂壶。也许老舅有意试试，看他见着水害不害怕，那样就能拿准有没有来势要发病。

车到陈家楼，找进了姓宁的家。下得车来，老舅的脸色真的很难看，倒不是挺在车篷里才使他脸色那样的阴气。

姓宁的老旗人家里蹿出两头牛犊儿似的大狗，一看就知道凶得可以；要不，就不会脖子底下坠着那么重的木头墩儿，也不像常见的狗那样离开远远地空吠。我们爷儿仨又很塌台地回到骡车上。两头恶狗纵来纵去，执拗地非要咬啮大青骡子的脖颈不可，骡子惊吓得直跳，拖得骡车东转西转的。我和爹冲着宁家敞开的大门猛喊，却没人应门。

“这里人死绝了？”老舅气虎虎地探出头来张望着。

“就算死绝了，也该把魂儿喊出来了。”

这样又喊了一阵，倒把宁家隔邻一个老得走不动的老头喊了出来。

老人扶着墙，一步挪不动四指。老成那样子，耳朵竟能不聋，也真有点儿见鬼。老人手搭凉棚瞅我们一阵儿，挪上两步，又不放心地瞅我们一眼，等着他挪到宁家，也真得有很好的耐性。

姓宁的家里总算没死绝，走出一个手里做针线活儿的大姑娘。

“来请你家看病喽！”

我抢在爹前头喊道。我爹很不悦意儿地睐了我一眼。

“家里没人，都去大槐树奔丧了。”

“宁先生也去啦？”

“都去了，都去给姥姥奔丧了。”

我爹转回头来看看老舅，又很不悦意儿地睐我一眼。好像怪我抢在他前头喊人，喊坏了事儿。

“那倒不要紧。宁先生不在家，府上总该存着配好的草药。”

“哪里有！除掉破皮疯，我爹也看别的病。药料满山架，没那个方子，谁知道怎么配？”

大姑娘手底下没停针，绣的是银红的花鞋，大概正忙着赶嫁妆。

“怎这么巧，就让咱们碰上了？”

我爹愤愤地叹口气，转过来跟老舅打商量。

“或许我该没救了，姊夫。”

“别瞎说！”我爹冲着老舅脸一沉，又再去跟绣花的大姑娘办交涉。

“你们家传的秘方，光你父亲知道？除他，别人都不知道？”

“光我大哥大嫂知道，我二哥都还没传给他。”

“请问你，晚上回来罢？”

骡子给两头恶狗闹急了，拖着骡车就跑。我爹拼命地拉着缰绳才拉转回来。没见过那样死沉沉的大姑娘，也不知道给人赶狗。

“晚上回来吗？”

“恐怕少也得三两天，不等姥姥下地不回来。”

“那咱们就赶紧跑一趟大槐树罢。”

我爹扬扬鞭子又停下来，跟车篷里的老舅商量。

“我看，你就下车，到他家找个地方歪歪罢。”

“算了。”老舅想了想，“或许到那边能要得到方子，就近配了药，就省得再赶回这儿来了。”爹摇摇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才一下缰绳，鞭子扬起来。

“下车喝喝茶再走罢！”

大姑娘没停一下针线，也没替我们赶狗。喝茶？当然是虚让。我爹一鞭子抽到底，打得大青骡子直跳。当下就岔开另一条路直奔大槐树。

时光看看可也不早了，该是拉牲口上槽的时候。姥姥家，这时就该是妗子忙着擀面条张罗晚饭了。可是咱们这爷儿仨还在漫天野地奔走，一阵子觉着无家可归的凄凉。想起姥姥一家大大小小，谁都那么疼我，怎该现在就只能看到老舅这么一个人。就这么一个人好像也亲近不得；我不能不离着老舅远一点，尽管老舅似乎睡着了，却害怕这么一耽误，说不定老舅一下子又发疯病。真害怕那光景，不知道老舅会不会乱打人。爹手里的鞭子不时在空里炸响，一炸就使人心里一惊，好像西坠的太阳都被他抽掉下去了。

一路上还是看不尽的桃花和梨花，红一片，又白一片，只觉得哪儿都是暖暖和和的人家，独我没有家。有亲人也不当什么，一个病，一个连连眯了我两眼，今天这日子过得真酸心，我就躲在车篷一角偷偷哭起来。又怕惊动老舅，又不甘心给爹听了去。

赶到大槐树，天就快黑了。爹把我们甥舅俩留在车上，自己进村去找人。

这儿可并没有一眼就能看到的什么大槐树，就像陈家楼并没有高楼一样。当然槐树也还是有，都是普普通通的。要是因为这些一点不稀罕的槐树，就起了这么一个地名，我姥姥那个村儿就该叫作大桑树、大椿树、大桦树，叫大什么都可以了。

坐在前座上这么呆想着，老不甘心地想发现到一棵百年千年的老古槐。

黑压压的乌鸦盘旋在烧着红霞的天上，至少有一千只。那样的聒噪，和村子里办丧事的喇叭，都是一样的聒耳。

爹许久才出现村头上，焦急地站在那儿，要走不走的，不知找着人没有。要是没找着，就该赶紧想个法子呀！总不能老是愣站在那儿。

背后的车篷里，老舅的嗓子眼儿有口痰在呼噜呼噜地抽。我也不敢回头看，车篷里黑洞洞的什么也瞧不清，早知道会晚到这个时分，也该带盏灯笼了。这可不惹人干着急么？急得我鞭杆儿直磕着脚踏板，不知道有多恨我爹！

这才从村子里出来个穿孝衣的家伙，我爹领着他慌慌促促地赶来，爬进车篷里。

“这种病呀，就是不能重患；重患可就扎手了。”

穿孝衣的喃喃地说，大概他就是那个害死人的姓宁的了。

车又往回赶，难道又要折回陈家楼不成？这算什么玩意儿？姓宁的这个家伙一再催着我爹多加两鞭，真是！也有他着急的时候。

“进去罢！”爹冲着我说。他狠狠抽了骡子两鞭，车子上路以后，好像这才留意到我坐在他旁边。

“我就坐这儿。”

“天黑了，坐这儿灌风干么？灌出病来怎么说？”

“我就要坐这儿。”

我呕气地拗着，存心要别扭别扭。爹要是真疼我，怕给风吹出毛病

来，方才就不该睐我那两眼。姥姥家从小长这么大，可没有谁用眼睛那样睐过我。

“不听话！快进去，招了凉你就倒霉了，我先跟你说。”

“我就要坐在这儿。”

爹就带气地狠狠抽打大青骡子。骡子给打得直尥蹶子，车也不照车辙走，人在车上歪到这边，又歪到那边。不知为什么，我一劲儿直想笑。除非能使骡车快得可以把我摔下去才行。要是只想把大青骡子当作我，猛抽一顿煞气，那么鞭子总不是抽在我身上，我一点不疼。

“宁先生，不是我说，”爹和车篷里姓宁的扯上了，“当初我家岳母出一吊现洋买你那副单方，早要是成了，今儿一则也不来麻烦你，二来我家舅爷早也煎了药，迎头吃下去了。”

“我说这位二哥，也不是你说的这么简单；你可知道，发病跟得病不是一回事儿，不定能用一副方子。”

“这话靠不住，不怕你生气。咱们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单方就是单方，单方要是也分个什么轻重，也不叫单方了。”

“不是那么说，不是那么说……”姓宁的扶住前座架子站起来，嘴巴只差没咬到我爹耳朵根儿，“就算单方用的都是一样那几份药料，分量上总还有个出入罢？”

“也不一定。”

“说你不信。就算分量上也没什么出入，这位二哥，你可清楚？祖传秘方连亲生女儿都不传，也不是我一家这样。能卖吗？我宁家世代代靠这玩意儿吃饭，一手卖断了，我吃什么？”

“你这不是坑人？你可知道，多少人生死簿都摔在你家手里？性命关天哪，你靠它吃饭？靠坑人吃饭？济济人儿积点阴德罢！”

姓宁的有好半晌都不作声，鼻孔里一股股的热气喷到我后脑上，我爹也一定感觉得到。

天就要黑透了，车上也没有带灯笼，真麻烦！

“别的咱们也不说它了；就拿现在来说，你要是肯开那个单方，大槐树就有的是药铺，也省得咱们陈家楼一趟，大槐树一趟，往返往返的，救人要紧哪，我的宁大先生！”

“你这也是凑巧，千年不遇的。不是我老岳母过世，没人照顾丧事儿，我家里人也决计走不这么光。我不在家，有我内人；我两口子不在家，还有我儿子小两口儿。有一个在家，就误不了事。你这位二哥，我说这是凑巧，千年不遇的……”

“哎呀，别说那话罢，你就是万年不遇，这下子碰上了，还有什么好说？”

我爹一直就没住手地挥着鞭子，一定又把大青骡子当作那个姓宁的在揍了，可是光这样赶路，也不看看老舅怎样了，这行么？娘一个人在家里，天到这早晚，不知急成什么样子。姥姥一家人还都不知道。事儿这么糟，尽管找不出我爹做错了什么，但总觉得他把事儿搞糟了。

骡车在黑地里颠颠跳跳地飞跑。路是白的，天边挂着一盏只有指甲掐的印子那么细的月牙儿，什么也照不亮。大约来时一直躲在车篷里，一直觉着车子往北走，不知道转了多少弯，弄得人转了向，这会子就觉得那月牙儿挺别扭地挂在天边，像盏下弦月。东西南北谁也没标上什么记号，人干么转了向，就毫无道理的非要把西边当东边，把南边当北边，就好像一件事弄糟了，非要找个祸首不可。老舅这病，没话说，耽误了太久了。明明是宁家的罪过，可我像转了向一样地拗着，总觉得是爹把事儿搞砸了。

车子回到陈家楼，鸡犬无声，真像已有半夜了。

姓宁的喊他闺女开门。门开了，又回去打灯笼。老舅可在车篷里直抽筋，呜呜的不知喊着什么。红灯笼上斑斑点点的小窟窿，照得老舅一张脸红里带着黄斑，不知有多破烂。我是一头担心老舅，一头又担心那两头恶狗。老舅真的发病了，一发就这么重。那两头大狗，脖子上的木墩儿，入夜一定解掉的。我真相信它两个能跳进车篷里头来吃活人。

那个姓宁的，还不如他家的那个大姑娘懂礼数，尽管虚让，总还得让人喝口茶歇歇。可这家伙只说一声：“我去抓药，给你们煎好了送来。”就拍拍屁股进去了，也不想把那两头恶狗关进去，任听它俩车前车后兜着圈子捣乱。车篷里挂着宁家落满油腻腻尘灰的红灯笼。晕晕

的红光打着哆嗦，时不时看得到两头大狗和大青骡子鼻尖接着鼻尖嗅个不停。不知说些什么，是不是说得通。

有点怪的，晌午饭只吃半个饱，天到这时候还不饿，不知爹可饿了没有。坐在高高的前座上，找了东天又找西天，天上墨一样黑，连那个指甲掐的印子也没了，星光也不怎么亮，稀疏的几颗。姥姥每夜临上炕的时候，总要到院心儿里看着天色，好知道二天是个什么天气，决定做些什么活儿。姥姥一定念着：“他舅舅俩该上炕了。”才不会想到：“他舅舅俩还在骡车上。”……我就故意地想这想那，害怕听到背后老舅不住地喘哮和爹不住地抽旱烟，不住地磕烟灰，不住地叹气。夜气不觉为意地寒上来，车篷里一定暖和些。我倒宁可受点冷，也不回到车篷里去。我怕看到老舅那副吓人的样子。真懊悔不该跟着来，这会子上不巴村下不巴店，好像被谁丢到这荒郊野外，再也没人理、没人管。

抱着脑袋，正想姥姥家这个那个，我被背后的动静打断了，以为是那两头狗蹿进车篷里。只见老舅要起来，我爹弯着腰用劲儿按住他，拔跌摔跤似的，爹也叫，老舅也叫，都不知叫些什么。红昏昏的灯笼底下，车篷只有那么小，真容不下两个壮汉挤在里头争打，车身摇东又摆西地跟着颤动，我拉着座垫旁的扶手，咧开身子，担心他们俩会把车身打歪倒。车身底下那么黑，也不知那两头恶狗还在不在下边，这可怎么办？

“你们都死绝种了吗？一个也不出来！”

我真着急，冲着姓宁的大门简直要哭了的叫喊着。只听得数不清有多少条狗，远处近处四下里吠成一片。

红灯笼拼命地摆动，把一片片碎碎的光晕撒落在摇晃的车篷里，撒落到纠缠的两个壮汉身上，好似天也旋转了，地也旋转了。可我只有眼睁睁愣瞪的份儿，猛叫的份儿。

那个该死的慢郎中，这才把煎好的汤药泼泼拉拉地端来。不管怎么急、怎么恨，总算巴望到救星。可是没用了，药灌不进去。

我爹伙着姓宁的，两个人硬把老舅扳平，结结实实地按住。

“快快端过来！”

弄不清是我爹，还是姓宁的，这么叫唤着支使我。我下到车篷里，端过也不晓得泼掉多少的药盆，浑身打着愣战，哭得不成样子。可老舅嘴巴扳不开。我爹抓过鞭子来，就用鞭杆儿去撬老舅冒着泡沫的嘴巴。

“不要！不要！……”我发疯地哭着，喊着骂出一些脏话，“不准糟蹋我老舅！你们都不是人揍的……！”

老舅的嘴唇被捣破了，捣出了血，一定是血。我爹不知有多狠心，还不罢手，鞭杆只管转来转去地钻着，我想那血多半是从捣烂的牙肉流出来的。把老舅当作什么啦，当作牲口整吗？

我怎样也忍不住了，只觉得有股子说不出的疯劲儿冲上来，就把手里的药盆冲着车篷里摔进去，转身就往下扑，也顾不得什么恶狗，哪怕是豺狼虎豹！可一脚刚踩上车杆，好像踩了一个空，车杆是滑落了，还是断了，急切间也辨识不清。漫空里，我一把抓住大青骡子的肚绷带，才又翻过身来，一脚踩到另根车杆上，人算是跨上横在前面的骡背了。大青骡子嘶哮着撒开了四蹄，连骡套带胸兜一起挣脱了，和我一样发疯地奔开。

风打着脸，扑辣辣地打在脸上，能够抓紧的只有一双短手抓不过来的大青骡护脖圈。我知道终久要给摔下来，我没骑过光屁股骡子。可不是我能做主的了。

回头看了一眼。背后黑漫漫的一片，给泪水浸痛又给风刺痛的眼睛，什么也看不到。

但仿佛是，在风声里，蹄声里，在远去的狗吠声里，和在我急切的哭声里，就在背后黑漫漫的那一片田野里，我似曾看到——

一团儿血光，那盏残破的红灯笼，还在摇摆着……

一九六二·九·板桥

## 出殃

“怎么回事儿——这是？出殃啦？”

徐三走过头进院子，又迟迟疑疑来到二道门，还不见一个人影，就没再往里走，先把手里的考篮放在地上。手冻红了，掌心又给考篮把子割出深深沟痕，握在嘴上呵着气取暖。

顶面一溜三间正房，花棂子门窗都关得很严。大门二门倒又这么大敞着，真使徐三这个干过杠夫的家伙疑心这儿出殃了，只差门外没竖旗杆，两进院子没遍地撒上石灰粉。

徐三没来过这个离城二里路的小公馆。老爷开给他地点，问了又问这附近的街坊，才摸到这儿来。徐三只从烧饭打杂的闲拉呱儿里听到过，这个小公馆里的三奶奶比家里二小姐还小上两岁。讨来时，是个黄花闺女，不是窑姐儿出身的二奶奶比得上的。徐三也听说这位三奶奶除掉一个丫头在身边使唤作伴，这边宅子里再没别人了。老爷尽管为了讨这个小房，又下聘金，又盖房子，着实花掉不少。新人又生得天仙一般标致——徐三可从没见过——老爷却不大常来，十天八天走一趟，也不大勾留。敢情快上六十岁的人，精力不怎么够用了。可是风传这个又老又肥的老爷，又看上这边小公馆里陪伴三奶奶的丫头了，打算收作四房。要真那样的话，谁说得准老家伙不兴再讨个五房六房！

这个刚在附近一家卖野饭小铺子里喝了四两烧酒的伙计，停在二道门的过道里呵着手发了一阵子愣，心里有些沉沉的不大对味儿。过二十五岁的人了，还没谁来提过亲。在乡下老家，成了个给人取笑的老光棍儿。要说人品嘛，生得高高大大的，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没残废，没缺欠。除掉爱喝个两盅，也没什么嗜好。要就是脾气有点暴躁；行业干过不少，哪一行都干不长久就闹崩了。来这一家当差以前，干的是杠夫——伺候死人的营生，只说够久了，没哪一行干过一年零两个月，末了还是改行了。就只是老光棍儿这一行，一时还得打下去。

这三开间正房，门窗都是细工雕的棊子，新油漆，糊的银红水棉纸，里面关着奶奶和丫头，又都那么年纪轻轻的，得和老宅子里另外那两个女人共一个又蠢又胖又脾气坏的老头子。有一扇窗棂隔着银红窗纸，影出淡淡的一团儿绿晕，大约是放在窗台上的盆花，海棠或者万年青。靠窗太近了，隔一层水棉窗纸也透过来。

庭院里罗底方砖铺的地，左右两座花台里栽着双生的哥儿俩一般大小的石榴树，密密的细枝条儿上，叶子可都落光了。或许天阴的缘故，这大的庭院一点也不显得清亮，不说像出殃，也仿佛是座阴森森的凶宅。徐三真疑心两个年轻女人家，住上这大的宅院能不冷清、不害怕。

谁知道两个年轻的小娘们儿关在里面做什么！人要没事做，就得找点事儿，不用说了。

“三奶奶。”

徐三没敢放大声，轻轻地试着喊了一下。也没人应。

“真的出殃了。”

他心里头跟自己嘀咕。要说真的关在里面做什么，大门二门就不该虚掩着不上闩。可是他吓了一大跳，刚虾下腰去提考篮——也不知为什么要把地上的篮子提起来——背后不晓得哪一扇门吱哟一声。那个门研窝儿就那么紧、那么涩么？他连忙转过身来，就在这一边二道门的耳房窗口上，探出个上半身的妇人家，脸上带着点忍不住要笑的俏皮。原来开的是窗子不是门。

徐三真还少见过生得这么俏的小娘们儿，心里一慌，手里的考篮就落到地上。

“三奶奶，老爷……老爷差小的送这个来。”

女的捂着口嗤嗤笑，俏脸蛋儿给憋红了。

“真的，三奶奶……”

他也不知道该当怎么说，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女的愈发笑得摇来摆去，一对细皮嫩肉的小手合拢在嘴上，露出白羊毛的窄袖口儿里，塞一条水红丝手巾，飘呀抖的。手腕上佩一只翡翠镯，碧绿碧绿的，夹着

几丝儿白花纹。

徐三就只有愣愣地等着女当家笑个足，考篮也就一直双手捧在窗口上，等着三奶奶来接。

“总有门儿呀，又不是探监送牢饭，顶着窗口往里递。”

这位三奶奶笑得一点气力也没有了，靠到窗框上，轻轻捶着胸口。徐三这才被提醒了，急忙绕过来。

耳房门虚掩着，可还不敢这就贸然闯进去。

“还等三奶奶亲手给你开门呀，老爷也没摆这么大的架子！”

虚掩的门缝里，往外透着一股子暖烘烘的热气。徐三轻轻地用脚把门拨开，扁着身子挪进来。

屋子小，兜热，跟外边一比，另个季节。女的坐到一张铺着整狗皮的春凳上。面前红木架子架着一只铜火盆，烘篮上可正烘着件小衣服。

女当家一阵子笑过，红晕还停留在脸上，故意不屑地瞟一眼那只考篮。

“什么宝贝东西！”

“老爷吩咐的，有位下边来的老朋友送了些南货，差小的来孝敬你三奶奶……另外还有两百现洋。”

女的又噗哧笑了一声，没有接着再笑下去。那一对吊梢眼瞟着徐三，水灵灵的黑眼珠儿不知有多活，一刻也安静不下来，睨得徐三心里突突跳。

“新来的吧？”

“来也有个把月了。可惜老爷一直没差小的来。”

“那有什么可惜？”

女的咬着一只凤仙花泥染红的指甲，好像很生气，自然是矫作的。

绿翡翠手镯上细工雕着双凤朝阳，顺着上面生就的白色纹路雕成一缕缕云彩。

“没能来伺候三奶奶，是小的没这个福分。”

“倒是生的一张好嘴！”

女人瞅了徐三一眼，拉拉小皮袄琵琶襟底下露着白羊毛边儿的下摆。那小皮袄瘦得紧紧捆在身上。一道道横皱，托住两个鼓绷绷儿的奶子。那样紧的衣裳，恐怕连一根指头也难得插进去。再看那一双脚，鞋子也不穿，只趿着一双血紫绣花缎白兔毛镶口儿的拖鞋。这都不是个正经妇人的装扮。

“坐下烤烤火再走罢，天儿可真冷。”

“真冷。”

徐三一点儿也没觉得冷，却不由得缩缩肩。他挪挪脚步，脚底下净是瓜子壳儿。要坐就得坐到三奶奶对面另一张也是铺着整狗皮的春凳上，那就没礼数了，跟奶奶平起平坐的。

“怕的啥呀？还嫌矮不是？竖在那儿像座山样儿！”女的翻弄一下烘篮上烤的小衣裳。徐三这才留意到，那可不是别的，原来是件贴身的粉红软缎苏绣小兜肚儿。不觉有一股血滚烫地涌向脸上来。

“我就这儿蹲蹲吧。”徐三嗡嗡地自语着，蹲到火盆一旁，张着两手烤火。兜肚儿上微微散发出一丝儿蒸气，仿佛有股子什么味儿，可以嗅得出。

“看样子，你也不是做什么粗活的……”

“你三奶奶真算有眼光。可不是么，老爷雇我来管账的。”

徐三撒了谎，看着女当家很相信，就顺竿儿爬，云山雾沼地吹了一阵子。

“老爷是怎么喊你？”

“三奶奶就喊我徐三得了。”

女的又止不住笑起来。不知为什么，他觉得，似乎只要喊一声三奶奶，三奶奶就非笑不可。这么一想，胆子就放大了。

“我这是排行老三，一辈子的事。你三奶奶就不啦，有一天就是大奶奶了。”

“谁稀罕！当真那辈子作多大的孽，命该陪那个老不死的熬白了头发！”

女人撇撇嘴，斜了徐三一眼。徐三也经验过不少坏女人，这些眉来眼去的风情，他也不是不懂人事的傻子。不管正房还是偏房，家主婆偷下人也不是没有过。

“老爷什么都好，就只是年纪大了些。”

他还不敢说——老爷就是太肥了些，不是活生生的一条猪吗？凭三奶奶这么个又年轻又标致的人物，腰那么一掐掐，脚那么瘦尖尖，一双纤纤细细的小手嫩得撩一下头发也怕折断。就凭这么一只彩凤，配了老鸦，她呀不怨不恨那才怪！徐三脑壳儿里那点酒意醉得发酸了。

“人也真难，”徐三不怀好意地笑盈盈望着他这位不大正经的女当家，“老爷有的是万贯家私，只可惜上了年纪；我徐三年纪倒轻，又穷得叮当儿响，连个老婆也讨不起。”

“照这么一说，你跟老爷要能并一并，那倒是……”

“那倒十全十美了。”

“看怎么并罢；要是跟老爷一样老得喀嚓喀嚓响，又像你穷得叮叮当当的，谁倒了八辈子霉呀……”

女的又笑得发抖了。

“那要看三奶奶你怎么挑，挑老的还是少的。”

“真刁！敢情挑富的，不挑那个穷光蛋。”

女的迫不及要笑，急忙把嘴里清理一下。来不及转过脸去，一个瓜子壳儿就冲他吐了过来。哪儿不好落，单巧落到徐三的裆子上。徐三低

下头去，两个指头小心翼翼捏下来。瓜子壳像个人叉开两腿那样。他把它弄来站在火盆的红木架子上。

女当家的脸孔红起来，那样醉醺醺的，徐三心里似乎有数儿了。老爷那样又老又肥又给三房四妾的缠着，这个三奶奶倒能沾到多几个？要不又馋又饿才有鬼！

“这话不该我们下人说，凭三奶奶这分水色——”他可担心这话有些重，乘那点儿酒意又不由得要挑一挑。“你那头挑个富的，这头挑个年轻的，脚踏两船头，还怕挑不上满筐子满箩的！”

果然这位三奶奶的脸挂下来。那张俊脸蛋儿埋在足有四寸高的元宝领子里，稍一上了点儿气，就那么厉害了。

“胡吡！你这么烂嚼舌头根儿，当心老爷抽你筋、扒你皮。”

——你别装正经，一开头你就跟我嘻嘻哈哈的，当我不懂得女人这一套！徐三心里这么说。

“只要为你三奶奶，抽筋扒皮还算回事儿？”

三奶奶倒又笑了，一把瓜子壳儿撒到徐三脸上。

“为你三奶奶什么？我这充军充到沙漠海岛背了时的人，还有什么好处给人想！”

“我徐三是奴下奴，哪敢在奶奶身边儿想好处？三奶奶肯赏那么点儿剩汤剩水，那就算我徐三三生三世修来的。”

“想不到老爷瞎了眼，用上你这个吃里扒外的混账东西！”

女人嘴里说的能把人吓倒，那一对水汪汪一刻也不老实的黑眼珠儿却把徐三勾起火儿来，迷得什么都忘掉了。他可试了几试，想去摩弄一下那双又白又嫩的小手，胆子老是壮不起来。这个又馋又饿的小女人动了春心，对自己有了意，那该没的可说了。瞧她一点儿也不顾忌，一只脚褪掉鞋子趿子，翘在火盆子上一下下去捏，好像不知走过多少路，歇下来捏捏酸。脚上穿的雪青洋袜子，裹过又放脚背稍稍有些儿拱。

“你三奶奶肯骂我混账，那是情，谁有我徐三这么个福分……”

徐三没等话说完，只觉着脑壳儿里有什么东西往上一顶撞，又好像一股子烫烫烘烘的热劲儿打心底儿冲上来，一时压不住自己，扑过去，一把抓住穿着雪青洋袜子的脚，凑过嘴去便亲，可惜根本没有抓到手。女人急忙找拖鞋，没等蹬上脚，戴着玉镯的小手又给徐三拉住了。有那么一副翡翠镯挡住着，可就大不方便挣脱了。

“你这个要死的東西，快给我放开！”

“三奶奶，三奶奶，你就情愿给那口肥猪糟蹋，就不肯……”

“快给我放手，你当心三奶奶……”

女人的脸色变得惨白惨白，拼命地挣着。徐三忽然有点害怕，好像这又全不是那回事儿了，这小女人干么吓成这样子！就在他神情一恍惚间，一个不当心竟让她挣脱了，跑走了。

徐三愣愣地望着敞开的房门，半晌清醒过来，明白自己闯下大祸了，拔脚就跑。这才发现手里抓着一副翡翠镯，连忙搁到春凳上，仿佛再多拿在手里一会儿，就会烫到手，给人抓住脏了。可是考篮要带回去交差呀，他就慌忙把里面装的南货和现洋倒到另一张春凳上，仓皇逃出来。

他这才觉得天气真够冷的，加上心里又害怕，牙骨磕得喀喀响。

可那位三奶奶一直都不喊出来，可见对他还是有点意思。她那么慌张，吃惊，自然是害怕给她的丫头撞见，毁了名声。也说不定她是存心留下这副翡翠镯。真傻吧。定情的镯子。徐三这又连忙折回去，回到暖烘烘的小耳房。碧绿的翡翠镯揣到怀里，顺手又把那件还不曾烘干的粉红小兜肚儿握一握，塞进袖笼儿里。

灰砂迷眼，风是顶面风，吹得徐三拉纤似的倾着身子往前走，空空的考篮让风刮起来。他一手插在怀里，握紧凉阴阴的镯子，按在胸窝儿上，狠狠地要把它按进皮里肉里才称心。

粉红薄缎的小兜肚儿，裹着双凤朝阳翡翠镯，这段儿情日里夜里揣在怀里，要是这夜躺到床上睡不着，他就能拿来胡乱地作践；想着那个身段，那个人儿，水灵灵的眼神儿，白嫩嫩的手。梦里寻不着，醒来总是一找就找得到，怎么抱，怎么搂，那就不用睡吧。猫叫五更了，鸡啼

天明了，人还愣着两眼寻乐呢。老爷没再差派他下乡。没有老爷差派，就只有拿小兜肚儿翡翠镯，搂着抱着，解渴垫饥儿。

迷到垫不得饥儿也解不得渴的地步，人就迷糊得着了魔似的少心无魂。不知怎么的一疏忽，东西落到老爷手里了。不知是谁溜狗子，讨老爷的好，偷去交给了老头子。

“你给我说，你哪儿来的这些玩意儿？”

软缎苏绣的粉红兜兜儿抖到徐三脸上。兜兜儿上净是些发硬的斑迹。徐三脸红了，老爷那张又虚肿又带着重下巴颏的胖脸倒气得白纸儿一样，抖得那些松当当的肥肉，抖着软缎的兜兜儿。

“你不给我照老实说，留神我打断你狗腿，押你上衙门。”

上衙门那是没有的事，老不死的哪里就那么不要体面地乱张扬？打断腿倒是干得出。

“我买估货买的，打算娶亲用——”

“放你狗屁！”

老头儿胖虽胖，人倒挺溜活，伸手就抓起手边的一支水烟袋冲着徐三摔过来。那样细工铸打又那样单薄的白铜水烟袋，走他耳边飕的一阵风儿飞过去，跌在门外石铺的走道上，瘪得不成样子。走道上撒了些水和皮丝烟，好像踩烂一颗驴屎蛋儿。

徐三弯起胳膊搪着，一面跟老爷告饶：

“你老别生气，老爷，我说就是了。”

老爷的重下巴抖出三个下巴来。

“三奶奶听说小的要成亲，赏的……”

“狗屁！”

老头儿喊来管账先生给徐三算工钱。

“你给我滚！马上给我卷铺盖走路！”

老爷很费了些手脚，靠着伙计和账房先生帮忙，才算把那一堆肥肉塞进骡车里去。

“慢着！”棉布帘子掀开，胖脑袋又探出来，“别让那个混账走，给我看着。等我问个明白，回来我再跟他算账。”

“便宜了他——那样！”

骡车摇摇晃晃地上路了。骡车里又丢出这句话。徐三这才掸掸膝盖上的土，站起来——

要说三奶奶看上我，死心塌地非跟我徐三不成，一定就没有好声气地回他老不死的：我送他的，怎么样？我跟定他了，命该我熬到你进棺材？那辈子我作多大的孽，命该给你这口死猪垫棺底儿？想得真好！敢情那三奶奶也攒了不少私房，硬话说得出：我先告诉你，你回去要动徐三一根汗毛，咱们就撕破了脸拼一场吧！你还当是当初那个黄花闺女，随你想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别想！可不是么，三奶奶那张嘴也不是饶人的。六天前还送过那两百块大洋不是？就算她手头大，没攒下多少私房，收拾点儿细软，凭那两百现大洋，远走高飞，日子也过得下去了。哼！不那么便宜，你要是还想留那张脸去混事儿，咱们可先说明白，你得把徐三差派到乡下来照应这边儿宅子。你一个月不来一次，一年不来一次，我都不稀罕。我有本事养汉子，也有本事管得住丫头，事儿保管漏不出去，就算给你面子了。话说到这儿为止，你带回去想吧！石板走道的缝儿里不知什么时候落进几棵麦子，抽芽抽有两寸高。小娘们儿家也靠不住，这年头儿！人心昼夜变，天变一时刻。老家伙要跟她来软的，两句好话一说，再两百块现洋一哄，保不住贪图那份儿荣华富贵。那又何苦来？甘心伺候那条死猪到哪年哪月？不是也说过？谁稀罕什么大奶奶！小娘们儿家胆子小呀，要来硬的又该怎么办？刀子拔出来了，明晃晃的，也不那么了不起。老家伙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你给我滚！一针一线也别想带走，该找什么野男人找去吧！找他成千上万的。那她不软了吗？老爷，我再也不敢了；往后把我当猪当狗，我也服服帖帖伺候你一辈子。还不是哭哭啼啼求着吗？老不死的心一软，起来吧！往后就是养他个把两个汉子，我也睁只眼闭只眼。只一条，你养汉子不能拣老宅子里的下人养，我做老爷的去跟下人伙骑一头马呀？没门儿！我先把那个混账徐三整给你看看，问你往后还敢不敢！你给我死掉这条心……

“你还不快滚！”管账的瞧着骡车去远了，回过身来推了徐三一把。

“啊？要我滚？”徐三这才从一阵子迷迷糊糊里清醒过来。

“不要你滚要谁滚？当真你还要等老爷回来，十八两大秤来称你？”

看看这势头真是不大对劲儿。老家伙回来，不定要怎么收拾人。徐三倒是真心感激账房先生这么提醒他，千谢万谢搭救之恩。要按他自己穷琢磨的那些，好是太好了，天上掉下来的也没有那么好；坏的又过于坏了，坏得不敢想。他虾腰作揖地谢过账房先生，忙去打点铺盖卷儿。

“这你不能带走。”管账的张起双臂拦住，“你要带走行李，我可就没话回老爷了。”

徐三没料想有这一手，左右又没别人。“我回老爷，得说你溜走了。挨骂，我是认了，谁让我心肠这么软呢？没有让你带着铺盖溜走的道理，没的让老爷疑我偷放走了你，那可担待不起。”徐三看着地上的铺盖卷，被子、褥子、换身褂裤都不说了，新制的两套夏布褂裤，留着出客的行头还没上过身呢，都打在行李里了。他可有点子迟疑。

“那就请先生把这个月的工钱算给我吧，要不，连路上喝口水的盘缠也没了。”他望着账房眼角上夹着的黄眼屎。

“我劝你少噜苏，你舍不得工钱跟行李，你就待在这儿，等老爷回来再说吧。”

“工钱也是老爷交代了要算给我的，你就行行好……”

“谁说不是啊，等老爷回来跟你算账吧！”

账房先生呸的一口浓痰吐到地上，正落在那几棵麦苗子上，用脚蹉了蹉，一甩袖子走开了。

“人心不足啊，这年头好人难做！”

管账的又回过头来，喊来那个烧饭的，徐三的铺盖卷儿被扛进账房去了。

徐三愣上老半天，就怀着这么一股子怨气回家了。

家离城里也不十分远，二十来里路，步辇儿不用一个时辰。徐三在外拉雇工，从来干不长久。可像这样精光光走回家，倒没有过。一家人把这个败家星给数落得站也不是地方，坐也不是地方。徐三自己可还没死心，想着那个把他迷死又害他落到这般地步的三奶奶，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再去碰碰运气。家里这碗现眼的闲饭也难吃下去，碰运气去吧。碰得上，人财两得，也给一家人一点颜色看。那时节，爹也是爹，娘也是娘，哥哥嫂嫂也是哥哥嫂嫂了，看他们还是不是这副鼻子眼睛！

在家里闲蹲了几天，徐三鼓不住又得出去，也鼓不住一家人给的闲气。

看看就快临年根岁底，找个饭碗也不那么方便，他是下了狠心再去那位三奶奶那儿碰碰看。

背着细长细长的空包袱，走着就没劲儿。路上不歇地想着那副翡翠镯和那件兜肚儿，真后悔怎么会露了白。今天要有它在手上，还有什么可愁的？小娘们儿要认账，珠宝细软那么一卷。万一要是不认账，就作押头，敲她一笔。不要多，来上一吊现洋，顶好把她跟前的丫头再要下来——老宅子那边说那丫头生得水葱似的，老家伙久已在打念头，想要收作四奶奶。自然还是闺女，比起三奶奶这个残花败柳又要高强多了。人财两得呀，他倒又懊悔起来，那天怎么单巧就碰上三奶奶；要是先碰上那个丫头，照样勾搭得上呀，事儿就糟不到今天这般田地了。

傍晚时分赶到了。老远就瞧着那个宅子门前出出进进的一些杂人，似乎动工做什么。徐三把脖儿套的驼绒毡帽统统拉下来，遮到下巴颏，只露出两只眼睛，害怕遭到熟脸子。这天气冷得紧，风又大，帽子这么拉下来，倒也挺是那么回事儿。

走得近一点，才看出那儿像盖房子什么的，门口正在竖旗杆，几个汉子推架着，下面没有培土。旗杆上飘着长长的黑幡，风太大，使得旗杆要费很大的力气才扶得正。

宅子西边隔一道土垄，有条不像样子的小街。徐三那一次提着考篮送南货来，便在这条街上问过路，吃过两杯。大约天太冷，很少还有过路的人，卖野饭儿的小铺子生意也收了。

——这到哪儿落一脚才好？嘴巴罩在帽套子底下，跟自己打商量。靠嘴边儿，帽幅上喷的热气湿了一小片儿，风一吹过可有点儿凉。既是

来了，二十里路赶到这儿，又进不去那个宅子，总得候候看。

“掌柜的，怎么这样早就上门啦？”

徐三荡进卖野饭儿的小铺子，装着赶长路那个劲儿，跺跺鞋子，把毡帽卷上去。

“没什么生意，又快到年下了，不上门又干么呢，二哥？”

“想打个尖儿，这不黑了？”

“我说你这位二哥，再走上二里路，也就进城了。那边儿什么可都方便……”

“这路我倒熟，倒想赶进城去歇歇脚。掌柜的，你看这脚底打了泡，还能赶路么？凑合在你这儿歇歇腿吧。”

“那倒没什么，横直咱们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吧，快坐下歇歇脚。”

掌柜的倒是个和气生财的小生意人。做惯这个老是五色人等上门来的小生意，乍乍的还像受不住冷清，就和款待亲朋一样，小木盆打了一下子洗脸热水送来，又冲了一壶大叶子茶。

“我看，你们东边那个大宅子办什么事儿吧？”

“丧事儿办过了；明儿就是头七，要办回煞啦。”

“死的是丫头还是奶奶？”

徐三一时情急，疏忽了应该避避口风。掌柜的倒没大留意，老于世故地撇撇嘴：

“给人做小的，十有九个都没好收场。这样的事儿不稀罕。”

“没好收场？敢情……？”

好像有块大石头沉沉打在心窝儿里，打得徐三摇摇晃晃就要栽倒下去。

照店掌柜的说，这位给人做三房小老婆的娘们儿，私底下养汉子，养的又是老宅子里的下人，给老爷捉了奸，一恼一羞，倒是吞金自尽了。

“这小娘们儿虽说给人做小，又倒贴养汉子，可总算是个烈女，倒难得。不像有些下贱女人，给撵下堂了，还赖三赖四地苟活着。”

掌柜的啐一啐烟袋琉璃嘴上往下流着的口水，品品味儿，叹口气道：

“话又说回来，偷汉子嘛，也偷个像样儿，不是么，你这二哥，偷起家里下人，这不是自讨下贱？不是该死？”

徐三少心无魂地应诺着，脸色很难看。算算日子，回家到今天，可不正是七天？那么一枝花儿似的三奶奶，该是被解雇的那天就让老头儿给逼死了。

“你可听说，那个下人怎么样啦？那家老爷饶得过吗？”

“这些子腌臢事儿，咱们也没多大闲工夫去打听。不过风言风语地传着，倒贴给那个下人的金镯金箍子都追出来了。老头子大概看钱比人重，光顾着死逼活逼，硬要这个小娘们儿供出另外还倒贴了什么。这么一来，这边逼出了人命，那边也让那个下人给溜掉了。老头子也算倒足了王八霉运啦！”

“这位小老婆，娘家要还有人，怕也不能饶过老头子吧？”

“有人哪！要没人，丧事也办不这么大。娘家要告状打官司，老头子撒金撒银的才把事儿按下去。赔钱不用说，开吊用的场面不用说，寿衣寿材也不用说；单是这七七四十九天道场，就得按规矩来，一样也省不掉。明儿就是头七了，如今普普通通的人家，哪还有做回煞的？”

徐三自己也弄不清口里喃喃地念着什么。掌柜的以为他不懂，一旁细细地讲说着：

“咱们俗称都说‘出殃’，他们考究点儿的人家才说回煞呢。”

“你说，咳，掌柜的，头七出殃，鬼魂当真回家来看看么？”

不知道徐三这家伙又想到了什么，眼睛死定定地盯着桌上跳着灯花的菜油灯。

“谁知道？怕总是诳人的多——我看。”

掌柜的起身去招呼饭食。小店堂里昏昏的一盏油灯，只能照亮桌面这么大的地盘，照着徐三一张刀刮似的板硬的龙长脸。那对三角眼儿一直都死定定地盯着灯焰儿，其实不知是望着什么。那两只胳膊平伸在桌子上，下劲儿抠着油腻腻的桌子面，抠得指甲里塞些油垢和木屑，隐隐有些儿胀得痛。

到子时，那大的宅子里就该一个人影儿也没了。去吧，没生缘，倒有死缘。那么一朵花似的，这样大冷天，尸首该还挺新鲜。他把拳头轻轻擂了一下桌子，站将起来，愣上一阵儿又坐下来，顺手把灯捻子剔大一些。照理说，棺木还没煞扣，里面人也有，财也有。也但愿宅子里衣物首饰还没全搬完，去磕它一个老实的。

心里当然也有点难过，人心到底是肉做的。她死是为我徐三。今生好事不成了，命定的。我这番情义报在你尸首上吧。天缘凑巧呀，早不想来看你，迟不想来看你，神差鬼使就领我单挑上今天赶上这么好日子，阖宅子没人，都避开躲殃去了。你我阴间阳世生死来相会吧。

伺候死人的行业，他干得最久，玩尸玩过一年多。老话都说，人死如虎，虎死如绵羊。他可不大觉着有什么可怵的。人死了，就是死了。给那么多尸首抹身子，穿寿衣，一叠火纸蒙着嘴，抬根木头桩子似的，硬梆梆的一抬就放进棺里了，可没见过哪具尸首敢不听他的，也没见过哪具尸体还敢动一动。要说出殃，也不是没见过；见过也不止一两次。做头七回煞，头天晚上，子时前就要准备一桌酒席设在灵堂里。死者的衣饰，要拣点儿生前喜欢的好生摆设起来。所有的门窗橱柜一律都敞开。上香点烛，焚化纸箔，完了就把全家不分里外遍地给撒上石灰；大竹篾筛子里盛着熟石灰粉，筛着倒退着，屋里屋外落过一场雪似的，不能落下一个脚印儿。全家这就不留一个活物，一齐住到近亲街坊家里躲一宿，让那些阴差押解亡魂回家来告辞，就此永诀尘缘，按着什么恶狗村，望乡台……七天一站地走进阴曹地府受点托生去。尽管这样开门敞户，不留一个人守家，有了门前旗杆挑着的天灯和黑幡，怎么样下作的小毛贼也不去碰那个晦气了。这要等到天色蒙蒙亮儿，合家回来聚到大门外哭呀嚎的来上一场，金箔银箔整串的元宝烧完了，就该齐打伙儿涌进去，看看地上有没有什么痕迹，酒席衣饰有没有动过，似乎去世了七

朝的亲人能够重又回家走上这么一遭，心里多点儿安顿，好像重又团聚了一场。

他徐三就不肯信这邪。徐三就该是那些血气正盛的壮小子，什么都不信，只信他自己一个人。石灰上落下什么痕迹呀，耗子爪、狗蹄子，酒肴也兴少了些，筷子也兴动过了，也有的橱门关上了。只有一回他亲眼见过，一路留下鸡爪印子，大得很。天亮前，鸡子上宿还没放出笼，也没有那种大的鸡爪。人们都把阴间的差役叫作阴鸡子，把家来的亡魂叫作殃鸡子，敢情生的就是那种脚。他徐三还是不信那一套邪。躲不了是只癞头雕嗅见死尸的味道落进院心了。

“我就不信这邪！”

徐三端起盅子，跟掌柜的对了对，一仰脑袋把最后剩的半盅二锅头儿干了，去摸烙饼。“我就不信这邪！”重复地叨念着，烙饼上抹上一行臭酱豆，来上棵大葱。下酒是它，卷烙饼也是它，吃得满脑门的大汗。

小饭铺儿没歇处，老板客气地虚让了让，徐三也假意谢了。烤一阵火，说要进城去，天恐怕早已交过子时了。满店堂棉花柴的黄烟，辣得睁不开眼。酒烧热的脸子，一走出屋门，好像一头插进冰窖子里，人就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天可是一个星渣子也没有。

黑幡和旗杆，尽都沉在黑里，漫空一盏白冷冷的天灯，恍恍惚惚不知是远还是近，悬空直打战。徐三瞄着天灯，爬过那一道土垄，来到旗杆底下，也摸到旗杆了。仰脸看看，昏昏昏黄的白灯笼似乎更远了。

旗杆隔一片空场直对着宅子。大门、二门，正房的花棂子门，一路敞到底。站在天灯下，一眼就能望见正房灵前两团阴绿惨惨的烛火。

徐三躲过当门射出的淡淡的烛光，绕到黑地里，往大门那边摸索过去。酒没过量，却很有几分醺意。上次来时也是这样醉醺醺的。一心只想着三奶奶的俏模样，一心只愿棺材没煞扣。什么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自己是个地道的男子汉。男子汉血气盛，头顶阳火高三尺。摩一摩太阳穴，阳火就能高三丈，什么样的凶神恶煞也得避远着点儿。

黑里看得见，白石灰一直铺到大门外。明儿清早人们就该到处去传说，阴差穿的还不是跟咱们一样的老布鞋！这还不算，等到发现棺里的美人儿光赤赤挺到地上，那可更是千古奇闻了。要是不用费大劲儿，那

就托她到床上。那么样小巧的身段，重不到哪儿去，了不起八九十斤吧，抱她出棺也容易，僵直僵直的。要怕给尸气冲了，拖着两腿倒竖起来也成。这些手脚他都内行。站在门旁暗处略略地这么一思量，身子一闪就潜进大门里。

一阵儿清淡淡的腊梅花香，连带有一股甜腻的年意给人。站在二道门黑糊糊的过道里，徐三把他驼绒毡帽套子又拉下来盖到脖子上。那些情景还像昨天一样地新鲜；就在这间小耳房里，红木架火盆上烘着粉红缎的兜肚儿。就是那张逗人着迷的猩红的小嘴唇儿呀，一紧一合吐了满地瓜子壳儿，还吐了一个壳儿落到自己的裤裆子上，怎么就该是这么一个薄命姐儿！那回子来这儿，也是静寂寂的，一个人影儿也瞧不见。“怎么回事儿，出殃啦？”还那么说过，真给说中了。可就是缘分前生欠，孽债今世还。要不也没那么巧打巧中的事儿。

徐三轻轻地走过二道门，院子里遍地白得发亮的石灰，好像踏着月光，只是地上没有影子，便又好像走在雪地上。四周围真是静得掉根绣花针儿也听得见。大袄前后大襟儿一走一拉风，呼拉呼拉响，仿佛背后有人不紧不慢地紧跟着。整个脑袋蒙在帽套子里，一双耳朵听什么都失真。要是真的有个什么打背后赶上来，掐住他咽喉，他可一点儿也顾不过来，这就又把帽套重新卷上去。脖颈清凉得如同浇上一盆冷水，跟手就有一阵溜檐儿风，小刀子割似的刮着一双耳朵带上后脑勺。冬里剃头就是这味道。

正房里，当门一条长长的供案，供着些盘呀盏儿的。两支三斤沉的大白蜡烛烧得噗突噗突跳，仿佛徐三的心跳也有那么响。烛火从大敞的花棂子门里照出来，一幅折扇那样地照在院心的白石灰上面，一直映到对面耳房的窗棂子，烛光映到那上面可不怎么亮了，黄浑浑摇摆不定，仿佛有一团团黑影在那上面蹦跳。三奶奶就是从那扇窗棂后面探出头来对他徐三笑的，那又是个什么情景！什么样的情意！

徐三摩弄一下太阳穴，才又壮起胆，戴着头顶上三丈高的阳火，踮着脚尖往前试了试。一步踏下去，真像踏在整堆的枯叶上那么响法儿，有点儿不敢落脚。走进正堂的廊檐底下，一眼就瞧见两支大白蜡烛中间高高耸起的棺头，黑漆发亮。上面一行老宋泥金字，笔画连笔画，字头连字尾，一路压挤得够结实。徐三扁着身子一个侧转，人就潜进灵堂里，脊梁靠紧到开向里面的花棂子门扇上。不知碰到门上哪儿悬空的铁吊吊儿，叮铃叮铃地响动好一阵儿。这么小的一点儿动静，也好像能把屋顶上的尘吊子震动得撒下来。

他算把气平了平，四周也看了个清楚。走到黑漆的棺材旁，刺鼻的杉木和油漆的辛辣。棺木有两盏领路灯，看不见焰子，照出后墙上撤去中堂字画留下来的痕迹。他是个内行，一摸棺口沿儿、心里一阵子跳得能把人给憋死，这段生死姻缘算是成全定了。

“三奶奶，我可是来了。这一趟可不能净听你打发，得让我徐三做点儿主了罢？”

这大的棺木，尺寸不止三六。里面平睡上两个人也都宽松。手在棺盖上来去抚拭，手底下那么光滑，依稀还有些温热。这不就是那个裹在小皮袄里面活生生的小身子么？一个念头闪上来，你忍心把她翻尸倒骨地糟蹋吗？但只那么一闪，这念头又飞去无影无踪了。你死得好，你自个说过，除非那辈子作多大的孽，命该陪那个老不死的一同进棺材。你这一死，才有今儿夜里咱们这段儿缘，前生前世注定的。完了我给你收拾好，不让你留着光条条的身子现世，你就快去投生吧，多不过等你十五六年，十七八年，我徐三可还壮实得很。

不知什么时候起了一阵子轻风，把地上一些纸灰飘飘飞飞地扬起来。那一对烛火摇曳着，露出长长的一截儿烛花。咱们就白烛底下入洞房了，世上真是少见吧？他去棺材的脚头上端起靠右边的一盏领路灯，走到东边的上房去张望。

雕花红漆架子床，大得像一间小套房。床上罗帐绫被恐怕还是死者生前摆设的老样子。东墙一溜两大橱柜，橱门也都开敞着，一叠叠净是四季绫罗，闽漆首饰盒一只又一只。靠窗设一桌八碟五簋酒席，两只红玛瑙顶的锡酒壶对角斜摆着。四面四张太师椅，主位椅靠上担着一袭血紫缎面灰狐大披风。这些财贝，他要什么就拿什么了。徐三放下手里油灯，提起一把酒壶，对着凤头壶嘴咕嘟咕嘟一口气就饮下半壶高粱。然后这才斟出两杯酒，端起来冲着帐钩上的和合二仙绣人儿擎了擎：“干掉这盅交杯酒吧！”架子床栏上嵌的白铜镜子里闪出他挥动的袄袖，可把他吓了一跳，杯子里的酒泼洒了一桌。

“斟满，斟满，子孙满堂！”

他干了一杯，另一杯酒洒到地上。灯光从下面照上来，使他那一张僵硬得绝望了似的脸孔显出有些浮肿。从下面投上去的一些黑影，便好像在他浮肿的脸上挖出一个又一个窟窿。

“哈哈哈哈哈……”

就在屋顶上，徐三的当头，发出一长声尖厉的长笑。油灯从他手里抖掉到地上，立即就熄灭了。眼前陡的这么一黑，人几乎瘫倒下来，幸而一把攀住了桌沿儿。

“妈的！”

他心里骂着，一下子就弄明白那是夜猫子一声叫唤。

落在地上熄掉的油灯，他也不管了，就着外间那对白蜡烛照过来的亮儿，他转过去，伸直胳膊去捞另一只壶。刚提到手里，又放下了，窗外好像有什么窸窸窣窣的动静。

方才泼在桌面上的酒，一滴一滴地滴落地上，那样地清脆，不知有多响亮，似乎一滴就能把地上打穿一个洞。可他刚刚听到的不是这个声音。回头望着那一对重叠成一支的白蜡烛，侧着耳朵仔细倾听。

隐约的，似是脚步声，又似是院子里石榴树梢在风里摇擦。徐三不由得后退一步，有点感觉着酒气一股股地往上冲。

在他清清楚楚听出那的确是脚步声在轻悄悄走动的声音，而又愈近了之后，倒真有些沉不住气了。回头望望背后，似乎听见自己脖子转动的声音——干涩的门轴儿研着那样。要是真的不行，恐怕非要找个退步躲躲不可了。

老半晌都没再有丁点儿声音，反而使他觉得会有个什么东西不是从地底下，就是打头顶上一下子冒出来。人是继续往后退，退着。就在正堂门那一边的廊檐底下，忽然连连发出一串脚步声，又忽的停下了。

一点儿也没有听岔。徐三便蜷曲着身子，急忙躲进背后靠左边这架大柜子下层一个空当里，把橱门轻轻地往里拉拢上。

徐三有点不明白，当真能有比他还大胆的家伙敢来这地方！不自觉的，好像要多找一份儿安顿，他把帽套重又偷偷地拉下来。谁知只一放手，橱门从手里脱开，往外转回去。那副铜片儿拉手铃铃地颤动个不停。

就当徐三正待伸手过去把橱门拉回来的当儿，正堂门口一阵风似的

跃进一个黑影儿，一下子就又消失了。

他相信，千真万确的一点儿也没看走眼。就算看走眼儿，耳朵可没有听错。那个黑影并不大，好像是个人形，非常灵活，轻飘飘只那么一闪，真似一片树叶儿飘进来。只是在这么死静死静的整个大宅子里，那动静却又显得很不小。

仅仅的，只沉寂了一声鸡叫的那点儿时间，那双脚步便在外间灵堂里急促地走动起来，很轻很轻，要不因为地上撒遍了石灰，恐怕一点儿声息也不会有。

他听得出那双脚步声走到棺材后面去，停了好一阵，绕过一圈便走向他这边来。他可准备好了，只要是人，他就一下子跳出衣橱去，先把那家伙吓一下，准能昏过去，那就碍不着他照样干他自己要干的。

烛光里又似多出一片光影，渐渐地随着脚步声挨近这边门口儿来。这人好似跟他学着来的，准是端起另外那盏领路灯照亮儿。

然而房门出现的竟然不是人——

躲在橱柜里的徐三，当头挨了一棍子似的，眼前一阵子黑。他能感觉到脸上一下子血液退净了，脸皮急切地跳动着、痉挛着。

“你真回来了？”

徐三心里发疯似的叫喊着。三奶奶的鬼魂出现了：一张脸煞白得没一点儿血丝。穿的还是那件高得低不下头的高领子小皮袄，外面多加了一件长坎肩儿。手里端着一盏她自己的领路灯。

她那藏在高领子里的脖子，似乎僵直得转不动了。一双眼睛倒插着，带着杀气。那一对生前老是滴溜溜转个不住的黑眼睛珠子转到左边的眼角上，看了一眼她的床铺，停在床上良久良久。遂又转到另一边眼角上，露出可怕的眼白，瞟一下靠窗口给她摆设的酒席。然后便直定定地望着徐三这个方向，黑眼睛珠子就不再动了。

徐三的牙骨直打战，用劲儿把下巴颏抵在蜷到胸口的膝盖上，这样也还是制不住发抖。忽一阵感到下部酸酸的，像尿的东西，就不由得热烘烘刺出来。

“三奶奶，菩萨，你就饶过我吧，饶命吧！都是我该死，小的坑了你。皇天菩萨，小的也正想着，方才还在想着，哪儿忍心把三奶奶你翻尸倒骨！小的允愿，把三奶奶你当作活神仙供奉，求你饶命，小的赌咒马上就滚，不敢动三奶奶一针一线……”

可三奶奶的鬼魂一步一步走近来，那么清楚，那么顶真，小小的嘴角上挂一丝儿冷笑，仿佛说：

“徐三，你还能跑得掉吗？你自己冤魂缠腿跑了来，我可要伸冤报仇了！”

鬼魂一点儿也不偏偏身子，对直地冲着徐三走来，伸手就来拉徐三面前这扇半掩的橱门。

一声惨嚎，徐三似乎也同时听到三奶奶更加惨厉地来了一声尖叫。油灯打他头顶上摔落下来，徐三便一下子栽出橱柜，什么知觉也没了。

这是一段儿腾云驾雾似的迷乱，人掉进深黑深黑的死谷里，一些突兀的幻象，一些灼热和窒闷……一些空白。

徐三苏醒过来时，躺在地上，觉得浑身发硬，心里很清醒明白，想起起不来。周围闹哄哄的尽是生面孔，一时认不出是个什么地方，也分不清时间有多早多晚，只知道这是白昼。

人们吵嚷着：“醒了，醒了，还醒过来了！”徐三的大腿上不知挨谁狠狠踢上一脚。

“混账东西！混账透了！”那可不是先前的老爷——那个老不死的肥老头么？披着件大斗篷，就那样，也还是一只狮鼻冻得通红。

徐三腿上挨了这一脚，反而像被点到了什么穴道，筋骨一下子活络起来。他这一坐起，发现满地上尽是印满了足迹的白石灰，自己身上也是一片白。这才把断掉不知有多久的记忆连接上。

可是就在他背后的地上，直挺挺斜躺着一个女人。一张脸仰天朝上，沾满石灰的散乱的发髻铺了一地，铺到他手边儿。高高的衣领敞开着，那张俊俏的脸孔显得胖了些。

他这一照眼，又险些儿吓得昏过去。

“你说，你给我说，你又跟这个鬼丫头干了什么好事儿？你给我照实招出来！”

老头子指着躺在地上的女人，挥胳膊跺脚地喝问他。斗篷抖来抖去，地上的石灰一阵阵被扬起来，把徐三给呛得直咳嗽，不敢喘气儿。他可还在迷糊着，一时摸不大清楚眼前这究竟怎么回事儿。

“还用问吗？”有人插进嘴来说，“还不是伙着一起来偷三奶奶的遗物！也不怕冲了煞气，图财不要命的！”

人们一直乱嘈嘈的，议论的议论，出主意的出主意，都在商量要如何如何处置这一对合伙儿行窃的狗男女。

请来给地上躺着的女人下针的道婆子，下了三道针还没见效，就又添上捆嘴巴，一下下捆着，数说着：

“说句公道话，这个贱丫头真真的忘恩负义罢！三奶奶上好的衣裳由她挑着穿，上好的首饰也由她挑着戴，待她不薄呀，真还有心肝？救不活也算报应了。”

“可不吗？世道人心可是一丁点儿也靠不住了。”

“说得是。三奶奶尸骨还没寒，这就勾来野男人行窃。不怕吓得三奶奶回不了煞吗？忍心哪！该挨天罚的。”

妇人家大约都是这样议论。绳索已经找来，动手把徐三反铐上。地上的女人有点儿抽筋，人中扎下一根两寸来长的银针。有人就提议，先别捆徐三，索性等女人还醒过来，把两个人脱光了捆在一起送进官里去。

“天老爷有眼，天罚吧！犯了煞，回老家。还指望她活过来呀！”一个妇人，戴着孝，大约是三奶奶娘家的什么人。

这地方可正在二道门的过道里，一旁就是那间小耳房。徐三站起来，就认出这是在哪儿了。徐三被人架持着，他那顶连着头套的毡帽也不知丢到哪儿去了。低垂着光脑袋，也不是懊悔什么；他还没把这桩事体搞得清楚，正在从头到尾想着。

他回过脸去，从一伙儿人头顶上望了一眼。只见背后灵堂又换过一对新的白蜡烛。火焰淡淡的，失色地跳动着，断续从那边传来妇人嘎哑的哭嚎。

徐三光光的脑袋上盘着辫子，脑袋垂得更低。那辫子脱散了一圈，辫梢便拖在畏缩的肩膀上。绳索把他厚棉袄勒出一道道的深沟，他是被五花大绑地绑上了。

这天气倒真冷得够瞧的。徐三的裆里冰凉冰凉，好像结了冰碴子。

一九六二·二·浮洲里

---

[\[1\]](#)科举时代考生携带文房四宝及食物的篮子。

# 锁壳门

一眼看不到边际的黄沙，天连着地，地连着天，寸草不生。覆盖在这巨大的旱湖上的云天也显得异常地低沉。老黄河曾经冲进这片旱湖，打这片土地上掠走了不知多少人畜和庄稼。年代被遗忘了，老黄河留下的黄沙，埋葬了土地和土地上的生命，一切的生机似已放弃再跟灾害争战，千古万世自绝地隐入地层的深处。

在残冬的风季里，狂风就会不分昼夜地呼啸，黄浑浑的土雾遮去日月和星辰，天和地就迷失了。湖底没有路途，风砂追踪在赶路人的身后，一步紧跟一步掩埋那些孤独困乏的足迹。人们要能望见那座古老的锁壳门——那个夹在天和地接缝里突出的黑点，算是已经走近有人烟的地方，重又回到了人的自己的族类里。

开始在沙堆里发现有疏疏落落的白茅，蒺藜谷，有游动的蜥蜴，大脚蚂蚁，渐渐就会听见孩子们的嬉器，犬吠，下蛋母鸡狂急的尖叫，老柏树丛的背后便会赫然出现灰暗古老的锁壳门，这就是旱湖边缘上的万家庄。

锁壳门上落满瓦灰色的家鸽——似乎是家禽家畜里唯一没有给人类破坏掉家室的一个族类。在锁壳门的廊檐底下，它们宜室宜家的，一代一代繁殖着儿儿孙孙，一代一代地延续着。

中国式的铜锁是什么形状，锁壳门的门楼便是什么式样。万姓的祖宗留下这个庄子，和庄子四周垦殖出的耕地，似乎都没有比锁壳门更能向他们的儿孙显示出山高水深恒久的恩泽。万家的儿儿孙孙也正似那些家鸽一样，靠着锁壳门的荫护，世代繁衍。这里是根，是源，“万氏宗祠”暗锈的泥金大字，说明这是这个大家族的祖庙和法庭。

灰沉沉的黑漆大门，长年把另一个隔世的天地关闭在里面。一对黄铜的豸头门环，总是阴森森不满地窥望着什么，鼻子里穿进远古的奴隶

才有的大铜环，仿佛这就是万氏先远三代祖宗神明的眼睛，瞩目这一个宗族部落，不放心他们都能是贤孝的子孙。

把守在门两旁的大石鼓，以及夹在五磴高石阶两边的倾斜的青石坡，都被年代的手掌不断摩搓，光滑发亮，太阳光停留在上面的时候，就会反射出耀眼的光芒。门前老柏树的浓荫，一过晌午，就遮住这些门台。若是暑天，墙上就靠着些锄头叉耙，门台上躺满了从田里转来歇午的汉子，光着脊梁，从盖在脸上的斗笠底下，扬起酣睡的鼾声。

天气真是热到了顶儿，旱滩上白耀耀的一片热砂。

永春从湖西成交了一笔粮食，领着一批行里的伙计冒着盛暑过湖回来。永春骑着一匹麦红骡子，黑灿的长方脸上，汗水调和着尘沙，仿佛患上某一种顽癣。那是一张顽强的脸型。呆滞的眼神，不容易动声色。

永春一回来，就碰上锁壳门的大门大敞着，不用说，族人当中又出了什么事儿。在他跳上青石台，还不曾转过影壁的当儿，迎面就碰上大春从里面冲出来。

两个人面对面愣一下，大春把肩膀上的汗巾扯下来，甩到另一边的肩头，鼻子里哼了一声，脚一跺就走出去了。

正堂里，人们零零落落地散开，他看到他老大背向着外面。人们走着，又把那个兀立的背影遮住。

永春咬咬白齿，心里已经有数。院心的古槐上，知了正鸣得紧，把烈日的火热从天上纷纷叫落下来。永春抹一把汗，抢在众人前面，退出了祠堂。

锁壳门当面，是一座大塘，清涟涟的水面上漂浮着几只白鹅。他发现大春并不曾走远，叉着腰立在岸边一动不动。

“怎么回事，二爷？”一个伙计问。

伙计把麦红骡子的缰绳递给永春。后者直着眼睛，只管盯住大塘岸边上那个背影。“丢脸吧！”他接过缰绳，喃喃地说着，仍旧望着那个方向，望着大春的背影。

“四十亩田，值得那样争吗？”

\*\*\*

转眼就是秋风萧索的季节，锁壳门前飘着鸽子们脱落的羽毛。鸽子换翎，总是秋收大多忙过去了。田野只剩下豆类秧棵，都是矮小的庄稼。太阳辛苦过一个长夏，开始一天天地衰微下去。

二腰子继承了新田，有事没事总想在这块四十亩的土地上转转，要不是还有点怀疑祠堂会把这块田割给他，一定就是不放心谁又会把他这个新产搬了走。地边上有棵死树桩，树干早已锯掉，还剩下拴不住牲口的短橛子，泥土里埋着根网，不绊犁头，就绊耙齿。这块田正跟大春是地邻，二腰子挖着死树根，手底下一再留神，没有一铲敢碰上陕沟地界子。大春不是好惹的呀！二腰子掘着土，心里一刻也不停地跟自己咕哝着。这块田，大春十拿九稳要断给他的，大春是个什么样的人？谁敢惹他？要不是新宅子的长春挺身而出说话，老族长真就把这四十亩地断给大春了。

可是大春这口气能轻易就消了吗？已经找过了他几次的麻烦。大春不是好对付的。

二腰子手底下掘着土，跟自己一说一答地唠叨着。

谁知道他那个无赖又要借个什么名目再闹一通？真难说。动不动他就跟人拼命，有谁像他那样拿命不当命？歇歇吧，歇一会儿。二腰子抹一把汗，挺挺腰骨。

他这一抬头不打紧，这才发现大春站在坑边儿上，不知多久了。大概是刚从外面回来，肩上背着褡裢，穿一身出场面的干净衣裳。二腰子站在坑底，就闻见冲鼻子的一股酒气。他仰脸瞧着大春那一双红红的小眼睛，嘴角里咬着一根剔牙的秫秸篾儿，心里就有些胆怵。

“刚从集上回来，大春哥？”

“敢情刚回来！”大春歪歪嘴巴，“瞅我不在家下手是吧？”

二腰子带着闯了祸的难堪，看一眼自己挖掘的土坑，陪着笑脸道：

“你瞧，要不把这棵死树根挖掉，咱们两家不说耕地不方便，庄稼也影着不肯长了……”

“住手！你少跟我噜苏！”

“这不就快挖出来了吗？不就剩一点点儿啦？等挖出来，当然我得把它填平。”

大春不等他说完，一下子跳进土坑里，一脚踏住二腰子手里的铁钎。

“你少打那个歪主意！想破我田里风水，你慢着！”

“这倒从哪儿说起，大春哥？好歹一笔写不出俩万字儿。我要长那个坏心眼儿，我就……”

“别跟我攀枝攀叶儿的！”

大春肩上没挂着白大布的汗巾，就把襟褂扯下来，甩到另一边儿肩上。他发起脾气来，总有那种摔东摔西的毛病。

“少废话，你马上给我填上！”

大春吼嚷着，把二腰子气得下巴颏儿直打哆嗦。秋阳照在那张扭曲的脸上，白眼珠子净是血丝织成的细细的网络。

附近田里走过来几个汉子，想调解，插不上嘴，又拿不定先把谁拉开。

“我可告诉你，二腰子！”

大春准备攻击谁似的，躬着腰，伸长了下巴，龇出凌乱的黑牙齿，像是含着一嘴的黑釉子碎碗碴。唾沫溅到二腰子脸上。

“你不要狗仗人势！惹上我火儿，我管他谁有钱有势，一样儿我要他的命！”

这样的狠话从大春那一嘴的碎碗碴里迸出来，不由人不相信，他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大春也许犯不上欺负二腰子，他恨的是二奶奶的四十亩田，分明拿稳了可以继承过来，却被老五房的老大凭空打横地拦住，给二腰子不费劲儿捡了个便宜。他恨是恨的老五房的老大——长春

那个小子。干他什么事？要他去翻家谱，找家规！一场好梦砸了，这一口怨气可憋得大春不管是谁，都想抓过来出口气。

“我告诉你吧！”手指头点到二腰子鼻尖上，“别觉乎着你有的攀，有的挂，有的仰仗。恼起我来，管他秧子还是架子，我一齐砍！”

二腰子被逼着，只好一铲一铲地往回填土。一旁看的人尽管气不过，谁也怕惹事，真正要凭力气斗，大春可并不是什么三头六臂。人家怕的是他动不动便拿命来拼，抓着什么就是什么。二腰子如果再顶他两句嘴，当真就能抢过那柄铁钐，闹出一场人命，别人谁犯得上跟他拼？

这棵死树根，说真的，只剩下三铲两铲就挖断了。可是这就得听他的，眼睁睁地再把挖出来的土堆填回坑里去。

大春抹一把嘴巴上的唾沫，似乎多少已经出了点怨气，跳出坑来，整理一下肩上的褡裢，拉起架式，要走不走的樣子。

“留神！火起我来，我先把架子砍掉，我看秧子往什么上头爬？不想想，大春也是好惹的？”

“算了，少说一句行吗？一条根儿下来的弟兄。”

人这才插上嘴说和说和。

“一条根儿？我没闲工夫跟那些有两个臭钱儿的拉扯。”

“暖，大春哥，说话利落点儿，别带钩子。”

谁也没留意，背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永春来到这里，骑在他那头麦红骡子上。

“男子汉，别一嘴的娘们儿腔！谁架着谁？要砍你就砍哪！”永春这个壮小子不动声色地说着。

大春愣了一会儿，望着骡背上的永春。后者跟他老大不像是一个娘生的，面貌身架儿差得一个南，一个北。骑在牲口上也看出他是个大高个儿。一张长方脸板硬板硬，宽颧骨上净是年轻人那种密密的红粉刺，粒粒可数地藏藏在胡桩子里。

“酒喝多了你回去挺着吧！”永春耷拉着眼皮，像个瘟神。站在土坑边上背着褡裢的这一个，翻起一对白眼珠子看人，嘴角扯动了一下，咬嚼着嘴边儿的草棒儿。刀刻一样深的皱纹，将一张青果脸拧绞得那样枯干，你说不出他是在笑，还是生气。“我看，你哥儿俩都有个坏毛病——太多管闲事儿！”

“可不就是说吗？”永春瘟瘟地在骡背上欠一欠身子，“我跟我娘一直都抱怨我们那位老大，怪他不该多管闲事。今天看这情形，我跟我娘都错怪我们那位老大了。”

“噢，你想管？”

“有这个意思。”永春说着打算从骡背上下来。急得二腰子迎上去：“我的小三太爷，你别在这儿惹事儿吧，你去吧！”

“我去？我这大红骡子可不肯去，想看看咱们二腰爷到底在这儿干什么？没见过给一棵树根埋坟堆，稀罕景儿。”

二腰子张着一双手站在两人中间，想跟这个求什么，又想跟那个讲什么，惶惶的不知道怎样才好。最后他决定还是把永春的骡子拉开。可是刚刚挨近去，却被那头凶狠的牲口咬了一口，跌坐在地上。

“万家庄真没你这么窝囊的！”永春到底打牲口上跳下来，“这棵死树根，我要。五斗大麦换你的，行不行？”

二腰子打地上爬起来，拍打裤子上的泥土，求饶地望着站在那边土堆上的大春，想讨点主意。大春抱着胳膊，一点儿不动声色，谁也摸不清他打的什么主意。

“挖呀，二腰子哥，我要树根。”

永春把铁钎用劲插到二腰子脚前。

人是似乎不能不帮着打点儿圆场，好歹总都是没出五服的。大家都知道永春跟大春这两个人碰到一堆儿没有好事儿。

“三兄弟，你何苦来？”二腰子拦在两个人中间，“我生的什么命，我认了。你又何苦来硬卷进这里头？你要是我的好兄弟，就别逼我的命吧！”

大家尽管谁也听不清谁在说什么地叫嚷着，劝解着，都拉不走这两个冤家对头。就有人要去找老族长三老爹，再不就去找老五房的长春来把他老三带去。

碰上这样提不起来的二腰子，永春真想撒手不管，似乎可恨的不是大春，倒是这么个软弱无能的二腰子，他走前去，从地上拔起铁钐，冲着手心里吐口唾沫，搓搓手道：“你不是不敢吗？我自己动手挖。”

“好兄弟，你……”

二腰子抓紧铁钐柄不肯松手。永春不管，夺过来跳进树坑里，连连挖起几钐土，把钐头插进树根底下，使劲去撬。

“慢着，”大春站到树坑边口，“你弄清楚这是谁家的地！”

“万家的吧？”永春把裤腰带紧一紧，接着憋红了脸，用力撬动就要挖断的树根。

只见大春把肩上的褡裢往地上一摔。“万家的！我叫你万家的！”人跳进坑里，照准永春脑袋顶，握着一对双拳磕下去。“我叫你万家的！万家的！”一声“万家的”，就跟着狠狠的双抱拳磕下去。开始还只是冲脑壳击打，随后就不分上面下面，不容还手地打得永春只管满坑里歪过来，倒过去，又沿着树坑边打得一个翻转又一个翻转。

眨眨眼的工夫，永春被打成一个泥人，歪在树根上，鼻孔下面挂着两行涌涌的鲜血。

这个仗不容易拉开，树坑又小又深，容不下再来个人跳进去，人就眼睁睁看着一个打，一个挨。末了，大春从树根下面拔出那把铁钐，一翻身跳出来。

“不给点儿颜色，你不知道厉害！”大春喘哮着，一面用袖子抹着脸上汗水。

树坑里，永春半晌才撑起身体，摇去脑袋上的泥上，抹一下鼻血，谁也不看一眼，又用满是血和泥的手去推撼已经动摇的树根。好像只因横了心，来去只推撼不几个来回，树根便拔起来了。试了试，甩出坑来，一纵身子跳到坑外，闭上眼喘着。

没有看出他想要怎样，冷冷的，被抹擦的那张黧黑而又没有表情的脸上，又是血，又是泥土。他朝着大春走去，手里提起大树根，好像还走不稳步子。

“放下，”他冲着大春走去，抽抽鼻子，“把铁钐放下。”

人想把他拉住，被他甩起树根打开了。大春提防地端平手里铁钐，等着他。

“你那样不是汉子。”永春躬着腰，一步步往前逼，一面摇摇头，似乎惋惜对手怎么会这样不够汉子。看样子，大春不会丢掉手里的家伙。凶狠狠握在那一双手里的铁钐桑木柄，长久地使唤过来，已被摩擦得黄澄澄发亮。

“你来吧，不要命你就来吧。”

大春露出那两排碎碗碴的黑牙，要咬住什么不放似的。抽空又吐一口唾沫到掌心里，以便握紧手里太光滑的铁钐柄。永春就趁这个空儿吓唬他，挥起手里的树根往前蹿跳了一下，对手那柄铁钐打着弧圈挥过来，拉出呼的一声，树根和铁钐上的泥沙四处飞撒开来。

“你放心，放下才算你有种。”永春把约莫有二十斤沉的树根丢掉，空着两手往前挪动，逼得大春一面挥起铁钐，一面后退。看看背后就是地头的一排刺槐，不到两步远。这两个人暂时停下来，好像要想想看，是不是就此罢手算了。人都跟过来，觉得这是拉架的时候，要不然两下里都下不来台。

大春却握住铁钐柄，握得更紧。人都还在拉扯着，没有想到永春一纵身冲过去，一下子没夺到大春手里的家伙，却被挥动的铁钐锋口削伤了，裤筒划出一条大裂缝，坠到脚面上，立时露出小腿上一绺长长的血痕。只见他咬紧牙齿，再度顶着飞旋的铁钐冲过去，抓住那支黄澄澄发亮的木柄，两个人随即纠缠到一起，开始你推我抗地角力。

真正地比力气，大春就要吃亏了，他不是永春这么一条小牯牛的对手。人还没有看清永春怎样伤到了大春，只见那柄铁钐在两个人中间打了一个转身，大春一下子被摔出去，仰脸跌到那一排密密的刺槐里，双手捧着小腹，脸孔立刻白得没有血色，直瞪着眼睛，痉挛地抽搐着一双

腿，想打刺窝儿里挣出来。眼看着煞白的脸上一处处冒出被刺槐扎破的血络，身体扭着夹在净是针刺的树丛里，两只脚踏不着地，想挣出来却用不上劲儿。

永春把手里铁钐横过来看了看，顺手丢到一边，伸手把大春扯出来，摔到地上。田里是收割不久的高粱根尖尖，大春挺在上面双手捂着小腹，痛得打滚。

“了不得，”人们呼喊着的，“这下子伤到子孙堂啦！”

永春却平静无事似的从那边土堆上拾起那只褡裢，照着大春身上摔过去。然后他拳起腿看看上面的伤痕，血濡了一大片，抓一把干土擦上去。就跨上他的麦红骡子，默默往庄子里驰去，头也没回一下，好像根本就不知道有过这回事。

\*\*\*

为了给大春养伤，长春凑足一吊现洋，亲自用大红洋标布裹住，背上十爷家去请罪。尽管永春怎样反对，也拗不过他老大。

长春刚进十爷的院心，没说两句话，屋里摔出一根杈充拐杖的推磨棍。没有打到人，把一只大黄窑子水缸给揍烂了。大春捶着床板骂：

“休想两个臭钱就勾掉这笔账！他伤了我子孙堂，绝我的后代，没说的，咱们一还一报，走着瞧！”

长春给十爷跪下。

“十爷，您老做个主。我兄弟年轻无知，一时失手。路走错了，折得回头；事做错了，你叫他怎么收得回来？好歹您老收下这个，给大春养伤。要不够，我想尽办法也得再凑了来。”

“把人打成这样，说得也真容易啊！”

十爷也正恼着新宅子老五房这哥儿俩。贫富之间难免有的那种妒恨，加上二房过继的事，被这个跪在面前的长春拆散了，现在儿子又让永春给打伤了挺在铺上，说怎样也不能轻易饶过。

“咱们万家，打太祖太奶奶一块门板漂到这儿来落户，前后也有百

年了，有过这等事吗？你说？有过吵嘴磨牙下这宗毒手的没有？你说！”

“怨只怨我父亲去世太早，我没把兄弟教导成材，到处去惹祸。您老总得多担待些个。”

“就能了了吗？”这位做叔父的瞟上一眼那个大红洋标布的小包裹，估计里面了不起裹着三两百块银洋，离他想的，少说还该差一半。

“我管不了，让祠堂来断。”

“这事又何苦去惊动三老爹，您老打不得，还是骂不得？”

“你进去看看，你看看，我家大春给你兄弟打成什么样子！”

十娘走出走进，拍手打掌地咒怨道：

“这可好了，不是吗？这就有指望喽！……我可有个病人好伺候了。哪一辈子我造的孽，到你们万家来还债。”

这边，十爷不方便张口开价钱，中间没人转圜，一劲儿把事情推给祠堂。心里又怕万一祠堂断不出多少油水，可又划不来，心里一烦，就冲着十娘骂。十娘只管数落她的，仿佛她老头骂的是另外哪一个，骂得完全合她的意。

事情没有说和，后来还是托请八爷出面调停。八爷两面奔走，私下里大约也落下百把两百块银洋的好处，总算把事情平息了。

还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大春的伤养好了，照样又到老集的宝局去聚赌。

大春不能一天没有酒，不能一天摸不着骰子。闷在炕上这一个多月，面色显得苍白、浮肿，那股子馋劲就不用说了，闻见喂猪的酒糟饲料，都惹他掉涎，恨不能抓一把掩进嘴里嚼嚼。

老集跟万家庄只隔三里路。老集市面并不大，宝局却有四五家。牌九、黑杠、开宝，样样齐备。宝局后院外带还有大烟铺。来的人反正都是那些熟脸，万家的哥儿们经常就在这儿碰头碰脸，只不过尽量少在一个台子上交手。

大春的事，宝局里没人不知道。大春头一天一进来，大家伙儿就起哄，闹着非要他请酒不可。

“小子，这下儿可该有赌本儿了吧？”

“哥儿们都不外气，大家匀点。”

大春却压根儿不认这笔账。“小舅子才沾了他们的臭钱！瞧着吧，迟早跑不出大爷手心儿。”

头一天，偏生碰上运气好，老见白花花的银洋往他跟前搂。一得意，更是没遮没拦。

六房的荣春也是净往这些赌窝里跑的赌鬼，回来学给大伙儿听。

“大爷霉运倒是干干净净了，瞧着吧，运气来了门板也挡不住。瞧瞧，有的钱赢，有的仇报，人生在世不过如此。”

有人跟他打趣：

“人生在世也该到尽头啦！运气来得好呀，老婆守了活寡——你这个坏了传种家伙的！”

“守活寡？总有个人的老婆等我要她守死寡。”

\*\*\*

三、八、五、十，都是逢老集，上月是小进，没三十。上月二十八到这月初三，中间隔上三天避集。初三这天，集上多出两倍人。人挤人，牲口挤牲口，摊子挤摊子，人抢着吃喝买卖，不用花钱似的。好像避集三天，把大伙儿都憋慌了。

太阳要落西的时候，散集了，赌局里烟雾酒气反而愈加热闹，什么样的人色都涌进来，争吵打闹，可以把屋顶冲走。每张赌台，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人。在烟雾和昏黄的烛光里，一个个淌着汗，伸长脖子喳呼：

“天门两块……”

“十吊三道！”

吵嚷着，推庄的光穿一件小单褂儿，额头上还是热腾腾冒着蒸气，真不相信这是交冬数九的天气。别看那么多的人，真正押家数不上一半，净是看局的，等谁赢了钱，就顺大流儿吃喝一顿儿。

万家庄也有几个在这儿。永春转一圈就走了，好像行里有位行客把他拖走，谈什么金针菜的洋票生意。六房的荣春，七房的广春，都在一个台子上。倒是大春那个赌鬼今天不在这儿。也许已经来过，正碰见永春在场，又转到老街北首的宝局子去了。

荣春手运不佳，只见他输。荣春这人赌钱没品，一输毛病就多了：不是疑心推庄的骰子有假，就怪背后看局的压住他运气。“天到这早晚了，不多点两支蜡烛？这么个暗法儿，谁也不是夜猫子，不丢头钱的啊？……”废话多着，什么都瞧不顺眼，早就想打退堂鼓，碍着面子找不到借口。临了抓到一副杂七配小猴，憋十统赔，这个穷牌不能再推下去。他瞅了七房的广春一眼，心里有了主意。

“好啊，大爷今儿运气真不坏。”一副骨牌用劲敲着台子，摔个烂碎才称心，“碰上小猴儿搂着七奶奶，你说这是怎么凑合的！”

七奶奶的儿子广春冲他瞪眼睛，他没睬，心里可知道，侧过身子装作看下家的点子，重又念叨着：“嘻，小猴搂着七奶奶穷操，多带劲儿啊！”

广春算是沉得住气的，可是也经不住荣春老这样念叨着，有点冒火了。“嘴里放干净点儿，别输了两文就嚼舌头根。”

“干么啦，你那是冲着谁横鼻子竖眼的？”

广春吃不住荣春这副脸色，直直腰，捺住性子没有作声。

“真是，人要是倒起霉来，八下儿都碰上毛病，放个屁也打到脚后跟儿了。”酸溜溜的，定意要惹广春冒火，“我说小猴搂着七奶奶猛操也犯私吗？这算他娘的哪门子？”

“荣春，你再胡吡，我可对你不客气了！”

“喝，什么价钱？”荣春一下子跳起来，“大爷八辈子没伺候过谁，

单等着看你颜色啦！”

大伙儿才不要看打架，荣春刚跳起来，立刻就有人填上空子。有人嫌他碍着大家赌兴，把他拉着劝着拖到外面。

“有种你出来，二牯牛！”喊着广春的小名，他把粮食口袋当作勒腰带往腰里缠，一面卷袖子捋胳膊。真正地被拖出门外，不过就做做样子。

集市上冷冷清清撂棍子打不到人。拉着骡子刚出集口，便忙着赶紧点点腰里还剩多少。

垂暮，天空还是艳艳的，田野上已经雾气沉沉，似乎黑夜是打地层底下升上来的。

从老集到万家庄，都说只有三里路，这三里却是大里，合上五六里。当初走这条路的人，要不是醉汉，一定就是个瞎子，这条路弯到东，又弯到西，要绕过河堤根，再爬过一座不生树木的小荒丘。到了庄稼全都收成了，人就从耕地里踩出一条看起来要直得多的小路，要走到明年春耕。

入冬后，落光叶子的树林，远远看去灰扑扑的似烟又似雾。烟里雾里突出锁壳门的黑影，亲亲切切的黑影。在荣春眼里，一个游荡成性的子弟会觉得那很使人厌腻。从腰里解下卖粮食的口袋，围到脖子上，重又搜出银元铜子，算算看到底输掉多少。数钱的工夫，前面响起一声枪声，吓了他一跳，空旷的野地上，哗啦啦地拖着要多长有多长的回声。

这枪声不远，似乎应该是光秃秃的小荒丘那个方向，难道这么晚还有谁打兔子？荣春勒住骡子，四处眺望着，满天都是惊飞的黑老呱，似乎又不是打兔子的土火枪，没见人，也没见有狗。不要是短路的吧？听这些黑老呱专在头顶上飞旋着叫魂，手运坏，再碰上短路的，那算他今天什么都碰上了。

这么狐疑着，愣一阵，然后又策动骡子往前走，到底还不相信这一带能有打单的小毛贼。小荒丘上净是乱坟堆，露出一个黑影，没仔细看清，一闪就不见了。荣春迟迟疑疑的，想想是不是要往回走，多绕一点路，走那边那条老路回家。

眨眨眼，那个黑影重又出现，才看清是个牲口脑袋，高高地昂着，遥遥的似乎听见一阵嘶啸。

天到这时候，谁家放青的牲口也该拦回家了。荣春嘴里这么念叨着，那牲口一掉头，刨起一阵尘烟，斜打着身子奔向荣春这个方向来。

分明那牲口配着全副辔头鞍鞮，一双脚镫分向两边摔打着。暮色把什么都一律染成灰沉沉的一个色气。牲口打那个色气里跑出来，跑近了，才发现一身光油油麦红的毛色，头上有红红麻络，擦得发亮的白铜卡嘴。

荣春迎上前去，知道出了事。这匹骡子出名的坏脾气，只有永春伏得住。荣春没敢惹它，只顾往前奔，正想着许是刚才那声枪响惊发了野性，失蹄把它主人摔下了。心里却又忽然触起一个念头，不由得加鞭往前赶，颠得上气不接下气。

乱坟堆枯红的茅草丛里，永春正撑着想爬起来，一发觉有人，就不知道哪那么一股劲儿，就地打一个滚儿，枪口对准过来，急得荣春忙着从牲口上跳下：“是我，我是荣春！”抱紧脑袋仆倒地上。

那匹麦红骡子伸出一只前蹄扒着地上的砂石，一面打着响鼻。在初冬寒冷的薄暮里，人和牲口的嘴里都喷出一团团乳白的热气。

荣春试着从坟堆中间站起来。“老三，我是荣春啦！”他试着喊。在一块倾倒的坟堆后面，发现永春脑袋重又埋进茅草丛里，快慢机从手里掉落到一旁。一只手紧捂住肩膀，手指丫里涔涔地往外淌着血，手背上沥出四道鲜红的血络子。

瞧这情形，荣春心里已经有了数儿，拾起地上的快慢机，跳上牲口就往锁壳门飞奔。那匹麦红骡子从后头赶上来，漫着荒地超到前面去。

一进庄子，荣春就像天塌一样似的呼叫着。方才来那一声枪响显得有些蹊跷，锁壳门前三三两两的人在守望。

“这还得了！青天大白日的，就谋害人命啦！……”

可是祠堂的背后，走出了老五房的长春，笑咪咪地望着正在大喊大叫的荣春。他听到了枪声，看到了麦红骡子落单儿跑回来，还有荣春手

里那支快慢机，心里就已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不会的，没那种事。”长春接过那支短枪在手里掂了掂。

“没那种事；谁要谋害他？还不是枪走火了！”

长春重复着这话。荣春让他这一说，瞪住他哑口说不出话。

“准是走火了，没错儿的。”长春说着的工夫，已经把手里的短枪拆成三个大件。

天色很快地黑了，大塘像一面镜子，通的一声，镜子打得粉碎。隔着老远，长春把那三大件连连抛进大塘里。

“没什么好处——玩这些伤人的家伙！”

长春派了家里伙计去抬人，自己回到房里，双手捧脸坐到炕边上发愣。前院后院乱糟糟地吵，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多人。

“你知道，这个仇不能再结下去了。”他跟站在面前的荣春说，“这样倒好；你一刀，我一枪，到此为止，谁也不再欠谁的了。”

“难道你这就算了？”荣春掏出火柴，把罩子灯点上。

“有什么可说的？只要大春他明白，我老五房不记这个仇，从今以后大伙还是好兄弟……”

“他那种人，也能跟你这样想？”

“不要，荣春，你也不要再到外边讲什么了。”

长春又把脸孔埋进两张手掌里。能看得见他紧紧皱着眉，额头上的血管，一条条蚯蚓一样地暴突着。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哪！咱们庄子里谁有过他这种狠毒！”

荣春不平地拍打着桌子，把灯芯震陷下去，剩下豆大的灯焰子。

“你不想想，永春也不能甘心的。”

“他不甘心也得甘心，难道连我的话也不听？”

长春断然地从炕边站起，忙着要走到什么地方去，又突然站住。

荣春把灯捻子拧大了一点。只见长春木木地望着黑沉沉的窗棂，呆滞的眼神里面透着困倦。他伸过手来放在荣春的肩上，望着荣春，仍是遮不住那一脸温厚深远的天生的笑容。

\*\*\*

看看已是年根岁底。

每年到这个时节，总是不分昼夜地刮着旱风，天也分不清是晴是阴，永远是黄浑浑的，风砂替代了雨雪，遮天蔽地把这个地方活活封死。

老集上，老五房行里有一批盐商，为了贪做一票生意，把归期耽误了。这一误，适巧遇上风季，阻在集上回不得湖西，盐商人畜车辆那么众多，仅是草料就客栈开销不出。风季里，老集上已成死市，捧着白花花现洋，什么也买不到。过去遇上这情形，总是长春把他们接到家里来。

商队从老集往万家庄开拔，冒着睁不开眼的风砂，阵势见首见不到尾。

安置盐客们歇宿的两座碉楼，分别坐落在宅院的西北和东南两个角上。两座碉楼经年都空在那儿，墙上挂几支生锈的火枪，葫芦里火药摇着不响，早就受了潮气，结成硬块儿。长春原是个好枪手，往年农闲的时候，哥儿俩总是领着伙计擦枪灌药，湖底去打兔子獐子狼子和野鸡。打从旧年长春玩枪走火，把自己的小闺女伤了，这些猎事便都废掉，像样子的几支快枪全都送了人。长春再也见不得枪支了，见到枪支就心底往上涌起伤痛和恼恨。

盐商可都个个佩着短枪。湖西一带是出没大马贼的所在，这些人走南闯北地到处行商，都带着一身的江湖气。这帮人碰上好客出名的长春，真有义重如山的那种交情。

牲口拖着满载盐包的大车，一辆辆拖进老五房的庄院。人夹在中

间，倾下腰去扳着大车轮，鞭子往空里挥着炸着，打着牲口吆喝，压过车门的青石道。盐客一张张泥脸在扑扑的沙尘里，用劲用得歪扭着，皮帽子推到后脑上，脑门直冒着腾腾热气。

井口上，辘轴一直不停地绞，饮了牲口又洗了人。庄院里放满了车辆、行囊、鞍镫，盐包堆到屋檐那样高。这一来，家里凭空添上四十多口人，又都是壮汉。另外十多头牲口，要两个伙计从早到晚不停地锄草拌料。

当天夜里，风势愈来愈凶，几十年的大树也被连根拔了起来。

大约三更天的光景，东南角碉楼上的盐客从梦里惊醒。东南角的碉楼靠近庄院大门，只听见门前大场上人喊马嘶，加上嘈杂的狗叫，裹在呼号的大风里，闹作一片。盐客一时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不一会儿，庄院里差不多都被闹醒了。外面人们喊叫着，枪托捣着门，说是县城里的马队下乡剿马贼，赶不回城去，要在这儿借一宿。

盐队领头黄二爷，偷偷告诉了长春，听来门外尽是湖西口音，只怕是冒充马队的歹人。

老三永春胳膊上的枪伤还不曾复元。拿出主意来，要弄清楚是不是县里的官兵马队，那不难，让他们吹两声马号就行了。

机警的盐客早就散布开来，庄院的四周墙上尽是盐队的人。牲口棚里的骡子也都喧闹起来。

请外面吹吹马号，似乎把那班不明身份的家伙惹恼了。“要是有种，不怕把你都扫上个地塌土平，就仗着几杆破枪抗抗看吧！”外面这样叫喊着，虚张声势地拉动枪机。只听得马群绕着宅子四周来去奔驰，远近的狗叫愈发狂吠成一片。

要是依照长春的意思，早就要开门了；他相信自己在外边从没得罪过人，与人无仇无怨，没有谁要作底，勾引马贼来薄他的面子。

正在拿不定主意的当儿，墙上已经爬进了人。火光闪了闪，院子里照红了一下，连连就是两声霹雳，拖长着响尾，又被狂风卷断。接着枪声四面八方地响起，顶空密密地流窜着鲜红的火条。

“走，咱们哥俩儿上碉楼吧！”

黄二爷把自己的双枪分一支递给长春。

“用惯了双枪的，你就留在身边吧！”

长春从一个伙计手里接过一支装好火药铁砂的土枪，端平试试。心里可像是挨上一枪似的震了一下。

“不怪我说，”这个盐商头儿伏在碉楼的枪垛子上，把皮帽子系系紧，“防人之心不可无呀，这是句老话。老大，有你骑骡子，就有骑马的，像你这种门户，怎么能缺得枪杆儿！”

长春心里可正念叨着，冲着小闺女那半边浸在血水里的脸蛋儿，自己暗里发过什么血誓呀！这会子手里倒又牢牢地抓住着一杆枪。

火光，枪声，刺鼻的烟臭味，漆黑的夜里，人马嘶喊，尽被翻腾的狂风搅碎了，搅乱了，尽都失去了方向。

枪战拖延许久，就像这风势一样，一阵间歇了沉寂下去，一阵又猛烈起来。圩墙外不时发出致命的惨叫。

“我还是想不出跟谁有什么冤仇！”

长春像被栽诬一样，没有比这样的事，更使他感到难过；做人做到这般地步，脸上一点光彩也没有了。他一枪也不曾打，心里乱得很，用僵硬的手揉揉冻得酸痛的鼻子，碉楼上的风势特别显得猛烈、凛冽。

受伤的马匹哀嚎着，像什么鬼怪精灵在风里大笑。庄院里脱缰的骡子乱跑，铁蹄掌践踏在结冰的地面上，铿铿锵锵发出金石击打的脆响。

时间让枪战裂得粉粉碎碎，随着狂风飘扬四散，不觉得时间有多长，有多短。马贼始终没有得手，这四十几位盐商硬是把大批的马贼抵住了。

仿佛快要接近天亮的时候，马贼吹起了牛角。

“呜——嘟嘟……呜——嘟嘟……”

凄厉狰狞的，好似从不知有多远的远方随风传来。

零零落落的冷枪，梦魇似的，在风里飘散着那种突发的长号。马贼似乎估计不出老五房的庄院里，到底有多强的枪火，马贼一无所得而又不知损了多少地败退下去。

真是一场没来由的噩梦，人跌落在枪声顿然停止的静寂里，反而恍惚迷离。被尖锐繁密的迸炸震动麻醉了，短时间里似还不易清醒过来。

狗又恢复了吠叫，夜仍然是黑沉沉地紧压住荒野。

前院里忽又人声吵嚷，到处仍还是跑动的牲口。长春无知觉地一层层下着碉楼，提着那杆土枪，绕进内宅的院子里。

他自己房里摇晃着刚刚燃起的灯光，窗棂纸上映出他女人安灯罩的手背，拉长了两条黑影。长春驻足一下，没有进去。前院依然乱得紧，地上净是被枪弹打散的盐屑，人仿佛走在雪地上。

大门敞开，风砂一无遮拦地直往庄院里猛扑进来。过道的墙洞里亮着油灯。

“三爷追出去了！”

噪乱的人声里，长春只听出这一句。

“就他一个？”

“谁也拦不住，有两位行里的客人，也骑上骡子跟着追出去了。”

长春裹紧被狂风卷扬起的袍襟，发一阵子愕。

“把牲口拉来。”

他牢牢夹住那支土枪，跨上伙计们给他牵来的黑骡。

\*\*\*

经过宅子背后的枣园，长春勒住骡子，紧了紧搯腰带。牲口被顶面一股狂风逼着，直往横里打着倒退。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他摘下耳焮

子，头埋进骡鬃里面想能减少一些阻力。

在他低下头的瞬间，一声惨叫似在不远处传来。长春咬紧牙齿，止不住格格地打战。牙齿里沙砾砾的，好像含着一嘴泥沙。

遍地尽是摧折的树枝，向着一个方向翻滚，一团接着一团。惨叫声起伏不定，依稀是老坟那个位置。骡子横着躯体往前扒动，一双手几乎要冻在枪筒上。

就在老坟东北角的那棵大杨树底下，长春翻身跳下牲口。似已微有曙色的朦胧里，他绕着杨树遍地寻视，心想着，一个受重伤被撇下的马贼，就会赫然出现，挺在冰冷的野地上，欠动着，痉挛着，泣号哀绝……忽然他被一声尖叫惊住。合抱的杨树干上靠着一个黑影。

“谁？那是谁？走过来！”

长春往后退，不自主地把枪端平。

靠立在树干上的黑影一动不动，只有一角袍襟不停地飘抖，一阵大风猛扑过来，长春简直站不稳。

长春这才发现，这个黑影原来绑在树上，他急忙跳上前去，黑影的脸旁插一把明晃晃的短刀。那张不易辨识的脸上，发出星星灿灿的光亮，仿佛泼上一脸的水。身躯失去机能地歪扭向一边，一动不动。

他去拔那柄短刀，顺手把土枪靠到树上一个洼洼里，刀插进树干很深，扳动一下，立刻使这人尖叫起来，原来刀子把这人的只耳朵钉在树上。这是很容易使人明白的，马贼从湖西冒着风砂乘夜过来，却完全失风，于是把这个作底的，绑在树上凌割了。

长春认不出这是谁，脸庞中央两个大黑洞，鼻子似乎被割去，另一只耳朵也已失掉。脸上流着血水，晶莹地闪亮着。他不禁周身一麻，接着又去扯动这柄短刀，滋滋哑哑发出黏腻撕裂的声音，听来好似牵动到肺腑深处。

这人痛得从昏迷里清醒过来，窝心般地尖声号叫。这一声对他似很熟悉。

“大春，你怎么做出这种事？”

他愣上一愣，连忙将刚刚拔下的利刀，去割那些绳索。温热的血液还不时滴下，落到长春的手背儿上。

大春的袍子前襟提上去，掖在搵腰带里。那上面，以及那些被割断在风里飞舞的麻绳，尽都凝固着血冻。

“站得住吗？”他问，继续摸索那些捆绑住大春上肢的绳扣，一一割断之后，一手扶住那个摇晃的躯体，取过一旁的火枪，像伺候一个瞎子似的递到大春手里。

“先拄着，忍一会儿。”长春又连忙蹲下，割那些绑在小腿上的绳子。

大春咬牙切齿地哼着，骂着，不知他骂的是谁，摇摇晃晃地拄着那杆土枪，他俯视着蹲在自己脚前的长春。

清晨暗暗地展现了，滚滚黄沙经过一夜翻腾，毫无倦意地仍然狂刮不停。倚在大春背后的树干，足足一个人抱不过来，一样地也被摇动着款款摆荡。长春的皮袍角在风里刮翻过来，雪白的羊毛染上了从大春脸上滴下的鲜血。

不知是什么忽把大春激怒，一双悲惨的眼睛直直地瞪住蹲伏在他面前的长春。他双手提起土枪，尽他所能地提得高高的，高高的，对准长春戴着皮帽子的后脑上，狠狠直捣下去，自己也随着摔倒。

受了这一下沉重的击打，长春的身体慢吞吞地拱起，然后一下子倒下。

冬季天明总是迟迟地、迟迟地来。寒风里沉睡的土地被愁惨的黄雾覆盖着，萧瑟不醒。

大春跪倒在地上，拾起那柄跌落在长春手边的刀子，双手剧烈地颤抖不止。他摇摆着就要昏过去，把那尖刀送到自己胸前，一双眼珠子好像瞪出了眶子。他听得清清楚楚自己的牙骨栗栗地发抖。模糊的一张血脸蒙上一层泥沙，现出深紫的窖洞，眼泪汨汨地流下。一切坏到这样的地步，这个太坏待他的世间似在逼着他，不再让他逗留。他望着仆倒在面前的长春，翻上去的皮袍后襟，白色的羊毛被他的血染上一遍又一

遍，像是一只被狼咬伤的绵羊。

在一个永世不可挽回的转念间，一个悲运开始，他把刀尖按进长春的脊背，直接到刀柄的护手挡住，再也按不下去。

大春已经喘作一团，一点也动不得了。

被杀害的长春从昏迷中被刺醒，臃肿的身躯在刀下盲目地抵抗，拱起来，终被大春压下去，大春这才松开手，滚到一旁。从他哮喘和呻吟的血嘴里，从割去鼻子的黑孔里，喷出一缕一缕乳白的气体。

长春一双手痉挛地，深深地，抓进泥土里去。一双被飞砂迷住的眼神似乎松散了，冲着瞌睡似的缓缓张望着四周，那副天生的笑容依旧停留在他痛苦的脸上。他迷惘地望着大春，下巴抖动着：“你……太……太过分了！”

大春仍在喘哮，坐着往后退，咬紧他那满嘴的碎碗碴，手指着长春：

“不是你，我落得这样惨？——不是你！”凝固着黑血的嘴唇，长长地下垂。一只血手狠狠地掩住那割去鼻子的创口。他眈视着长春，眼看着长春的脸孔重又埋进泥土里，抓紧的手指慢慢松开，似乎什么他都不要了。皮袍的后襟仍在无知地拍打着。

飞砂又一阵蜂拥袭来，打在身上，刷啦啦，刷啦啦……一波一波，努力想把什么掩埋下去。

大春跪着爬过来，他的凌乱不齐的牙齿染红了。他捡起长春连着耳焐子的皮帽和那杆掉了火信的火枪。在睁不开眼的风砂里，踉跄的影子，一步一拐地走去，走向长春撇下的那头黑骡子那里。

老杨树在风里呜咽，不知他是哀哭那死去的，还是哀哭这活着的。

笑容不曾离开长春，笑容陪伴他葬到地下。抬到家以后，他曾清醒了一阵，定定地望着永春，没有再说什么。在他擦洗去泥沙的面孔上，仿佛知足地跟这个阳世诀别了。他临终咽下最后一口气的瞬间，口里涌出一点点淡红色的血水。

“马贼……杀……杀了我……”

眼睛定定地盯住永春。他费尽很大的气力，仍没说完他要说的。

\*\*\*

时光就在一年又一年残冬的风季里流转而去。

风季来时，这一年的历书就翻完了。旱湖里飞砂走石，风在屋顶上日夜地呼啸。炕上老祖母的故事里就会念起那一年的风季，那一年腊月将尽的时节，那样酷寒死黑的夜里，歹人们的牛角鸣嘟嘟地吹呀，不是贱年也不是凶岁，没有出过南虹和北虹，万家庄走的是刀兵运，那顶脏帽子谁都认得出是大春的，大春就没再回来。

老杨树还在，风里雨里熬过一年又一年。打那年起，兵乱，瘟疫，老黄河又发了一场大水，在劫在数呀！

出外十九年的大春漂流回来了。没有谁还认得出，人都说他早该死在外边了。

家早没了。大水那年，他十爷赶去湖边发横财，打捞到一张八仙桌，再下去，就被水头冲走，尸骨无存。他女人孩子连同老母亲都死在瘟疫里。流沙也把田地掩埋了。只剩下一个大小子没人收养，宿在锁壳门里看祠堂。那一年锁壳门的家鸽飞走了，大水涸下去，才又飞回头。

没有人知道从哪儿流落来的这个疯老头，满身的脓疥，拖一支打狗棍。灰巴巴好像麻胚一样的胡子和头发，不知有多少年月不曾剃过，披散着纠成一团团的毡饼子，把一张脸遮去大半，露出邪气的小眼睛，有一只蒙着一层白翳子，眼水不断地从那里流下。一行泪沟，通到被割去鼻子的洞孔里。那样深黑的洞孔，不知何年何月流得满。

这个疯老头流落了来，就住在锁壳门的廊檐底下。嘴里终日不停地跟自己说这说那，说到兴起处，就会一阵子跺脚捶胸地撕扯他那满头的毡饼子。谁也听不懂他跟自己办什么交涉。便溺起来从不择地方，只见每天被住在祠堂里的那个大小子擎着笤帚，家前屋后撵着骂，撵着打。

歪在门廊底下歇午的汉子就会笑着说情了：“喂，疯老头，唱个小唱儿！唱个小唱儿就不揍你了。”

躲在毛发底下的那只邪气的小眼睛，狡狴地盯着擎起的笤帚，然后

总是荒腔走板的那两句：“悔不该哎……图财害命……把那天良丧，现世作孽哎……哎……现世报……咚呛一个咚呛……不等阴地府走那么一遭哎……咚呛一个咚呛……”

疯老头饿的时候，就端着一只葫芦瓢，跟庄子里讨点剩粥喝喝。他不跟谁开腔，只打着手势跟自己说东道西。落雪的天气只有一张挺硬的狗皮披在背上。风季过去时，人想起老疯子，整个风季不知他躲到什么地方去，饿不死也该冻毙了。风一住，老疯子又端着葫芦瓢，后面跟着一伙儿孩子。

叫他唱个小唱儿吧，还是那两句：“悔不该哎……图财害命……把那天良丧……咚呛一个咚呛……”

“算他是只蛤蟆精吧，风季里他吃下灵芝草，地底下入蛰了。”

人都这么说。新年里，孩子用点着的爆竹，冲着疯老头身上丢。爆竹炸了，疯老头跌到地上。

“天兵天将呀，”疯老头望着孩子，“他家哪来那许多的快枪呀。”

孩子再把一颗爆竹放在疯老头背后的狗皮底下，等着看爆竹炸响时，会不会把没毛的狗皮顶得跳起来。

\*\*\*

无边无际的黄沙，天气真的热到顶儿，沙滩上白耀耀刺眼夺目的一片灼热。骑在麦红骡子背上的那人，踉踉地向着锁壳门行去。看上去要多孤单，有多孤单。

这是永春第七回出去寻仇，这一次出去最久，前后快一年了。

还是那头骡子，枪不是当年的枪，衣装不是当年的衣装，万家庄也不是当年的万家庄了。

遥遥地望见锁壳门，家乡的泥土愈近，近乡情更怯，老三的心情愈沉重。脚跟不住地磕着骡子，紧赶慢赶总不能一步踏进家门，又害怕要看到家人。那一堆坟土上长着白茅草，松柏不知更有多老，快二十年了，仇在哪里？空着一双手回来，寻仇寻老了万永春，仇还是那样地新呀！

二十年里，不少亲友帮他打探，湖西的行商、盐客，也曾不断有信息给他。传说是他们万家庄有个作底的，勾上五毛脸那股马贼，扒他本族兄弟的灰，担保庄院里只有四五支破枪。五毛脸亲身出马，由那个作底的领着，指明了门户。谁知一顶上火，估不透庄院里到底有多硬的枪火，连连倒掉八九个，马匹丢了五头，恨得五毛脸绑住那个作底的，凌割了鼻子耳朵。要不是里面的快枪手追出来，就要来一手活剥兔子，赚张人皮带走了。

这一本老账里的人物，没有叫明谁的名和姓，作底的是哪一个，谁也猜得出。可到底是谁杀掉万长春，要是由官家来审理，就该算是无头案。只有永春心里有数儿，老大临终时，定定地望着他，说得明明白白是死在马贼手里。马贼深怕结下生死大仇，瞞得紧紧的。五毛脸死有十年了，他那票马贼早就拆了伙儿，想打听出究竟是哪一个下的手，费去他二十年，七趟飘泊，走遍湖西方圆二百里，锁壳门如今又竖在眼前，空空的一双手，怎样去给老大上坟？真真的说起来，老大该是完在他手里；他伤了大春的子孙堂，才惹出这一笔冤债。不是他逞强，抓过盐客的一条小马枪，跨上麦红骡子去追马贼，他老大那样小心谨慎的人也万不会单枪匹马紧跟着追出来。老大一死，他才懂得自己连老大一半也不如。家里遭到那场变故，好似房子倒掉半边墙。老大在世的时候，只见他笑眯眯走里走外，不说不道的，门户就是那样顶住了。家里乍乍地少掉老大，到处都觉着有他那个人，到处又见不到他那个人。二十年里，他什么也不管，把农事交给大伙计，把老集上的生意交给管账的，只想着寻仇，一匹麦红骡子伴着他，走南到北，一晃就是十年，再晃又快一个十年。

他追着一根线索，大春留下在他老大身边的那顶帽子。老大被杀害时，大春必定在场。找着大春，就找得着凶手。

这是第七趟回来，快二十个年头了。寻不到仇人，还有八回，九回，还有另外十个年头等着他，只要活着，就不皱皱眉。

锁壳门还是锁壳门，连同门楼上飞着走着的鸽子，门前的老柏树，门底下的花石鼓，青石台，都是一个整的，没有变什么样子。多少年的灾荒里，是什么把锁壳门收藏起来了，却没有人把庄稼收藏起来。

天已过了晌午，老柏树的荫凉里空落落的，鸽子走来走去，不为找食物，也不为着走向哪里去，总爱那样匆匆忙忙地走着圈子。

树荫的沙地上，不知是谁在那儿，蜷曲着像条狗。枯瘦的光脊梁上沾着泥沙。蝇子一窝又一窝叮吮着腿上的那些脓疥。

永春盘着骡子绕过老柏树。那边大塘四周的杨柳树上，知了该有成千成百只，孩子擎起长长的高粱秆儿，尖上挑着面精黏知了，孩子和知了叫嚷成一片。大塘里映出另一面天，艳蓝艳蓝的，把柳条也染蓝了。

锁壳门严严地关闭着，好像有一百年都不曾打开。永春仰脸望着沉暗的涂金字，望着瓦椽里鸽子窝悬下来的细草。望着这些，心里不由得又痴痴地想，那一年也正是赶着这种热天，正是他从湖西经营回来，为二腰子过继的事，祠堂里挤满了族人。要追究起老大凶死的事，也许该从那个时候算起吧！

深深吁一口气，手底下轻轻带过皮缰子。他这一回身，不由打一个冷战。刚才地上蜷着的那个，正坐起来，坐在那里斜吊眼睛瞅着他。他真不以为竟然这还能是一个人，这不是一具僵尸么？披头散发，倒叉着眼盯住他。从骡背上往下看，就是一堆桑树根，金黄的根皮，根丫里夹着泥土块。背后撑在地上的一双皮包着骨头的胳膊，哪里还是人身上长出的肢体？这是哪一房的老人？永春策着骡子凑近去，想认个清楚。忽然这老人好像绳勒着脖子地叫着，听不清叫的什么，咧出一嘴碎碗碴似的牙，恐惧地仰着身子往后倒退着，黏涎挂在胡子上。

永春好似发现到了什么，恍恍惚惚的，一时又接连不上似断似连的记忆。眼看着这又疯又丑的瘦老头，对他这样惶惧，反使他不解地蹉跎不前了。那一对瘦得剩下膨大骨节的膝头，紧紧夹住，不住地往后挪动。永春眼睛愈瞪愈大了，瞪得眼珠子发酸。

瘦老头被柏树根拦住退路，就想扒住树干爬起来逃跑。一面大叫着：“长春！饶命！饶命！”一下一下拱着手，直直地跪在地上。

“起来！”永春并不知道自己说的什么，一只手抚摸着面颊，疑心自己怎么和他老大这样相像，被看成一个人。

“饶命！长春！”老头对他拱手不及，又磕着头。被割掉鼻子的窖洞里，鲜红的肉腔一闭一合地喘呼，脑袋生疯似的猛摇，不停地猛摇，斜着脸看他。

手按在腰里的皮枪套子上，用过了头的力气抠开那颗铜扣子。永春

觉出自己身上好像发起寒热，脸色变得铁青，咬紧战栗不止的嘴唇，不自觉地一点点从鞍子上滑落下来。

猛地他醒过来，凄惨地笑笑。罩在麦秸草帽底下的他那张脸，生来就难得有过爽朗的笑容，二十年来愈发沉落在幽暗的怒气里，眼前他笑了，伤痛而又讥诮地笑了，低垂着嘴角，双肩发着抖。他的背后衬着晴朗的蓝天，锁壳门高耸的龙昂上走着鸽子，来去来去走得那样急切、烦躁。阳光照在灰色的翎羽上，一个光熠又一个光熠，驼着闪闪耀耀的蓝星星。

永春顺手把缰绳丢到骡脊梁上，一步步走近去。他又着腰，对襟麻布小褂掖在后头，露出肥厚的胸脯，心窝里可以数得出有几颗汗珠子。

这疯子颤巍巍地扶着树干站起，仍不住地猛摇脑袋，斜瞄着永春胸口。那只被割去的耳朵，正对着永春。

“你……你没有挨……杀死？长春？”

藏在乱须里的嘴巴咧了咧，眼底现出一丝儿笑纹，盯紧了看着永春胸口，看看永春板硬的脸膛子。

一只手像腐朽的树根一样，伸上来，战战索索地摸弄着永春胸脯，脸也几乎要凑到上面。只听他呜呜咽咽地念着什么，仿佛又是一种快乐的呻吟。“长春……啊，这就好……长春呀……”这样地呜咽着，随又转到永春的背后，战战索索地掀起麻布小褂的后襟，用那粗糙刺人的手，摸弄永春的光背。

“嗡嗡……长春……老天爷搪住啦……嗡嗡……老天爷……”黏着痰涎的喉咙管里，冲出这样嘶哑的呜咽，像是什么古墓底下的魂灵在那里诉说一桩沉冤千载的旧案，低沉得不似阳世里听得到的声息。

永春一脸的死灰，狠狠咬嚼着嘴唇，眼神空空虚虚不知凝视着一个什么所在。二十年的冤仇，一旦大白，他得先让自己调理一番，再让自己相信，然后再看怎么样来对付这个仇人。

他从肩头上顾盼着背后这个疯子，逐渐认清这一张二十年前的熟脸。这张脸经过那样大的破坏之后，还能剩余下的好像不多。也许只有永春还能辨出那些经过仇人的眼睛放大的细微的痕迹。他陡然转过身

来，扼住疯子的咽喉：

“说！哪一个？”

他这样摇晃着疯老头，就像摇晃二腰子挖了一半的那棵树根一样。

“哪一个？说！哪一个杀了长春爷？”

“我……嗡嗡……我……”

这个丑得可怕的老头狰狞地笑着——他不是要这样地笑，那张破烂的脸孔使他成了那样。

“是大春杀的长春？”

“你知道……嗡……嗯……”这疯老头快乐地笑得那样惨烈。好像被他这样狠劲地摇晃，是桩乐事。“嗡……长春呀，你知道，我……是我……”

永春掉转身去，纵上了他的麦红骡子，拔出枪来，喀嚓一声拨开保险，枪口慢慢地举上去，停在空里。

从那儿往下划一道弧线，弹丸就会应声射出，穿进地上这个疯老头的脑壳，胸口，或者更残酷地打在不是致命的去处，腿或者膀臂。他可以随意扣下扳机，随意叫这个仇人死，活，或者打他一个满身的蜂窝。

却在这时，耳边有他老大临终时的遗言：

“马贼……杀了我……”

不单是近乎耳鸣的遗音，当年兄长那失神的眼睛也在定定望着自己。

恍惚之间，他明白了长春遗留下的愿望，正像他受了那次枪伤之后，长春一次又一次地叮咛他：“这个仇不能再结下去……”二十年来，对于临终留下的那个嘱托，他始终认定是要为他报仇。他不曾怀疑那个遗言，一如不曾忘掉那个遗言。二十年后的今天，才领悟到长春临终时的苦心。

他把腮颊咬得发白，心里一酸，不觉间眼泪落下来，为这笔血仇，二十年来日日夜夜不能安枕；到头来可并没懂得老大弥留前那一点心意。

含泪的眼睛，望着地上那个模糊的人影。已经流落成这副形容的大春，似已扣不响他的枪，手脖儿软了，枪从他手里掉落到地上。

天空晴朗朗的，一两朵云絮静静贴在上面。塘边柳树上的知了困倦地鸣叫着。热熬熬的天气，热熬熬的下午，太阳照在祠堂那两扇好像封闭了几百年的大门上。大门缓缓地打开，钝重得像是滚动一架大石碾。

门里一个小伙子，低着头，正往头上戴着斗笠往外走。两人对望着，都想招呼什么。小伙子呼一口气，制不住的笑容绽开了。“永叔，你这刚回来？”

永春不知自己还会不会笑，眼泪还挂在鼻翅上。脸像被冬天冷风吹过那样干巴巴地发板。

小伙子站到高石台边口，跟他骑着骡子差不多高。

“永叔，你这一趟……有两年了吧？”

“没有吧！”

这是下一代了，仇恨似乎是遥远遥远的，却有一种会心的难堪不便明说。

“有个影儿没有，永叔？”

这话问得永春觉着有点儿被讥诮，不由瞟一眼旁边的那个疯老头。

“老疯子，你还不滚远点儿！留神骡子踢烂了你那把老骨头。”这小伙子跺着脚把疯老头吓唬走，存心要施点儿威风似的。

“你那是对谁？”小伙子这样粗暴，很使永春吃惊。

“谁？谁知道哪儿来的个老疯子！快上一年了，打着骂着撵不走。”

“没谁认识他？”

“谁认识他？”小伙子那神情，好像若有谁认识那个老疯子，谁也就该发疯了。

永春勒着骡子往后退了退，随即一抖缰，打着骡子跑开了。

“永叔！永叔！”小伙子发现地上遗下一支短枪，忙着拾起，跟在后面喊，永春已经转过那边的前宅子。小伙子看看手里的枪，惊诧地四顾着，然后又往前追去。

柳树上的知了细声细调地扯着旦腔，只怕要唱到天长地久了。逮知了的孩子，一个一个精光光地跳进大塘里，喊叫和嘻笑，还有的哭闹着。大塘里砰通砰通地水花四溅，水里另一面娇蓝的天空，倒映的柳树，都被击打粉碎。夏天还长得很，宛似塘里的水，看不到底儿。

\*\*\*

转眼又十年；再转眼又是十年，人生没有几个十年。始终被永春隐瞒着，没有人知道那个宿在锁壳门廊檐下受苦受罪受戏弄的疯老头到底是谁。

“天罚吧！”永春常时不由自主地嘴里这样地念叨，望着蓝天和白云。他念叨着这个的时候，心里可一直是沉甸甸的，总好似失落了什么，没有宽慰和乐趣。闷在心里的固执一天比一天更老了，更坚硬了。在风季来临的时候，在大雪纷飞的严冬里，他的心里就愤恨地狂呼着：“老天！刮吧！下吧！只要不让他死掉！”想着蜷像一条懒狗卧在锁壳门廊檐底下冷得发抖的疯大春，他就要亲眼看着他怎么样地在受苦受罪。只他一直不曾再去看过他。

每年风雪过去，疯老头照样又出现在戏弄他的人面前。不再是祠堂的那个小伙子擎着笤帚撵着打他；小伙子已在祠堂里生儿养女。他那些儿女接替了他那柄扫帚。

疯老头最后病倒了，没有人管，不吃不喝，挺在又冷又硬的青石地上。不知谁个发了慈悲，给架起几捆芦柴，多少搪住一点儿风雨。

当上族长的万永春，已经顶着一头斑白的头发，长胡子拖过马褂襟儿。麦红骡子陪伴他大半生已经老瞎了眼睛。如今离不开一根黄杨木的龙头拐杖，走到哪儿拖到哪儿。

当年看祠堂的小伙子，跑来跟族长请示怎样处置老疯子。

“眼看就剩一口气啦，死在咱们祠堂里怎么成？”

永春拖着拐杖，进去戴风帽。“我去看看，去看看。”他真该去看看了，错过这一次，也许永世再也看不到他这个仇人是怎么样活在那儿受天罚。

锁壳门的廊檐底下，几捆芦苇斜靠在墙上，下面露出一双光赤赤的泥脚，上面净是裂缝。这是被天和地、和人们遗忘的一个角落，不像还有什么生气留存在里头。芦花在风里飞扬四散，飘着，飘着，把覆在下面那一丝残留的生命带去了。也曾是一条生龙活虎的汉子，一生里抓打啃咬，总想多给自己争得点儿什么。想要的不多，得到的很少，这样就是一生了。这一双脚正正经经地下过田，也跑过赌局，横穿过旱湖，勾来马贼凌迟了自己。然后流落在外走东走西，这双脚又搁在这儿。还要走吗？还能再走吗？

永春把靠近脑袋这边的一捆芦草掀开。白花花的一团毛发，遮不住脸上那三个恶黑的洞穴。不剩几颗牙齿的瘪嘴痛楚地扯在一边，固定地一动不动。永春凑近去，自己的影子把这个角落遮得愈发灰暗了。

“大春哥……大春哥……”

望着僵硬的残缺不全的脸，永春低声喊着，仿佛不能再禁止自己不怜悯。他伸手去试试鼻息，手触到冰凉的面孔，不由打一个寒颤，随即盖上那捆芦苇，好像那是他的恶迹，怕人发现到，赶紧掩藏起来。

“永叔，你老在叫他谁？”背后看守祠堂的那个问道。

永春一脸的僵白，回身望着大春仅有的这个儿子。高石台下面站着不少族人，都在惊诧地看着他。

“给他口棺材！”这位族长拍拍沾在袍袖上的芦花，“我那儿有现成的木料。”

“把他葬到咱们老陵里。”他说。

“永叔，他……？”

永春摇摇手，匆匆走下高石台。在他穿过族人面前的时候，愧疚好似一副磨盘压在背上，佝偻着踉跄走开，把全身的重量支在黄杨木的拐杖上。锁壳门前的沙地留下一个一个深深的小窝儿。

谁也不能相信，疯老头又从这样沉重的一场大病里闯过来，不知为什么，上天执着地要他活下去。

大家获知这个疯老头竟是老十房的大春以后，祠堂里顿然不似往昔的那样冷落。疯大春被安置在祠堂里面，有了亲骨肉，亲族人，族长不时供养着饭菜，补养他那衰朽的身体。尽管他得到了这些，他都不知道了，对他没有多大意思了。可他拗着劲儿地活下去，这是真的。

经过这一场重病，疯大春的背更驼了；又多出新的毛病，终日终夜地喘哮。一阵子咳嗽上来，浑身战栗地痉挛着，抽筋似的，白发飘乱的脑袋就会钩到裆下，缩作一团儿。

跟他同一代的老妇人都在说：

“还回来干么呀，活现世的！”

“可就不肯死呀！冻，冻不死，饿，也饿不死，罪受不完，就死不了。”

孩子可不管那许多，老远用石头子儿去丢他。

“老疯子，唱个小唱儿吧，唱就不揍你。”

孩子该是他的族曾孙、族玄孙辈儿。他已经唱不出，只用喘哮和咳嗽代替那两句荒腔走板的小调。

孩子闹人的时候，做娘的就用老疯子来吓唬：

“哭吧，老疯子听见了把你抱了走！”

大春好似就只为这些而活着，依然是不住嘴地说东说西，谁也听不清他跟自己办不完的交涉。六十也有了，七十也有了；人说他还能活到八十岁，九十岁。总还要活下去，受苦受罪下去。

老祖母的故事都是那样遥远，唯有这是例外。老祖母的故事里总是

善有善果，恶有恶报；恶人暴死，好人享福。唯有这个也是个例外。

老祖母就告诉孙儿们说：“好人不长寿，恶人活万年。”

孩子瞪大了眼睛，这不对呀！

然而每年年底，风季照样地来了；在那些时日里，老祖母又将搬出这样的故事，小一代的十分相信那一些，因为锁壳门那里，就有那个可供他们丢石头的老疯子。梦里时常会有他，吓醒了，望着深黑的夜，狂风从屋顶上呼号而过。褂兜儿里偷偷装进石头子儿，安慰地重又睡去，打着轻轻的、甜甜的小呼噜，梦见疯老头被他们打死了。

一九六一·五·三〇·桃园

# 铁浆

人脸上都映着雪光，这场少见的大雪足足飞落了两夜零一天。打前一天过午起，三点二十分的那班慢车就因雪阻没有开过来。

住雪了，天还没有放晴，小镇的街道被封死。店门打开，门外的雪墙有一人高，总算雪墙之上还能看到白冷冷的天，没有把人闷死在里头。人跟邻居打招呼，听见声音，看不见人，可是都很高兴，觉得老天爷跟人开了一个大玩笑，温温和和的大玩笑，挺新鲜有意思。

所以孟宪贵那个鸦片烟鬼子死在东岳庙里，直到这天过了晌午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就断气了。

这个死信很快传开来，小镇的街道中间，从深雪里开出一条窄路，人们就像走在地道里，两边的雪墙高过头顶，多少年都没有过这样的大雪。人人见面之下，似乎老想拱拱手，道一声喜。雪壕里传报着孟宪贵的死信，热痰吐在雪壁上，就打穿一个淡绿淡绿的小洞。深深地叹口气吧，对于死者总该表示一点厚道，心里却都觉着这跟这场大雪差不多一样地新鲜。

火车停开了，灰烟和铁轮的响声不再扰乱这个小镇，忽然这又回到二十年前的那样安静。

几条狗围坐在尸体四周，耐心地不知道等上多久了。人们赶来以后，这几条狗远远地坐开，还不甘心就走掉。尸首蜷曲在一堆凌乱的麦穰底下，好像死时有些害羞；要躲藏也不曾躲藏好，露出一条光腿留在外边。麦穰清除完了，站上的铁路工人平时很少来到东岳庙，也赶来帮忙给死者安排后事。

僵硬的躯体扳不直，就那样蜷曲着，被翻过来，懒惰地由着人扯他，抬他，带着故意装睡的神情，取笑谁似的。人睡熟的时候也会那样

半张着口，半阖着眼睛。

孟家已经断了后代，也没有亲族来认尸。地方上给凑合起一口薄薄的棺木。雪壕太窄了，棺材抬不到东岳庙这边来。尸首老停放在庙里，怕给狗啃了，要让外镇的人说话。一定得在天黑以前成殓才行。

尸体也抬不进狭窄的雪壕，人就只有用死者遗下的那张磨光了毛的狗皮给系上两根绳索，尸体放在上面，一路拖往镇北铁路旁的华聋子木匠铺西边的大塘边儿上。那儿靠近火车站，过铁道不远就是乱葬岗。

尸体在雪地上沙沙地被拖着走，蜷曲成一团儿，好像还很懂得冷。一只僵直的手臂伸到狗皮外边，划在踏硬的雪路上，被起伏的雪块挡住，又弹回来，挡住又弹回来，不断地那样划动，属于什么手艺上的一种单调的动作。孟宪贵一辈子可没有动手做过什么手艺，人只能想到这人在世的最后这几年，总是这样歪在庙堂廊檐下烧泡子的情景，直到这场大雪之前还是那样，脑袋枕着一块黑砖，也不怕杠得慌。

镇上的地保跟在后头，拎一只小包袱，包袱露出半截儿烟枪。孟宪贵身后只遗下这个。地保一路撒着纸钱。

圆圆的一张又一张空心儿黄裱纸，飘在深深的雪壕里。

薄薄的棺材没有上漆。大约上一层漆的价钱，又可以打一口同样的棺材。柳木材的原色是肉白的，放在雪地上，却衬成尸肉的色气。

行车号志的扬旗杆，有半面都包镶着雪箍，几个路工在那边清除变轨闸口的积雪。棺材停在大塘岸边的一片空地上。僵曲的尸体很难装进那样狭窄的木匣里，似乎死者不很乐意这样草率地成殓，拗着在做最后的请求。有人提议给他多烧点锡箔，那只最挡事的胳膊或许就能收拢进去。

“你把他那根烟枪先放进去吧，不放进去，他不死心哪！”

有人这么提醒地保，老太太也都忍不住要生气，把手里一叠火纸摔到死者脸上。“对得起你啦，烟鬼子！临了还现什么世！”

人只有把那只竖直的胳膊推弯过来——或许折断了，这才勉强盖上棺盖。拎着斧头等候许久的华聋子赶着钉棺钉。六寸的大铁钉，三斧两

斧就钉进去，可是就不显得他的木匠手艺好，倒有点慌慌张张的神色，深恐死者当真又挣了出来。

棺材就停放在这儿，等化雪才能入土。除非他孟宪贵死后犯上天狗星，那么薄的棺材板，真经不住狗子撞上几个脑袋，准就撞散了板儿。结果还是让地保调一罐石灰水，浇浇棺。

傍晚了，人们零星散去，雪地上留下一口孤零零的新棺，四周是零乱脚印。焚化锡箔的轻灰，在融化的雪窝子里打着旋，那些纸钱随着寒风飘散到结了厚冰的大塘里，一张追逐着一张，一张追逐着一张。

有只黑狗遥遥地坐在道外的雪堆子上，尖尖的鼻子不时朝着空里划动。孩子用雪团去扔，赶不走它。

铁道那一边也有市面，叫作道外，二十年前没有什么道里道外的。

人替死者算算，看是多少年的工夫，那样一份家业败落到这般地步。算算没有多少年，三十岁的人就还记得争包盐槽的那些光景。那个年月里，铁路刚始铺筑到这儿，小镇上没有现在这些生意和行商，只有官厅放包的一座盐槽，给小镇招来一些外乡人，远到山西瓜仔，口外来的回回。

筑铁路那年，小镇上人心惶惶乱乱的。人都绝望地准备迎受一项不能想象的大灾难。对这些半农半商的镇民，似乎除了那些旱灾、涝灾、蝗灾和瘟疫，属于初民的原始恐惧以外，他们的日子一向都是平和安详的。

一个巨大的怪物要闯来了，哪吒风火轮只在唱本里唱唱，闲书里说说，火车就要往这里开来，没有谁见过。谣传里，多高多大多长呀，一条大黑龙，冒烟又冒火，吼着滚着，拉直线不转弯儿，专摄小孩子的小魂魄，房屋要震塌，坟里的祖宗也得翻个身。传说是朝廷让洋人打败仗，就得听任洋人用这个来收拾老百姓。

量路线的时节就闹过人命案，县大老爷下乡来调处也不作用；朝廷纵人挖老百姓的祖莹吗？死也要护的呀！道台大人詹老爷带了绿营的兵勇，一路挑着圣旨下来，朝廷也得讲理呀。铁路铺成功，到北京城只要一天的工夫。那是鬼话，快马也得五天，起早儿步辇儿半个月还到不了。谁又去北京城去干么？千代万世没去过北京城，田里的庄稼一样结

籽粒，生意买卖一样将本求利呀！谁又要一天之内赶到北京去干么啦？赶命吗？三百六十个太阳才够一年，月份都懒得去记。要记生日，只说收麦那个时节，大豆开花那个时节。古人把一个昼夜分作十二个时辰，已够嫌噜苏。再分成八万六千四百秒，就该更加没味道。

铁路量过两年整，一直没见火车的影儿。人都以为吹了，估猜朝廷又把洋人抗住了。不管人怎样地仇视、惶惧，胡乱地猜疑，铁路只管一天天向这里伸过来，从南向北铺，打北向南铺。人像传报什么凶信，谣传着铁路铺到什么集，什么寨。发大水的年头，就是这样传报着水头到了哪里，到了哪里，人众的心情也就是这样。在那么多惶乱拿不出主意的人众当中，大约只有老太太沉住气些；上庙去求神，香烟缭绕里，笑眯眯的菩萨没有拍胸脯给人担保什么，总让老太太比谁都多一点儿指望。

道台大人詹老爷再度下来，镇上有头有脸的都去拦道长跪了。道台大人也是跟菩萨一样眯眯笑，怎样笑也不当用。詹大老爷不着朝服，面孔晒得黧黑黧黑的，袖子卷起两三道，手腕上绑一只小时钟。在镇上住了一宿，可并不是宿在镇董的府上，县大老爷也跟着一起委屈了。第二天，一干大人赶一个绝早，循着路基南巡去了，除去那家客栈老板捧着詹大人亲题的店招到处去亮相，百姓仍然没有一个不咒骂，什么指望也没了，愣等着火车这个洋妖精带来劫难吧。

“在劫在数呀！”

人都咒骂着，也就这样地认命了。

铺铁路的同时，镇上另一桩大事在鼓动，官盐又到转包的年头。镇上只有二百多户人家，连同近乡近村的居户，投包的总有三十多家。开标的时候，孟宪贵的老子孟昭有，一万一千一百两银子上标了。可是上标的不是他一个，沈长发跟他一两银子也不差。

官家的底标呆定就是那么些，重标时，官厅就派老爷下来当面拈阄。

孟沈两家上一代就有夙仇，上一代就曾为了争包盐槽弄得一败两伤。为那个，孟昭有一辈子瞧不起他老子。如今一对冤家偏巧又碰上头，县衙门洪老爷两番下来排解，扭不开这两家一定非血拼不可。

孟家两代都是耍人儿的，又不完全是不务正业，多半因为有那么一

些恒产。

孟昭有比他老子更有那一身流气，那一身义气。平时要强斗胜耍惯了，遇上这样争到嘴边就要发定五年大财运的肥肉，借势要洗掉上一代的冤气，谁能用什么逼他让开？

“我姓孟的熬了两代，我孟昭有熬到了，别妄想我再跟我们老头一样地窝囊！”

守着县衙门差派下来的洪老爷，孟昭有拔出裹腿里的一柄小镶子，蛟皮鞘上缀着大红穗。

“姓沈的，有种咱们硬碰硬吧！”

沈长发是个说他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的那种人，硬的让着，软的压着。唯独这一遭是例外，五年的大财运，可以把张王李赵全都捏成一个模样儿。

“谁含糊谁是孙子！”沈长发卷着皮袄袖子，露出手脖儿上一大块长长的朱砂痣。

洪老爷坐在太师椅上抽他的水烟，想起斗鹤鹑。手抄到背后，扯一下压在身底下太紧的辫子梢儿。

沈长发心里拨着自家的算珠盘儿：铁路占去他五亩六分地，正要包下盐槽补补这个亏损。不过戳两刀的滋味大约要比亏损五亩六分地痛些。

“去！”冲着他跟前的三小子喝一声，“家去拿你爷爷那把刀子来——姓沈的没瓢过给谁。三十年前沈家爷爷就凭那把宝刀得天下，财星这又落到沈家瓦屋顶，一点不含糊！”

这话真使孟昭有掉进醋缸里，浑身螫着痛。只见他嗤的一声，把套裤筒割开一大半边，一脚踏上长条凳。这是在镇董府上的大客厅里。

“洪老爷明镜高悬，各位兄台也请做个凭证！”

孟昭有握着短刀给四周拱拱手，连连三刀刺进小腿肚。小镶子戳进肉里透亮过，拧一个转儿拔出来，做得又架式，又干净，似乎不是他的

腿、他的肉。腿子举起来，担在太师椅的后背上头，数给大家看，三刀六个眼儿，血作六行往下滴答，地上六片血窝子。

“小意思！”

孟昭有一只腿挺立在地上，静等着黑黑紫紫黏黏的血滴往下滴答，落在大客厅的罗底砖上。那张生就的赤红脸脖子，一点也没变色。在场的人听得见嗒嗒的滴答，远处有铁榔头敲击枕木上的道钉，空里震荡着金石声。铁路已经筑过小镇，快在邻县那边接上轨。

孟昭有他女人送了一包头发灰来给他止血，被他扔掉了。罗底砖地上六片血窝子就快化成了一片。

沈家的三小子这才取来那柄刀。原是一柄宰羊刀，沈长发的上一代靠它从孟家手里赢来包盐槽的标，事后才配上乌木梅花镶银的刀柄和鞘子。刀子拔出来，显得多不衬，粗工细工配不到一起，尽管刀身磨得明晃晃，不生一点点锈斑。

沈长发一双眼睛被地上的血迹染红了，外表看不太出，胆子已经有点寒。不临到自己动刀，总不知道上人创那番家业有多英豪。一咬牙，头一刀刺下去用过了劲儿，小腿肚的另一边露出半个刀身，许久不见血，刀身给焊住了。上来两个人帮忙才拔出来。

客厅里两摊血，这场没谁赢，没谁输，洪老爷打道回衙门，这份排解的差事只有交给镇董就近替他照顾。

什么样的纠纷都好调处，唯有这事谁也插不上嘴，由着两家拼，眼睁睁看着这两个对手各拿自己的皮肉耍。

过不两天，一副托盘捧到镇董府上去。托盘里铺着一大块大红洋标布，三只连根剁掉的手指头横放在上面。

孟昭有手上裹着布，露出大拇指和食指。家邦亲邻劝着不听，外面世路上的朋友跑来劝说，也不生作用。

“难道沈长发那么个冤种，我姓孟的还输给他？”

好像谁若不鼓动他拼下去，谁就犯嫌疑，替沈家做了说客。

“我们那位老爷子业已让我驮上三十年的石碑了；瞧着吧，盐槽我是拿稳了。”

托盘原样捧回来，上面多出三只血淋淋的手指头。一看就认出是沈长发的，只只都是木雕似的厚厚的灰指甲。

没有料想到沈长发也有他这一手。一气之下踢翻玻璃丝镶嵌的屏风，飞雷似的吼叫起来：

“谁敢再拦着我？谁再拦着我，谁是我儿！”

他儿子可只有一个。那个二十岁的孟宪贵，快就要带媳妇，该算是成人了；白白瘦瘦的细高挑儿，身上总像少长两根骨头，站在哪儿非找个靠首不可。走道儿三掉弯，小旦出台走的是个什么身段，他就是那个样子，创业守业都不是那块料。他老子拼成这样血惨惨的，早就把他吓得躲到十里外的姥姥家。

铁路已经铺到姥姥家那边，孟宪贵整天赶着看热闹似的跟前，跟后，总也看不厌。多冷的天气多寒的风，也碍不着他。铁路接通的日子，第一列火车挂着龙旗和彩红。一节节的车厢，人从没见过这样装着铁轱辘的漂亮小房屋，一幢连一幢，飞快地奔来，又飞快地奔去。天上正落着雪，火车雪里来，雪里去，留下一股低低的灰烟，留下神奇和威风，人那些恐惧和恼恨似乎有些儿消散了，留给孟宪贵一种说不出的空落，问着自己这一生有否坐火车的命。

正是孟宪贵发下誓愿，这辈子非要坐一趟火车不可的当口，家里来了人，冒着风雪跑来报丧，他爹到底把一条性命拼上了。

赶回奔丧，一路上坐在东倒西歪的骡车里，哭一阵，想一阵。过过年，官盐槽就是他继承，坐火车的心愿真的就该如愿了。可一见他爹死得那样惨，魂儿都吓掉了。

飘雪的天，镇董门前聚上不少人。

镇董是个有过功名的人家，门前竖着大旗杆，旗杆斗歪斜着，长年不曾上过漆，斗沿儿上尽是雀子粪，仿佛原本就漆过一道白镶边。

没有人像过孟昭有这样子死法。

游乡串镇的生铁匠来到小镇上，支起鼓风炉做手艺。没有什么行业能像这生铁匠最叫人又稀罕，又兴头。许久没有看到猴儿戏和野台子戏的了，有这些玩意儿就抵得上多少热闹。

鼓风炉四周摆满沙模子，有犁头、有鏊子、火铳子枪筒和铁锅。大伙儿提着粮食、漏锅、破犁头，来换现铸的新家什。

鼓风炉喷着蓝火焰，红火焰。两个大汉踏着大风箱，不停地踏。把红的蓝的火焰鼓动得直发抖，抖着往上冲。炉口朝天，吞下整篓的焦煤，又吞下生铁块。大伙儿嚷嚷着，这个要几寸的锅，那个要几号的洋台炮心子，争着要头一炉出的货。

鼓风炉的底口扭开来，鲜红鲜红的生铁浆流进耐火的端白子里。

炼生铁的老师傅手握长铁杖，拨去铁浆表层上浮渣，打一个手势就退开了。踏风箱的两个汉子腿上绑着水牛皮，笨笨地赶过来，抬起沉沉的端白子，跟着老师傅铁杖指点，浓稠稠的红铁浆，挨个挨个灌进那些沙模子。

这是头一炉，一圈灌下来，两个大汉挂着满脸的大汗珠。铁浆把七八尺内都给烤热了。

“西瓜汤，真像西瓜汤。”

看热闹的人忘记了冷，脸让铁浆高热烤红了，想起红瓤西瓜挤出的甜汁子。

“好个西瓜汤，才真大补。”

“可不大补！谁喝罢？喝下去这辈子不用吃馍啦。”

就这么当作笑话嚼，闹着逗乐儿。只怪那两个冤家不该在这儿碰头。

孟昭有寻思出不少难倒人的鬼主意，总觉着不是绝招儿，这可给他抓住了。

“姓沈的，听见没？大补的西瓜汤。”

这两个都失去三个指头，都挨上三刀的对头，隔着一座鼓风炉瞪眼睛。

“有种吗，姓孟的？有种的话，我沈长发奉陪。”

争闹间，又有人跑来报信，火车真的要来了。不知这是多少趟，老是传说着要来，要来。跑来的人呼呼喘，说这一回真的要来了，火车早就开到猫儿窝。

不知受过多少回的骗，还是有人沉不住气，一波一波赶往镇北去。

“镇董爷，你老可是咱们凭证。”

孟昭有长辫子缠到脖颈上。“我那个不争气的老爷子，挨我咒上一辈子了，我还再落到我儿子嘴巴里嚼咕一辈子？”

镇董正跟老师傅数算这行手艺能有多大出息，问他出一炉生铁要多少焦煤，两个伙计多少工钱，一天多少开销。

“我姓孟的不能上辈子不如人，这辈子又挨人踩在脚底下。”

“我劝你们两家还是和解吧。”镇董正经地规劝着，没全听到孟昭有跟他叫嚷些什么，“昭有，听我的，两家对半交包银，对半分子利。你要是拼上性命，可带不去一颗盐粒子进到棺材里。你多想想我家老三给你说的那些新学理。”

镇董有个三儿子在北京城的京师大学堂，镇上的人都喊他洋状元，就劝过孟昭有：

“要是你闹意气，就没说的了。要是你还迷着五年大财运，只怕很难。”

洋状元除掉剪去了辫子，带半口京腔，一点也不洋气。“说了你不会信，铁路一通，你甭想还把盐槽办下去，有你倾家荡产的一天，说了你不信……”

这话不光是孟昭有听不入耳，谁听了也不相信。包下官盐槽不走财运，真该没天理，千古以来没有这例子。

远远传来轰轰隆隆怪响，人从没听过这声音，除了那位回家来过年的洋状元。

立刻场上瞧热闹的人又跑去了一批。

鼓风炉的火力旺到了顶点，蓝色的火焰，红色和黄色的火焰，抖动着的，抖出刺鼻的硫磺臭。老师傅的铁杖探进炉里去搅动，雪花和喷出的火星厮混成一团儿。

鼓风炉的底口扭开来，第二炉铁浆缓缓地流出，端臼子里鲜红浓稠的岩液一点点地涨上来。

飘雪的天气，孟昭有忽把上身脱光了，尽管少掉三个指头，扎裹的布带上血迹似也还新鲜，脱掉衣服倒是挺溜活。袍子往地上一扔。雪落了许久，地上还不曾留住一片雪花。孟大娘正在家里忙年，带着一手的面粉赶了来，可惜来不及了，在场看热闹的人也没有谁防着他这一手。

“各位，我孟昭有包定了，是我儿子的了！”

这人光赤着膊，长辫子盘在脖颈上扣一个结子，一个纵身跳上去，托起流进半下子的端臼子。

“我孟昭有包定了！”

冲着对头沈长发吼出一声，双手托起了铁浆臼子，擎得高高的，高高的。人可没有谁敢抢上去拦住，那样高热的岩浆有谁敢不顾死活去沾惹？铸铁的老师傅也愣愣的不敢近前一步。

大家眼睁睁，眼睁睁地看着他孟昭有把鲜红的铁浆像是灌进沙模子一样地灌进张大的嘴巴里。

那只算是极短极短的一眼，又哪里是灌进嘴巴里，铁浆劈头盖脸浇下来，喳——一阵子黄烟裹着乳白的蒸气冲上天际去，发出生菜投进滚油锅里的炸裂，那股子肉类焦燎的恶臭随即飘散开来。大伙儿似乎都被这高热的岩浆浇到了，惊吓地狂叫着。人似乎听见孟昭有一声尖叫，几乎像耳鸣一样地贴在耳膜上，许久许久不散。

可那是火车汽笛在长鸣，响亮的，长长的一声。

孟昭有在一阵冲天的烟气里倒下去，仰面挺倒在地上。

铁浆迅即变成一条条脉络似的黑树根，覆盖着他那赤黑的身子。凝固的生铁如同一只黑色大爪，紧紧抓住这一堆烧焦的烂肉。

一只弯曲的腿，主儿的还在微弱地颤抖。

整个脑袋全都焦黑透了，认不出上面哪儿是鼻子，哪儿是嘴巴——刚刚还在叫嚷“我孟昭有包定了！”的那张嘴巴。

头发的黑灰随着一小股旋风，习习盘旋着，然后就飘散了。黄烟兀自袅袅地从尸身里面升上来，棉裤兀自没火燎地熨着。

一阵震慑人心的铁轮声从镇北传过来，急骤地捶打着什么铁器似的。又仿佛无数的铁骑奔驰在结冰的冻地上。乌黑乌黑的灰烟遮去半边天，天色立刻阴下来。

在场不多几个人，脸上都没了人色，惶惶地彼此怔视着，不知是为孟昭有的惨死，还是为那个隐含着妖气和灾殃的火车真的来到，惊吓成这分神色。

风雪一阵紧似一阵，天黑的时辰，地上白了。大雪要把小镇埋进去，埋得这样子沉沉的。

只有妇人哀哀的啼哭，哀哀的数落，划破这片寂静。

不得人心的火车，就此不分昼夜地骚扰这个小镇。火车自管来了，自管去了，吼呀，叫呀，敲打呀，强逼着人认命地习惯它。

火车带给人不需要也不重要的新东西；传信局在镇上盖了绿房屋，外乡人到来推销洋油、报纸和洋碱，火车强要人知道一天几点钟，一个钟头多少分。

通车有半年，镇上只有两个人胆敢走进那条大黑龙的肚腹里，洋状元和官盐槽的少当家的孟宪贵。

盐槽抓在孟家手里，半年下来净落进三千两银子，这算是顶顶忠厚的办官盐。头一年年底一结账，净赚七千六百两。孟宪贵置地又盖楼，讨进媳妇又纳丫鬟，大烟跟着也抽上了瘾。

火车没给小镇带来什么灾难，除掉孟昭有凶死得那样惨。大伙儿都说，孟昭有是神差鬼使地派他破了凶煞气。可洋状元的金玉良言没落空。到第二年，盐商的盐包装上火车了，经过小镇不停站。这一年净赔一顷多田。镇上使用起煤油灯，洋胰子。人得算定了几点几分赶火车。要说人对火车还有多大的不乐意，那该是只兴人等它，不兴它等人。

五年过去了，十年二十年也过去了，铁道旁深深的雪地里停放着一口浇上石灰水的白棺。

这夜月亮从云层里透出来，照着刺眼的雪地，照着雪封的铁道，也照在这口孤零零的棺材上，周围的狗守候着。

有一只白狗很不安，走来，走去，只可看见雪地上它的影子移动着。

云层往南移，倒像月亮在朝北面匆匆地赶路。

狗里不知哪一只肯去撞上第一头。

那只白狗望着扬旗号志上的半月，齧出雪白的牙齿，低微地吼哮。然后不知有多恼恨地刨划着蹄爪，扬起一阵又一阵的雪烟，雪地上刨出一个深坑，趴了下去，影子遂也消失了，可仍在低沉地吼哮。

那一盏半月又被浮云遮去。夜有多深呢？人都在沉睡了，深深地沉睡了。

一九六一·五·侨爱

# 强悍之作的另类构成

《铁浆》简体版跋

阿城

朱西甯先生的短篇小说集《铁浆》在此岸出版，是件不大不小的事。不大，是说纸版书的阅读者减量明显，可能阅读者少，所以不大。

但是不小。

因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去台湾的机会比较多，又因与天文、天心、材俊的关系，面见朱西甯先生的机会也就比较多。朱家一大家子人，真是当代文学的一个命数，我从中学到很多。

我记忆中与朱先生交流，不是很多。我很喜欢听朱先生讲话，希望他能一直讲下去，所以从不截断朱先生的话茬儿。

听说《铁浆》在台湾出版时还是之后，曾经与上世纪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有关联，但其情况我没有资格和能力介绍出来。但是，今天读《铁浆》，并不会因为不知道当年的情况而降低阅读中感受的力量感，这正是《铁浆》的深厚厉害之处。而且，可以看出今天这边的读者接触过的台湾类型小说，深深浅浅总有《铁浆》文字的影响，却不如《铁浆》的铮铮到骨。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的喷薄，现在想起来还是不可思议。但是总结下来，还是有一层膜，几十年形成的膜，借用文物贩子的行话，有一层“包浆”。包浆也是种积累，积累的却是灰尘，痰涎，粘秽。以前过年之前，家家户户是要用热碱水将器物擦洗干净的，对包浆毫不痛惜。相比之下，在我看来，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是能穿透包浆看到的透明。另一个奇迹是李娟的写作，没有包浆的写作。我要说

的是，这之前，朱西甯先生的写作，早已是透明，而且是以没有包浆的状态来写包浆。再之前，是沈从文先生的写作。汪曾祺当年在西南联大沈从文先生的班上，写成习作《老鲁》，沈先生认可，推荐出去发表。现实是有包浆的，现实主义的写作，自然是对包浆与透明的担当。

但是我接着要说的，可能是一个盲区，也可能是避之唯恐不及，但时时吸引我的写作现实：自然主义。

写作上提出自然主义的，当然是法国的左拉。他对自然主义写作是相当自觉的。影响所及，其实当时和以后，很多人的写作被自然主义解放出来，相当程度上看，例如后来的意识流的自然写作，例如英国的乔伊斯，《尤利西斯》，例如法国的普鲁斯特，《追忆似水流年》，例如罗伯·格里耶等等。当然，没有人这么看，而且认为自然主义没有什么意义，尤其是在中文写作范围里，评价很不堪，甚至是“反动”的。但是，我们真的无时无刻把意义当眼镜，透过意义的眼镜看世界吗？这是最基础的一层意思。

人当然是探讨意义的动物。原始宗教，例如萨满，就是意义的开始，而且意义和现实互相等同。这个时期相当长，它的长，一是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始，二是它直到现在还存在。但原始宗教算不得自然主义，它的自然，是有意义的自然，所以自然不太自然。

当人开始了有自我意识之后的书写，自然仍然是有意义的自然。但是，例如《诗》的“兴”，是与诗的意有区别的，它常常只是引起诗的韵，与意义无关，好像是开幕前的入座。如果把兴与意关联，就是喻了。所以中国诗或歌的兴，尤其是民歌，例如竹枝词，例如陕北民歌，已经成熟地运用到自然书写。

沉沉浮浮，中国书写中，自然主义的因子，总能找到痕迹。《金瓶梅词话》，则是我认为自然主义书写成为体例的经典。书中的性行为自不必说，当代不少学者开始研究书中的服饰、首饰的细节，就是因为其中的书写采取了自然主义的描写。《红楼梦》在这方面也是强项。

至于当代的小说，我的阅读有限，除了前面提到的汪曾祺的《老鲁》，再举李劫人写于一九三五年的《死水微澜》这部我的父辈们经常谈论的小说。李劫人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四年在法国，翻译过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莫泊桑等人的小说，没有翻译过一九〇二年去世的左拉的小说。左拉的自然主义写作和左拉对解剖生理学的研究有关，以至

于他最初的长篇被评为“糜烂”“堕落”。郭沫若评李劫人为左拉式的小说家，应该是指李劫人的小说与左拉的《鲁贡——玛卡尔家族》相类，是现代批判现实主义的意思。批判现实主义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李劫人真的是这个意思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李劫人按要求改写《死水微澜》，改来改去，他的儿子还是提醒他：在分析历史事件时加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一些问题和人物的处理上避免流于自然主义。这些改来改去改不掉的东西，其实正是李劫人宝贵的状态。

在这一点上，朱西甯先生的《铁浆》也引起我的注意，我注意的是我阅读契诃夫的《草原》时引发的一种东西。《草原》是讲一个孩子随大人穿越了一个大草原，无穷的穿越细节，无穷的环境、气候细节，无穷的农人活动细节，之后，到了草原的另一边，小说随之结束。结束了？结束了。什么意义？不知道，好像没有，但是我被感动，而且直到现在，想起来就感动。

俄国的蒲宁、屠格涅夫是有这些东西的，托尔斯泰反而没有。托尔斯泰过于注意调整文本的意义，因此容易成为教科书。左拉是冷的，蒲宁、契诃夫是有温度的忧郁，我个人认为是有温度的自然书写吧。

《铁浆》中的《刽子手》有这样的段落：“师徒俩一走动，大伙儿就赶紧挤着让路，以至于一个孩子生着冻疮的脚后跟被谁给踩上了，要命地哭喊着，还带着骂。”

这个描写，与其在说明挤的程度，不如在说挤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与挤的目的没有关系，不合对现实主义的意义的要求，属可删的性质。但这个描写，是可删的吗？

如果可删，那就类似自然的一部分可删。创作是作者状态的文字构成，不是美容或减肥吧？

中国的修辞中有“刷色”。苏东坡在颂扬千古人物时，忽然说“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此横出的一笔，即是刷色：与主题无关，与意义无关，却突然有了温度。中国艺术在这方面是有很强的传统的。五代赵幹的《江行初雪图》，画江中洲、舟上的劳作者，注目着此岸骑驴而行的华服者，眼中并没有羡慕嫉妒恨，就是一个自然的兴趣。我还记得当初上山下乡，村里的女子们，注视着刚进村的女知青，上上下下打量的眼神，饱含着兴趣。

《铁浆》是现代汉语文学中强悍的代表作，尤其其中的《铁浆》这一篇，当然有着很强烈的寓意，是读者都能解读出的，上世纪应该有不少评论揭示其意义。在此，只是提出我个人对《铁浆》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谱系中的一个冷门解读判断。是为跋。

二〇一八年十月于北京

# 灰色地带的文学<sup>[1]</sup>

重读《铁浆》

刘大任

去年六月，接到安民兄的信，告诉我他计划重新出版朱西甯先生六十年代初的杰作《铁浆》，并要求我写一篇序或导读。写序我觉得我的分量不够，写导读也自觉训练不足，但《铁浆》确实是影响过我的写作道路的，所以自告奋勇，写一篇读后感。

恰好七月初有事到巴黎去，就随身带了皇冠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的那个版本。

在越洋飞行的波音七四七上，读“齐鲁青未了”的那个遥远世界里一百年前农村集镇的传奇人物与古老事件，感觉上当然不很协调。然而，也许就因为无意中选择了这种环境和时空，一种万古常新的寂寞感，突然把我抓住了。

这种怪异的感受，跟记忆中初读《铁浆》的心情，大不一样。

第一次读《铁浆》，记得是一九六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天在衡阳路闲逛，在文星书店找到这本当时听一道混的朋友介绍说“应该看看”的书。

那次的读后感，不是寂寞，是温暖，没有失落，有震撼。

仔细揣摩，年轻时的震撼，有不少原因。

最重要最强烈的原因是：居然在台湾“发现”了鲁迅与吴组缃的传人。

这跟那时候的我的生活有不可分的关系。

鲁迅是别人介绍的。台大第一宿舍一位读法律的本省籍同学，有天神秘兮兮地把一本故意用洋杂志封面做了封套的《鲁迅选集》塞在我枕头底下。“明天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去读！”他说。

在此之前，我对鲁迅的了解等于零，只听过国文老师熊公哲先生提过：白话文，只有周氏兄弟勉强可以，其他的不必读。

那本《选集》给我开启了一个世界，陌生但不遥远。吴组缃则是我在夏威夷大学的东方图书馆刻意搜索“发现”的。阅读这两位前辈，加上在我心目中形成一条路线的其他一些作家，如沙汀、艾芜、叶紫和罗淑等，形成了一种“知识累积”，成为我在一九六四到一九六六年期间跟《剧场》杂志内部一些同人讨论文学观点的基本力量来源。就因为这种讨论和争辩，《剧场》后来分裂成两派，陈映真与我退出，同尉天骢合作，天骢又拉来了王禎和、七等生、黄春明、雷骧……我们坚持要以现实为基础的创作方式，终于借《文学季刊》的创办，有了实践的机会。

可是，理论主张虽然说得口沫横飞，一张白纸摊在面前，怎么下笔？

这时候“发现”了朱西甯的《铁浆》，不能不说有点命运与共的感觉了。

因此，第一次读《铁浆》，没有寂寞，只有温暖，没有失落，只有震撼。

一九六六年初，我试以写实手法（当时可怜地以为，只要关闭向内探索的眼睛，努力向外张望，便是写实了），结结巴巴写出了一篇“新思想”作品，题目叫《刀之祭》，那里面清清楚楚，完全是模仿朱西甯，而且，模仿得相当拙劣，因为当时对朱西甯在《铁浆》中寄寓的乡土深情，根本毫无了解，只不过利用一个躯壳，暗藏一点“反”意。

义务担任《文学季刊》顾问的姚一苇先生看完后，说了两个字：“不行！”

羞愧之余，再出发，找到自己比较熟习的题材，写了《落日照大旗》，总算勉强过关。

当时，可能由于自命为左派的意识形态作祟，读《铁浆》时竟完全看不到朱西甯作品中那种谦冲温和的基督教淑世的精神，反而把《铁浆》中塑造的那种北方男儿顶天立地超愚昧的拒绝投降的精神，看成了中国人应该有的翻身本钱。同时，许多细致的差别，也毫无所感，举例说：吴组缃的《铁闷子》，那个做贼的好汉为什么连上了抗日救亡？朱西甯的《贼》，鲁大个儿为什么一点社会功能都不给？我就从不曾深究。同样，写农村大户人家，为什么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充满嘲讽，朱西甯的《锁壳门》只有悲悯？我也不曾深思。

隔了几十年，自己至少也在精神世界里走过了漫长的坎坷路，这些细微的差别，便清晰显露出来，如同风吹雨打的古老建筑，砖瓦上的苔痕，梁柱上的木纹，令人怵目惊心。

我们都听说过，朱西甯从军后，走南闯北的简单行囊中，有一本张爱玲。朱西甯跟胡兰成的交往，也是台湾文艺圈熟习的掌故。甚至还有人大胆到把朱西甯归类为张派或胡派。

这一层，在重读《铁浆》后，更加让我觉得寂寞。

我始终认为，台湾当代小说，在鲁迅和张爱玲这两个性质颇不相契的传统中，选择了后者，是相当不幸的。

这么些年来，由于新批评这个文学理论在台湾一度成为显学，张爱玲被尊奉在庙堂之上，鲁迅则变成了某种政治符号。

这个发展，重读《铁浆》，也使我觉得气闷，我认为，朱西甯的作品，应该属于鲁迅、吴组缃、沙汀、艾芜、叶紫和罗淑所代表的这个传统。不过，应该先厘清一点我们对这个传统多年来的一些误解。

先说鲁迅。

鲁迅死于一九三六年，逝世前十年内，除了几个故事新编（他自己也认为不过是“速写”），一篇小说创作都没有，全是匕首与投枪。虽然是白话小说的开山大师，鲁迅一生只有两个短篇小说集、两个散文集，而且全是一九二六年以前写的。一九八六年，有感于鲁迅逝世五十周年，我写过一篇短文《鲁迅的坟》，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冯雪峰，一位文艺战线上的中共地下党员回忆说：“一九二八年十

二月的一天晚上，柔石（按：左联五烈士之一，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捕后处死）带我去见了鲁迅先生，从此我就跟鲁迅先生接近，一直到他逝世之日为止。”

这段话透露了一条线索，鲁迅的最后十年，变成了“青年导师”，实际上成了社会活动家，这就是他自己也曾不耐地控诉过被“四条汉子”之类的人物包围的结果。同情革命的文学家与文学出身的职业革命家之间，终究有一线之隔。

一九二六年以前的鲁迅，是在正宗左派文艺理论家恨不能消灭的所谓“灰色地带”活动的，这就是为什么阿Q一点无产阶级气概也没有却有血有肉，祥林嫂毫无反抗意识却真正感动人的原因。

人变成了阶级符号便成了死人，吴组缃的《樊家铺》，线子嫂弑母，根本违反阶级道德律，却成就了真文学。

应该稍微介绍一下吴组缃，因为台湾的读者恐怕完全不知道他。

吴组缃一九〇八年生于安徽泾县的一个大地主世家。一九三〇年读清华大学中文系时发表第一篇小说，一九三五年之前出版了《西柳集》和《饭余集》。一九四〇年在重庆写了长篇《鸭嘴涝》（一九四六年上海重版时由老舍改名《山洪》）。他应该是三十年代最有才华的左翼作家。然而，在左派文艺批评家眼中，他不很“纯”，他太“客观”。他跟鲁迅一样，也是灰色地带写得最好，对话和白描功夫一流，文字简洁有力。虽然是所谓的左派同路人，但他一九四九年后很长时间在北京大学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与教学，没有什么创作。

我认为，吴组缃的安徽农村，是鲁迅鲁镇故事的真正传承，不仅传承，还有创新扩大，有些篇章，如《樊家铺》，几乎达到希腊悲剧的高度。

此外，沙汀的《航线》《土饼》《苦难》，多写四川西北部的农村。艾芜在缅甸和云南边境流浪时所写的《南国之夜》《南行记》和《夜景》，叶紫写洞庭湖西南农村的《丰收》和《山村一夜》，罗淑的《生人妻》在妇解尚未出现的几十年前所观察的妇女命运，虽然今天看来也许在说故事的技巧、文字的锻炼和文章结构方面，仿佛程度不够，然而，这个传统，的确是左派无法忍受的灰色地带传统。

台湾在五十年代，出现过杨蔚写的几个短篇，很有点这种味道，他

坐牢过后再写的小说，味道就变了。除此以外，这个“灰色”传统，在台湾几乎失传，除了朱西甯。

我觉得朱西甯应是这一传统的发扬光大，虽然我知道他完全不是左派。

我所谓的“灰色传统”应该参照我们对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与福克纳的虚构国“约克纳帕塔法郡”（Yoknapatawpha）来理解。

《都柏林人》经营创造的是一个社区。“约克纳帕塔法郡”经营创造的也是一个社区，朱西甯的《铁浆》也可以视为创造人类某一特定文化社区的企图。

所谓“灰色地带”文学传统的作家，都有一项天命（mission），也许自觉，也许不自觉，他们仿佛被内心一种神赋的力量驱赶，非在地上，在他们最熟习的地上，创造一个他们情深不能自己的人类社区，一个结合了想象与现实的属于他自己的国。

乔伊斯也许在都柏林的各种人物中看到了他所谓的“瘫痪”（paralysis），福克纳也许终生着迷于大南方乡土世界里的世代情仇，他们创造力的最深根源，无法解释，只能称之为神赋的力量。

朱西甯的秘密也在这里，我深信，他一生最后十年埋首其中的未完成巨著《华太平家传》，便是从《铁浆》的不自觉走向自觉建“国”的过程。

在灰色地带文学这个传统中，相对于人生的荒谬与世界的冷酷，一种拒绝妥协、拒绝投降的顽固意识似乎潜藏于深底，眼光从那个深度看出来，人性的幽微处，人际关系的真假虚实复杂面，暴露出来，构成了小说风景的实质内涵，这是过去正宗左翼小说里面欠缺的东西，也是当前流行的现代派、后现代派小说有意或无意忽视的东西。

重读《铁浆》不能不因此感到寂寞无比。

鲁迅在《故乡》的结尾中有一段仿佛寓言、仿佛议论而且不太符合小说规则的话：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安民兄重新出版《铁浆》，大概是要先把这久已无人走的地，放在这一代或下一代的面前。我也相信，有了这块地，便会有走路的人。

二〇〇二年九月十七日

---

[\[1\]](#)本文为作者为台湾印刻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重版《铁浆》所作。

## 附录 朱西甯文学年表

### 一九二六年

六月十六日，出生于江苏宿迁，祖籍山东省临朐县。本名朱青海。排行么子。

### 一九三七年

七月，抗日战争爆发，遂离开家乡，流亡于苏北、皖东、南京、上海等地。

### 一九四六年

南京第五中学毕业。

### 一九四七年

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洋化》于南京《中央日报》副刊，连载二日。

### 一九四八年

就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 一九四九年

弃学从军，加入国民政府军队。

随军来台，居于高雄县凤山黄埔新村。官阶陆军上尉。

## 一九五二年

六月，短篇小说集《大火炬的爱》由台北重光艺文出版社出版。

## 一九五三年

与刘慕沙初次见面，并持续通信。

## 一九五六年

三月十七日，与刘慕沙在高雄公证结婚。

八月二十四日，长女朱天文出生。

## 一九五七年

六月，发表短篇小说《刽子手》于《自由中国》第16卷第11期。

十二月，发表短篇小说《新坟》于《自由中国》第17卷第12期。

## 一九五八年

三月十一日，次女朱天心出生。

六月，发表短篇小说《捶帖》于《自由中国》第18卷第11期。

## 一九六〇年

五月七日，三女朱天衣出生。

配得桃园侨爱新村眷舍，合家迁入。

## 一九六一年

七月，发表短篇小说《锁壳门》于《诗·散文·木刻》创刊号。

七月，发表短篇小说《铁浆》于《现代文学》第9期。

八月，短篇小说《狼》连载于《中央日报》副刊。

由侨爱新村迁居板桥浮洲里妇联一村眷舍。

## 一九六三年

二月，短篇小说集《狼》由高雄大业书店出版。

十一月，短篇小说集《铁浆》由台北文星书店出版。

## 一九六五年

七月，迁居内湖一村新眷舍。

开始动笔写长篇小说《八二三注》。

十月，收到张爱玲自美国第一封来信。

## 一九六六年

十一月，长篇小说《猫》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

## 一九六七年

二月，短篇小说集《破晓时分》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

## 一九六八年

十月，短篇小说集《第一号隧道》出版。

主编《新文艺》月刊。

## 一九六九年

三月二日至七月四日，长篇小说《旱魃》连载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 一九七〇年

四月，长篇小说《旱魃》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

四月，短篇小说集《冶金者》由台北仙人掌出版社出版。

六月，短篇小说集《现在几点钟》由台北阿波罗出版社出版。

九月，长篇小说《画梦记》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

## 一九七一年

十二月，短篇小说集《奔向太阳》由台北陆军出版社出版。

参与筹组黎明文化公司，并担任总编辑。

## 一九七二年

一月，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大系》小说辑（共四册），由台北巨人出版社出版。

八月一日，自军中退役，专事写作。

十月二十八日，由内湖迁居景美。

## 一九七三年

短篇小说集《非礼记》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

## 一九七四年

五月，长篇小说《八二三注》连载于《幼狮文艺》第245期至第276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刊毕。

七月，短篇小说集《蛇》由台北大地出版社出版。

十一月二十至二十一日，《迟覆已够无理——致张爱玲先生》连载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结识胡兰成。

## 一九七五年

一月，短篇小说集《朱西甯自选集》由台北黎明文化公司出版。

六月，收到张爱玲信，信上说“希望你不要写我的传记”，自此音书遂绝。

十月，短篇小说集《春城无处不飞花》由台北三三书坊出版。

## 一九七六年

八月，短篇小说集《将军与我》由台北洪范书局出版。

八月，长篇小说《春风不相识》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

## 一九七八年

二月三日，发表《乡土文学的真与伪》于《联合报》副刊。

四月，长篇小说《八二三注》（三册）由台北黎明文化公司出版。

九月，《曲理篇》由台北慧龙文化公司出版。

## 一九七九年

四月，长篇小说《八二三注》由台北三三书坊出版。

七月，长篇小说《猎狐记》由台北多元文化公司出版。

十月二十二日，获第四届联合报长篇小说特别奖。

十一月四日，居南京的六姊辗转来信，获知父母、两兄均已不在人世。

## 一九八〇年

一月，短篇小说集《将军令》由台北三三书坊出版。

三月，短篇小说集《海燕》由台北华冈出版社出版。

十二月，《日月长新花长生》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

开始动笔写长篇小说《华太平家传》，经历多次易稿，至一九九八年病逝写有五十五万字未完。

## 一九八一年

一月，《微言篇》由台北三三书坊出版。

## 一九八三年

八月，短篇小说集《七对怨偶》由台北道声出版社出版。

## 一九八四年

七月，短篇小说集《熊》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

八月，短篇小说集《牛郎星宿》由台北三三书坊出版。

十月，长篇小说《茶乡》由台北三三书坊出版。

## 一九八六年

六月，《多少烟尘》由台中省训团出版。

十月，发表《三言两语话三毛——唐人三毛》于《台港文学选刊》第5期。

## 一九八七年

七月，中篇小说《黄粱梦》由台北三三书坊出版。

## 一九八八年

四月，携妻女赴大陆探亲，于五月二十一日返台。

## 一九九一年

四月十二日，发表《被告辩白》于《中央日报》副刊。

## 一九九四年

一月三日，发表《岂与夏虫语冰》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 一九九五年

十一月，发表《金塔玉碑——敬悼张爱玲先生》于《交流》第24期。

## 一九九六年

七月，发表《恨归何处——评王安忆〈长恨歌〉》于《联合文学》第141期。

## 一九九七年

三月，主编《山东人在台湾——文学篇》，由台北财团法人吉星福张振芳伉俪文教基金会出版。

十一月，身体不适，入荣民总医院检查，得知罹患肺癌。

## 一九九八年

三月二十日，长篇小说《华太平家传》连载于《联合报》副刊，至七月二十八日刊毕。

三月二十二日，病逝于台北万芳医院，享年七十二岁。

## 一九九九年

五月，短篇小说集《朱西甯小说精品》由台北骆驼出版社出版。

## 二〇〇一年

一月十八日，家属捐赠朱西甯手稿、图书、信札、照片、文学文物等共1393件，供台湾文学馆办理典藏、研究及展示活动。

三月十六日，台湾文学馆筹备处举办“朱西甯文学纪念展”，至四月十三日止。展场依照其一生的创作历程规划成六个时期，展出不同阶段的聘书、证件、照片、创作手稿，与亲友往来的书信及珍藏的文学书籍、杂志等。

## 二〇〇二年

三月六日，遗作长篇小说《华太平家传》由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出

版。

九月十六日，《华太平家传》获时报文学奖推荐奖。

十二月，《华太平家传》获联合报最佳书奖（文学类）。

## 二〇〇三年

三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主办、联合文学出版社共同举办“永远的文学大师——纪念朱西甯先生文学研讨会”活动，与会者有王德威、应凤凰、吴达芸、黄锦树、庄宜文、杨泽、范铭如、张瑞芬、张大春、朱天文、吴继文、郝誉翔、舞鹤、骆以军等人。

三月，短篇小说集《破晓时分》《铁浆》，长篇小说《八二三注》由台北印刻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

五月，《纪念朱西甯先生文学研讨会论文集》由台北“行政院文建会”出版。

## 二〇〇四年

十二月，短篇小说集《现在几点钟：朱西甯短篇小说精选》由台北麦田出版社出版。

## 二〇一〇年

一月，第18届台北国际书展“台湾作家书房”主题馆展出朱西甯文物及图片，其他参展作家有王拓、白先勇、钟肇政、赖和、李昂、萧丽红、蔡素芬、杨逵、钟理和、黄春明、王贞和、朱天文等。

（参考台湾文学馆出版《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朱西甯》一书整理）

i | 理想国  
imaginist

想象另一种可能

好文 影像 活动

共读 共赏 共享



手机扫码  
发现更多内容

《铁浆》这样富于乡土气氛，与大家不大知道的我们的民族性，例如像战国时代的血性，在我看来是与多数国人失去了的错过的一切，看了不止一遍，尤其喜欢《新坟》——张爱玲

朱西甯的《铁浆》，我认为是他所有短篇中的佼佼者。主题宏大：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形式完整：以象征手法，干净严谨的文字，将主题意义表达得天衣无缝。这真是一篇中国短篇小说的杰作。——白先勇

朱先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写出来这样优秀的作品，可惜我读得太晚。若能早些读到这几本书，我的《檀香刑》将更加丰富，甚至会另外一番气象……——莫言

我以为朱西甯最大的成就，在于使他的乡土成为探勘人性善恶风景的舞台。——王德威

居然在台湾「发现」了鲁迅与吴组缃的传人。——刘天任

上架建议：小说、文学经典

ISBN 978-7-5108-6096-6



9 787510 860966 >

胭脂的化石，  
泪的化石，  
留下的便是这些，  
一个古老的世界，  
一点点的永恒；  
依样照出一个  
朦胧的现代，  
和后世。